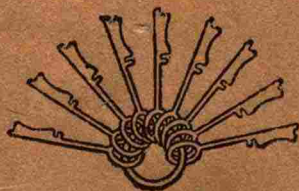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上冊

姚漢章 編者



華書局編印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

初中學  
生文庫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全二冊）



上册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有者不准翻印

編者 姚漢章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 例言

一、是編搜輯周、秦、漢、魏、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之別集總集中翰簡粹語。文不取博，語惟求精，故名選粹。

一、是編首分類，次分目，而每目中有子目可分者復詳列之。期使古人之文章，便於今人之應用。

一、書啓箋簡，名稱不一，究其指歸，不外達情述事。漢書陳遵傳有與人尺牘之語，故以尺牘二字括之。

一、是編作者姓氏及原題，悉附綴於每篇之後，以便閱者稽攷。

一、文字遷變，厥有由來。大抵周、秦、漢、魏一派，六朝、隋、唐一派，宋、元、明、清一派。質勝文勝，遞嬗相承，時世不同，文章亦異。是編按時代之先後，爲排列之次序，庶讀者可因尺牘而悟文字之源流。

一、通人名士，往往適興揮翰，或俚諺紛披，或長編雜沓，未免使名章俊語因之減色。是編遇有可刪節處則刪節之，不敢以擅削古人文字爲嫌。

一、是編採取之文，間有一文可隸數目者，爲便於實用，則亦分隸各目，悉心斟酌，非同繁複。閱者諒之。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上冊

## 目錄

頁數

### 問訊類

訊候

一

酬答

五

思慕

一一

近地

遠道

乍別

久離

企見

不晤

聞聲

感候

話舊

四〇

往事

游蹤

### 交際類

招請

四六

招顧 招遊 招飲饌

造訪.....五七

失晤.....六〇

期約.....六二

過從 讌飲 臨眺

游宴.....六八

餽贈.....七二

文具 食品 服飾 財物

請乞.....八〇

詩文 書畫 財物

承諾.....九四

卻謝.....九六

游宴 餽贈 雜類

致謝.....一〇一

翰牘 過臨 詩文 書畫 文具 食品 服飾 財物 雜類

### 聚散類

迎餞.....一三五

惜別.....一三八

已別 久別

### 哀樂類

慶祝.....一四五

得官 生子 介壽 賀節

慰藉.....一五一

不遇 遭議 罷黜 屈辱 難災

弔唁.....一六三

悲悼.....一六七

家族 戚友

感逝……………一七五

僚屬 朋儕 雜類

### 游息類

行役……………一八二

公事 饑驅

羈旅……………一八九

游眺……………一九二

看山 玩水

居處……………一九七

清貧 高雅

景物……………二〇二

山水 雪月 花草 竹樹



#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上冊

## 問訊類

### 訊候

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闈，使親者有邇賴也。君白。索靖月儀帖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王褒寄

梁處士周弘讓書

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疎，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纈成於南畝，稊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王勃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一分襟袖，三變寒暄。雖思逸少之蘭亭，敢厭桓公之竹馬。況去思遺愛，遐布歌謠；酒興詩情，深留景物。

庾樓吟望，謝墅遊娛。方知繼組之難，不止頽條之事。今者冰消雪薄，江麗山春。訪古跡於暨羅，探異書於禹穴。不知兩樂，何者爲先？幸謝故人，勉自遵攝！李商隱爲滎陽公與浙東大夫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大寒。感慰所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歐陽修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釋契嵩與陸推官書

自丁卯之秋，辱高軒見過，尋復別去。由丁及癸，倏焉七見，秋風清秋月明矣。樹雲梁月，如懷仰何！昨歲春初，獲見少參令弟，出示手墨，備承惠教，忻然如見顏面。頃不嗣音，又幾二載，不審比來德履，何似遠惟容臺清暇，仕學兩優，德業文章，遠輩古人。歐曾周楊，將不得專美於前，敬羨敬歎。章懋復羅整菴允升書

春事方新，楚天日遠。湖上主人，生事如何？孤艇白蘋，明月萬里，懷人寄思，幸分一二。宗臣與沈二丈書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著述，足銷窮愁，淵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其人爲具資斧否？莫是龍與殷無美書

春雨雖佳，憾斷我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且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莫是龍與徐文卿書

別門下十五載，不知頰頰然，膚玉然，腹匏然，步踟然，躍然，與鬚鬢黝然乎否也？婚嫁畢乎？五山蒼茫，何時命駕？王穉登與趙太史書

南鴻入北雲，不問足下溫寒，惟問太夫人持杖擊仙郎，力健勝韓家母乎？陳嫂胡姬烏雲鬢，爲寧馨兒搔亂乎？足下詠桂枝小山乎？時弟手病，捉筆如杵，語難多及。許君信候孔願之書

園亭梅增幾樹？菊增幾本？紅葉黃柑無恙乎？秋氣日佳，黃雞紫蟹肥矣。高臺明月，何人共之？亦憑欄望西南否？祝世祿與丁衆甫書

一別一年，來問玄都觀裏桃花，別後再開多少？人壽幾何，能無離恨！王次公復劉華父書

酒徒得酒所矣。翁子守天台，舉天台之酒以醉一陳生，何求不得。但恐淵明重觴忘天，吾兄重觴忘故人耳。陳生醉得，亦能賦新句乎？幸以教我。台州儻寄天台竹杖至，吾便來觀赤城霞。鄭磊與酒徒陳天亮書

懷想君子，比於饑渴。昨衝炎馳馬，雖得握手清詒堂下，時體方委頓，偃仰在牀，寸心未盡，前路日斜矣。嗟乎！襄陽異昔，東武誰吟。坐語桑間，獨拜牀下。同風相遇，疑別有千古。茲百里相望，渺若河山，況異時千里之思耶？未識嗣音，率爾展訊。胡介與申龜盟書

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元圃輩把酒談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耳。嘗思好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之不正，胸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惟此之囑。雷士俊與張六息書

燕山抵掌，一別十年。秋葦之感，無時去心。令問休暢，景卿百爾。野人疎陋，望於鯉鴻。惟是高談在耳，舊詠娛心，千里縈紆，不覺其遠。側聞老世臺稅駕聖湖，心眉並飛。會方鍵關習靜，不卽褰裳。居恆未嘗迷夢尋之路，及旣咫尺，乃更河漢，抑何悖耶。緬惟昔者飲德南返，間關鄭鄉。把奉太翁先生款洽累日，相與謁聖林，登闕里，瞻姬公復聖廟貌，還拜祖太翁前賢於松柏間，聯袂行吟，繾綣惜別。曾幾何時，而琴亡梁壞，可勝悽惻！爰雞旣媿昔人，馭寄亦乖驢責，古今之不相及，大略如此矣。令友玉昆，龍光載煥，其爲繼述，足以千秋靜功圓日，當坐晤於雙高之下。儻鷁首東來，懷古越王之城，則日占紫氣，引領望之。率爾佈候，諸容面罄。不悉。倪會鼎致顏遜甫書

憂病相因，久虛箋候。惟稔閣下恩風翔被，卿月升華，巖處傾聽之餘，欣慰無既。所念開爐節近，而當時舊雨，大半飄蕭。未識煮酒消寒，亦尙能烹關東之魚，煮安肅之菜，一佐尊前豪興否？吳錫麒答沈司馬書

## 酬答

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爲國藩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濱，于裔歷載，風綱不紀。暨蒙國恩，還踐舊土。簿佐多難，恆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借。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喻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答辱。晉寧答桓範書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搢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索靖月儀帖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人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岵迥，披示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靈運再拜。謝靈運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

用爲枕，帷首之帙，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鍾，汲而無竭，復乖井養。梁元帝答劉綰求述制旨義書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澗池置陣，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刁斗夜鳴，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媵，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汎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沈。忽逢天造，搜揚側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刊鼎。獻歲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筆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庾信答趙王啓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隄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敍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堙淪，雖未敍言，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賂賓王與親情書

昨夜安東聽倡，牖北追涼，枹枕才欹，蘭缸未艾。縹繩初解，紫簡仍傳。麗事珍繁，摘華益贍。雖則竟山充貢，握槩堪書，五丸二兩之精英，三輔九江之清潤。葛藟受賜，稱下士難求，王粲著銘，想遐風易遠。溫庭筠答

段成式書

某啓：熖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爲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臥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爲伯庸趁了誌文，蓋其葬日實近，恐誤他事，然其爲苦，不可勝言。閒思宜爲劉父所謂，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切切。不宣。歐陽修與劉原父書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然眉宇之迫吾睫。可人不來，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時約耶？西風逼人，桂香浮動，天池鯤化，搏扶搖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魁卷紙一幅，納之文房，衣被琳瑯，騰翥光景，褚生輩亦將侈其逢矣。薄言占復，掛一漏萬。山中度日如年，落葉蕭蕭，涼風墮砌，起視寥泬，安得知己握手長吟，寫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相戲而不吾虐，予亦從其所爲，倉扁輩未嘗屑然也。久之不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之治，有勝於劑餌者。寵貽手札，問勞渠渠，故道其所以然，而以復於執事。文天祥與謝教授愛山書

某江濤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沈沈，吾故人之思，未嘗不往來於懷也。秃筆鉗書，曾無暇晷，東風順翼，乃有飛牋，如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濯髮雲漢，少須暇之，駕秋濤而湘春錦矣。燒尾光芒，薦靈

角尺，山中猿鶴，先修光榮。文天祥與劉正伯書

獨坐翰署，清寒襲人，偶得故人書札，溫如玉面，加之絨褐之惠，過綈袍遠矣。所示與拱之倡和，佳甚。中年多事，此興不減，非夙有大抱負大蘊蓄者不能。關西山川之勝，或亦不得無助。區區此技漸荒，將與棋局併廢，第猶有未能絕者，如署中諸吉士課業之類是也。後進中儘有異才美質，憾不得面談。凍筆艸艸。李東

陽與楊遂庵書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古人所羨，豈易觀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既深歎挹，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統惟鑒原。張居正答豫

所出相公書

念與公執手祇園時，可一紀所，鳥樹樓榭，差似曩昔，而公之文價突兀，與易京之臺爭雄。獨僕客衰於鄭當時，面皺於波斯匿，不免爲山色所笑。日者公按節茂苑，深欲馳一介相訊，恐壞深山人例，踟躕未果。則候吏以大擎手教至矣。僕齒頰之餘，人理道盡，公何自垂青焉。豈四明狂客有故事耶。王世貞答沈箕仲書

入春風雨連綿，鬱鬱無好思，偶得小晴，從友汎輕舫，問梅花。使者以書及筐柑至，卽取分嘗之，風味殊絕。得



示收藏至三月間更佳，兒輩饑口，恐不能待也。王世貞答王大參陽德書

遁荒以來，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承瑤札自天，卽蒲團間，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己。陳繼儒與孫使君書

山中草木之年，以不材而得全，俛仰人世，所謂臣亦自厭其餘生也。辱道義深愛，遠示記存，酌大斗以介眉壽，敢不拜嘉明德。俟過吳門，便當趨侍絳帳，踵謝盛雅。錢謙益致程翼蒼書

人之信毀也，易於信譽，而人之譽人也，又不能如毀人者用意之深。今日而始得當以報臺下，使者當微知之。似葉之身，候逢搖落，儻不卽隕，良晤非遙。魏大中答陳如葵書

僕之渴足下也甚，昨歲北上期迫，寐而渡吳昌。僕以爲入吳昌，不訊子威先生，猶悵悵胡益於走。乃今還而艤棹，遂兩有之，猶恨晚耳。札來不規誨所未有，直用相顧盼爲奇重。且也僕之得奇重於先生，若斯已乎，若斯已乎，他日者又當寐而渡吳昌矣。余寅答劉子威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聊申契闊。徒以王命嚴程，僕夫敦馭，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眞長。滄江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陸大夫之優游，南國簪裾，王右軍之觴詠。以視夫風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菊

笑人，女蘿含誚矣。弟承乏越東，濫膺浙土，自慚敝帚，何當長風。正恐渤海稱煩，淮陽難臥。儻貽知己之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秦峯。叔夜山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洗股，庶褰裳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臆言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屬芳緘之遠訊。捧讀翰音，如聞玉欸。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窗之話。既賦過歸，率爾言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宋琬答尤展成書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琇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竊仕琇壅腫棄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績無書，罪愆日積，未省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末。遂復負寵恃知，屢蹈狂悖，賴執事憐念，不督過之。周旋數年，綢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垢辱。蓋執事篤故舊，恤其不及，發興枯痿，而慰其衰，以自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興於仁，其託夙昔之歡者，遂得厚蒙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爲畏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爲禱。屢欲修啓，因未審衙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閒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署，惠爵秩書一帙，乃悉築戟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尙祈執事鑒宥，臨啓無任。朱仕琇答鄧副使悔菴書

茲讀和詩，得悉近似勝常，興高采烈，知我愛我，尤覺情見乎詞。不圖磨盾分題，飛觴鬪韻之時，猶念及

庾信生平，江關蕭瑟，明珠一斛，慰我寂寥，此意何可忘也。弟歲莫無徒，悽然顧影，聊借韻語以代問兩問答。何意吾師見顧之重，引之升堂，諸君子又從而和之。望樂國而神馳，見大巫而氣索，欲前且卻，方寸幾難自主矣。何忒寄許屏振神司馬書

### 思慕

#### 近地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時何樂？米芾與人書

問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修記室之問。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在焉。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紬繹，體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聳降制，益邁伊周之蘊，上符聖學，永爲斯文之助。李之儀與翟給事公遜書

某澤穎被蕤，寫恣恣銅壺閣下，昭鄰好也。某日從郵置，得澣我私。盈盈一水間，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精神流注，絕出翰墨町畦，芳菲菲兮浩湯何極。欽以某官吐吞玉櫃之風煙，披拂青藜之光燄。卿雲甘雨，含天地之至和，古柏蒼松，炯雪霜而獨立。小駐星河之棹，頻分江國之符。春靄袴襦，神螺黼黻，雨籠絃誦，振鷺漣

漪。鈍爲銛而頑爲廉，痿者膏而憤者醒。兵衛森畫戟，小宴清香，衣冠拜紫宸，佇班黃道。某宿盟園杏，又尾朝花，蒙霧一塵，稽首錫類。竭來空同，密倚五雲多處。楚波之及晉，魯柝之聞邾，川媚山暉，沐浴今雨。則所以講信修睦者，奈何以簡陋廢。采采澗蘋，以明有敬，玻璃一碧，此心俱東。文天祥與吉州劉守漢傳書

時下秋思漸佳，想高堂勝事，種種殊絕。碧梧翠石，環帶軒除，祕籍珍圖，耀映几席。每思吾兄風格，不覺神越形超也。何喬新與袁象湖書

沈郎瘦似黃花，纔對黃花，便黯然相念。王穉登答沈飛霞書

坐雲棹月，咄咄勝遊。歸來科首煙蘿中，三見玉兔生，未及奏記菌閣。遙想巖桂飛馨，松霞滿榻，凌晨漱齒，磨聲琅琅，清虛自來，煩心銷盡也。江除霜寒，強飯自愛。江桂寄友書

風亭瞥晤，雲澗波瀲。弟落落一具骨，遠似虞翻，謂受知自希，不識兄丈何以收入雞壇簿也。鴛湖桃渡，相望盈盈，可任蘊結。胡汝淳與項明父書

山窗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愚兄弟愧無將悃，方切徊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黯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令潑墨興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沈顯與羅瑕公書

足下家居近城南偏，或與此間高士逸叟，登吳山絕頂，跨令威之飛鶴，觀伍子之怒濤。有時則憑松寓目，疊嶂盈前。朝霞紛郁，水勢盤迴。小艇東西其上，誠江城如畫裏也。僕想足下於是際，目送輕雲，襟吹涼颺，真足開懷抱耳。徐汾與諸虎男書

### 遠道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已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脊。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轆軻。既宜保德，爲世何資，厚自珍愛。陸景與兄書

正月具書君白：大瘼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廉，俱蒙告音。君白。索靖月儀帖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使時讚宜。山川攸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索靖月儀帖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魂，精爽馳想。登

高長佇，漢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索靖月儀帖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闕，音問又疏。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勲。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索靖月儀帖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躔。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飢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暢情。君白。索靖月儀帖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索靖月儀帖

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梁昭明太子答晉

安王書

遠欽高風，未獲展侍。憮然西顧，以日易年。承遊止玉泉，創構坊宇，名僧雲會，問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卽事倏然，風雲永歎。涼暑珍齋，續附承修。神足今還，敢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願祇承。蕭琮和南。後梁後

主與釋智顛書

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

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寒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史祥答皇太子廣書

漳濱江渙，渺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露恆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詎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身疇昔，邈矣遐哉。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彼州風物極佳，節候又早。遠聞漢水，已有梅花。繼兔園賦詠之餘，不有博奕，蹈漳渠宴集之暇，以挹酒漿。優游芳辰，保奉全德。李商隱上令狐相公狀

伏計戎律既貞，詔條盡舉。峴山同峻，漢水俱清。遠想亭臬，如飛木葉。柳營務簡，蓮幕才多。杜鎮南魯史之餘，山太守習池之宴。非留車允，卽送范雲。歌郢中繞雪之妍，舞江上弄珠之態。樂而不極，歡且無荒。李商

隱上漢南李相公狀

花朝後六日，奉重闈泝灘而上。禊前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仰半菽，皆齋齋賜也。江湖寥落，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此詩，寢不成寐。文天祥答唐書記書

栖栖入關，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暮燕。一行較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安得與

殿卿縮袖嚼茗，握手景陽之濱，以弄白雪？李攀龍與許殿卿書

于鱗書來，言賢弟復得雋，大喜。足下眠更穩，番出饒山水，璇房藥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游從甚樂也。足下強飯自愛，後晤未涯，勗之而已。王世貞與梁公實書

曷觸而聚，曷剖而解？天涯比隣，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王世貞與吳明卿書

汪生持書至，纏纏皆肺腑之言，誦再三，幾於泣下。比年露衣蓐食，勞苦萬端，時而隱几，時而枕戈，驪然浮白高堂，歌舞遞進，蓬蓬然覺，猶在矢石之下，烽火之間。嗟乎！麋鹿常聚，鳴鳥相求，生人之情，各有所急。徒以羈縻祿位，隔闕封疆，遂乃捐石交，遺樂事，卽跂行卵化，不猶賢乎？越在南溟，飄風萬里，獨不能自致扶搖之上，搏江漢而下之，憾也。汪道昆上東園鎮國書

花下停觴，便成萬里。含淒東馳，滿目搖落。回睇金莖，白雲障之！宗臣與吳峻伯書

吳閩別色，至今宛然。歸而杜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金華之夢，歲或一二。大都因丈而及耳。時事何如？君子在朝，衿帶所示，皆可表儀，當不費詞色矣。嘗謂吾丈慷慨磊落，脫樊籠而拔塵埃，豪傑也。而又養之以恬，鎮之以靜，則自豪傑而進於聖賢矣。世賢紛紛，爭伏後軌，不知吾丈前日所樹，真切隱測，適當其可，豈可



以形骸學而優孟求乎。靡則振之，動則持之，君子之道，不以規三維，而以矩三維也。孰其調宮商而嘗夫柱哉？一牢而五湘如嚼蠟矣。昨蓋與登之丈私有所評，而益思門下也。漫爲及之。短棹輕囊，逍遙江上，作楚人羞些聲，與水龍相和，亦是一趣。恨不以是奏於我丈，然吾丈眉宇間，自有千重翠微，豈以金華奪哉！馮時可與趙太史汝師書

子在四明山頭餐齋房芝也。而僕在雲間日弄螭丸，良苦矣。安得段暉木馬乘之，與子共汗漫游耶？新篇葱蒨如春煙，讀之良快，不佞所奏老婢聲耳，何敢以報。馮時可與宋從潘書

高齋不在天上，聯牀夜雨，擊筑涼風，遠莫致之。安得化爲青鳥，入公羅浮夢耶。居隆寄友書

去春因於鄂城得晤伯敬年兄，知年兄起居甚悉。花塢柳徑，四時風雅陶陶，固應視塵瑤聲華，無異腐鼠。卽弟亦腐鼠中人，恨不能奮飛鏡湖，與年兄坐十日，談十日，庶幾舌本問不僵，而形骸外可忘。然竟不可得，徒令人空上陽春白雪樓，望年兄商羽，真難和耳。毛兆麟與李年兄書

仁兄囊書橐筆，爲三湘七澤之游，吞雲夢八九於胸中。視吾輩屏迹菰蘆，不啻蟻蝨。泛彭蠡，仰開天一戰之神功，過赤壁，弔古人三分之二之遺壘。悠然而深思，慨然而長歎，懷古悲今，必有崢嶸奇偉之詩文，與江山爭氣候，亦可使陳人得見其梗概，撫几而太息乎。梅仙來，深致記存之意。鹿筋蕪艾，昇平時爲楚人包茅之

貢，二十年來，眼不見此物矣。拜嘉之餘，不禁潸然欲涕也。錢謙益復陳確菴書

判袂後，雲山遠隔，如清風朗月何。曲江有夢，天際非遙，當共梁州道耳。錢文蔚與友書

嘉猷入告，薄海騰歡，江左夷吾，入爲禁中頗牧矣。從此高霞流潦，揆分已懸，劉安世不敢一札及司馬相公之門，惟想公不忘安世爾。然私心所幸，霍勒在月氏，遙禮其師，師卽爲引手。儻此誠可喻，則異香成穗，摩頂受記，時時在大慈加被之中矣。蕭士瑋與馮鄴仙書

開甫以孑然一身，走雁少猿多之地。茅屋幾椽，沙照妻孥之色，竹籬半曲，雪埋釜餽之煙。二十年老友，將何以爲情也。羅子尹與無懷道人書

別來年餘，荒煙遠水，落落寡偶。每手一編，尙友聲希味淡，輒想見年翁靜深堅確之概。藉師友以自鍛煉，正不在覲面也。梁以樟奇林殿颺書

比來馳逐長安無停晷，顧精魄未嘗不飛越鐵樹柳門間。延想吹角鳴沙，羯奴宵遁。第月明橫笛，風起悲笳，顧瞻朋儔，各在天涯，西方美人，增我勞結。曾確菴寄梁乾吉書

弟株守皖城，南北咽喉之所，寇兵烽燹之衝，智不能發一策，力不能毀一矢。巖城鼓角，悲壯沈淵。而月之生落，風之暑寒，歷歷身受，固不若深山書屋，閃閃夜燈也。老親臺五花八門，羅列胸次，安常應變，無事不

宜。荆南花放，洞庭始波，知又是一番襟抱矣。飛鴻渺渺，修候爲艱，附肅荒函，統惟神亮。來集之與朱殿邦司李書

閣下陽谷升暉，靈河瀉潤，節鉞之寄，亮不需時。猶羨所過名區，輒留題詠。庾樓明月，鄂渚西風，皆有好句。從天際飛來，惜不得先覩爲快也。吳錫麒寄曾賓谷書

去臘來都，極承寵貺。嗣聞抱安仁之戚，未得面申慰問，歉何如之！想斷竹續竹以來，夢桂徵蘭，又將摩尼入抱矣。萬里雲山，所難者一通襟曲。惟願屏風名字，早荷恩光，得以近擢一邦，庶不致魚雁告勞，有稽問答耳。吳錫麒寄翁鳳西書

### 乍別

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恆日。差盡怡悅，時有樂事。游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如何。梁簡文帝又答湘東王書

昔楊朱歧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李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觀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尹義尙與徐僕射書

清齋辟雪，坐談名理，孰與相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美在前，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李攀龍與王元美書

望天際一痕青，便思飛觴快飲時。坐沈紅燭，雖在夢中，猶聽君家雪兒唱白苧也。屋梁月幾滿矣，何時渡江臯？王世懋寄張不備書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河莽莽，天何高乎。鉅野千里，迴望宮闕，迴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也。氣結臨風，不能長語。屠隆與沈君典書

鼓棹渡江，清光漸遠。夜來江水添一篙，皆不佞相思淚也。回首石城，茫然雲樹。胡文渙寄友書

憶分袂時，陰雲黯淡，垂柳依稀，固自淒絕。即今紅杏絳桃，何異張生眼中血也。引領南陌，但見芳草萋萋，王孫何日歸耶？張國綬與王養恬書

承賢弟篤匪他之誼，媿鄙人乏棠棣之誠。雨雪征途，匆匆遽去，旅窗瞻盼，曷任依依。寒侵板輿，得無良苦。想日下已就高居，承歡庭右，玩珠掌中，阿翁稱快，樂可知矣。春來柏釀調漿，椒花獻頌，青韶媚序，玉暖蘭闈，欣羨欣羨！別後擁爐，草成數語，少將木桃之敬，願邀明月之章。錄似詞壇，一一塗抹是望。徐媛與仲容弟

兩敝大見真情，是楊子知汪子在平日，汪子知楊子亦在數十年前也。從不謀面，握手傾心，意遠神怡，孤清何似。至使亭上雲飛，餅中花笑矣。別後下太行，上嵩嶽，黃河一葦，自西而南，目窮乎山高水長，每孤衾言笑，猶夢我雲亭上也。白雲可乘，相思獨遠。楊履吉與汪海虬書

長日如年，積懷成痾。想林泉清暇，毒熱自祛，攝衛咸宜，幸甚幸甚。錫麒自金陵判襪，冒雨開帆，樹色送涼，若砭詩骨，篷聲到枕，頓醒塵夢。抵家以後，思與二三親故，藉芳蔭，濯瑤流，漉酒釣鮮，以消永夏。而乃勞勞未已，惘惘出門，尋旅燕之舊巢，踏磨驢之陳跡。已於月之一日，又到維揚，熱惱隨人，清涼無地。伏念先生名山勝踐，出沒煙霞，躡葉令之鳧，跨謫仙之鶴。與茅家兄弟，揖讓唱酬。玉醴浮杯，松花拂席。不知青嶂之遠，同住白雲之深。引領神鄉，薜蘿在眼矣。夫蹄涔之託，難語尺木之階，翳蒼之遊，叵測南溟之運。然隔閼者跡也，鑽仰者情也。先生望峯奏懷，觸岫延賞。抗吟則竹石俱裂，流詠而猿鳥皆欣。惟冀白雪先聆，蕩炎氛於亭午，清風下被，申良覲於古人。載渴載饑，不勝勞佇。吳錫麒與袁簡齋前輩書

## 久離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疏，不面踰紀。分逼哀塗，烏咽良展。馳

心投情，庶能感應。具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索靖月儀帖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慊然遲想。正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友信。飛

沈壹殊，何緣言嬾。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索靖月儀帖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口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夢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艾，言存宿好。

翹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索靖月儀帖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從此乖限。情經運候，思興感物。發言存信，澆以流墜。足下口嚴，度

同此懷，信使知問。君白。索靖月儀帖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惟慕。束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

久念自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

自替，聽誨末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情。陸雲與戴季甫書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夫苒荏，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

常。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敍至。及反，慣罔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陸雲與楊彥明書

執別灑滌，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

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賦。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遭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恆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惟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梁元帝與蕭摛書

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來，將無退轉也。奉別倏爾，踰卅載，即日遂良鬚鬢盡白。兼復近歲之間，嬰茲草土，燕雀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即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無由東帶。西眺于邑，悲罔更深。因姪還州，慘塞不次。褚遂良與法師帖

不見足下三年矣。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各欲白首，如何如何！作此書，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白居易與元九書

某早遊德宇，嘗接恩門。童冠相隨，陪舞雩於沂水。星灰未幾，隔高宴於柏梁。蘭薄懷芳，瑤波佇潤。竊期

光價，微借疏蕪。濡筆臨牋，不勝丹慊。李商隱上孫學士狀

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累坐青氈。況聞懇拒台階，請從藩屏。舉鄰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形於善諫。何言違阻，復積光陰。潼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霧雨，隔蟠冢之煙霜。皓月圓時，樹有  
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煎向義之孤心，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李商隱爲崔從事  
福寄尙書彭城公啓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蘇軾與米元章書

忽得手書，悲感頓集。十年握手，恍如夢寐中事矣。足下旣倦游，東臥海上，不減柴桑，翰墨遊戲，足以送日。僕自奉諱來，人理都盡，差具頭面耳。唯結習未忘，間一詣此境，如菩提達多在阿鼻中，作四禪天想。豈我常有耶？都督綏帶之餘，時開東閣，二君子席右授簡，甚善甚善。野人戀土，安能東也。參軍集足嗣明遠，惡作輒上，不免唐突。貴士蠅大不如閩，唯酒蚶風味絕勝耳。損惠一甌爲佳。王世貞答包參軍書

別來再授衣矣。北牖龍門，白雲茫茫，念諸故人，並馬聯席，何啻壺嶠也。宗臣與友書

湖上一別，不知幾寒暑。歲聿云暮，江光雁影，寂寥堪悲。不得素心人，共數晨夕，我懷何如也。隴頭梅花



杳無信，末由折一枝將敬，奈何。錢文薦寄黃貞父書

昭陽一別，恍然隔世。何時攜斗酒，泛扁舟，同醉百花塢中也？封疆伊阻，晤對無由，一再通音問外，便河

漢隔矣。錢文薦寄李空明書

長安增一酒人，便覺麴車價倍。獨恨不得雲間士龍，與伯倫拍浮劇飲，爭相爲帝，烏言醉鄉侯矣。久不聞問，耿耿於懷。劉汝佳與陸函台孝廉書

分袂以來，俄驚歲餘。春光鮮媚，鳥囀花香，不得知己晤對爲恨。大都離愁別恨，難罄筆底，惟願杜宇聲，長在君耳。操觚之時，淚落紙上。張國綬與陳爾巖書

七年不握手，懷思之積，當與太華俱高。仁兄於退食之餘，應念故人遠隔數千里，清風明月，安能朝夕共之，必有繚繞於煙雲筆墨間者矣。輿中馬上，吟詠成篇，他日把酒逢君，出此相示，差不寂寞耳。徐士俊柬

王又韓書

猶憶與閣下同膺館職，連裾接纓，如在目前，而忽忽二十餘年，逝者九原，生者千里。如閣下又鵬飛鯤躍，隔絕雲霄。都中落落晨星，結感懷抱。未識伯恭學使晤時，亦能述及鄙人名字否？吳錫麒寄孫寄圃書

廿年知己，八載相思。每憶行李告期，招提話別，猶令人眷眷於懷也。聞抵任後，官衙清肅，案牘亦稀。荔

實榕陰，可想見晝日垂簾光景。佳哉吏乎！定勝於故紙堆中作生活矣。弟假歸三載，復作出山之雲，及再到長安，居猶不易。西風落葉，詩酒尠歡，惟日效揚子雲呼貧而語而已。吳錫麒寄萬華亭書

許久不晤，使人懷念。韶光一轉，物物皆春。想海中風景，蒼茫淨遠，與天俱碧。自與此間元規塵上，處處汗人者，大有異耶。年翁抱膝長吟，安貧樂道，世生避世之地，不必復羨桃源，真快事也。舍弟倬雲，偶渡滄波，特囑過訪，致我惓惓。曹煜寄顧緒公書

### 企見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僥倖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秦嘉與妻徐淑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一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孔融遺張紘書

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疾首。隋煬帝遺史祥書

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搖動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韓愈與崔羣書

伏想稽山靈爽，鏡水澄明，仰止尊高，居然勝絕。隱貧居而坐聞絲管，調仙家而行有旌旗。竊料已飾廉車，行離郡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未窮泉壤之秋，已領江山之秀。瞻望恩顧，攀結倍深。溫庭筠上崔大夫啓

安城之劉，節義問學，天下宗焉。公奮其家學，出守名郡。建州儒彥道學，由宋特盛，今雖淪替，然得賢守風之，必有興者。是公之得建州，與建人之遭公，時數有不偶然者，公慎無多讓也。某大事苟襄，將與舍弟游建。尚欲潔誠求升賓階，以觀君子之風。而先通其倦倦向慕之意於左右，伏惟鑒之，不宣。王慎中寄劉晉南書

秋高酒熟，極思攜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爲吳歌，相枕藉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爲喚奈何。李攀龍與王元美書

足下舍我去，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計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柳湖魚鳥，不驚春舫。王世貞與袁履善書

弟子役粗畢，聊自託於委吏之會計當而已矣，而殊無他效。纔駐境上，望金坡銅山，無異桃源，非金坡銅山之足儼桃源也。二三兄弟，出而聯鑣於朝，歸而連牀於野，意氣填篋，千秋一日，似非他人所可並。則併謂里閨樂事，似非他鄉他邑所可並也。日內雖天雨滂沱，亦不廢我嘯歌。獨無車公在座，爲少殺風雅耳。時局做到極處，不能不變。此際執轡把舵，尙須得人。正欲與年兄娓娓言之，而雨復作於晴明之後，則水城汪汪，弟惟有從煙雲淡漠中，懷想伊人乎。毛兆麟與朱如容年兄書

梅仙來，得手教，知山中杖履，不能相值，更爲悵然。喜得讀觀梅，玉顏素手，依稀在心目間，差足慰夢中識路也。梅仙文心道韻，信爲河汾之薛收姚義，輒以數言，題其詩卷。漫浪之語，欣慨交集，未識何時蘇姑子真做好夢，相與酌酒一笑也。廣陵返櫂，正當兩月，把臂之期，當在涼風至日耳。信筆奉復，不一。錢謙益復陳確書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佃款，中州又方蠶蠶多故，聖天子顧能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設牛酒，

案榻帷帳供給之具甚盛，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爲善也。弟斥此日尙未白尊事結局，急思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昏無術，沈疴日厲，望安道之廬在目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王斥與薛譜孟書

海內詩人如林，確乎可傳。如吾兄與山陰徐伯調，正不多得。內外薦牘，未覩姓名，豈希世之珍，不求盈售，豫章之幹，非列薪樵邪？弟垂老多病，故態全消，回憶鐵潭酒後，向月揮毫，恍如隔世。今已力求當事，養疾林泉，儻駕肯楚游，三巡荒蕪，百年粗糲，猶可止故人宿宿信信也。顧景星與邵子湘書

茅屋去麻姑不遠，僕鋤月簑雲，仰看翠微，言念良友，愀然歌「雲萋萋兮山崔巍，望佳人兮殊未來。」不知何日鳳羽拂西江，令山農再聆九韶也。方玘東項彥父書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歎蓬萊清淺也。俗語蝟集，面目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尙可索林梅陶菊也。熊文舉與紀伯紫書

年兄嘯傲溪山，勝情雲上，篋中新句，篇什日多，可勝欣羨。紫陌曙初，掖垣星下，思同倡詠，夢想爲勤。所望早命征舸，以慰企念之切，莫爲山中白雲久羈躡屐也。令弟年翁來都，文酒盤桓，備申款洽，因惠連而懷康樂，彌重風林梁月之感。所嗟子昂詩卷，響滿碎琴，而雙驥齊驅，尙後機雲之遇耳。嚴沆復汪順若書

僕年來落拓萍踪，幽憂奇疾。初明作表，惟解思鄉，向秀陳詞，祇餘感舊。一枝之棲未定，六月之息何從。春中卽有長水之行，然而開府江南，不勝哀怨，參軍河北，但益蒼涼。是以過士衡之墓，無暇言愁，讀陸倕之銘，彌工敘恨也。文旌何日東來？姑蘇三月，花飛草長，平樂之酒十千，當壚之姬三五，如聖野如須輩，慨焉疇昔。古人云：雖不得志，亦且快意。僕豈須臾忘此者哉？小范初擬卜居陽羨，近因徐淑之書，遂泛鴟夷之棹。足下得一良朋，弟輩失一勝友，能無妬乎？欽遲良翰，以代萱蘇。陳維崧與余潛心書

僕自去秋迄今，舊疴漸愈，猥蒙哲兄之召，復登傳是之樓。載披翠帙，重覲細編。驪騎將軍，偏憐去病之號，中壘校尉，最愛更生之名。屏藥籠而入書倉，釋離愁而成良晤，式歌且舞，喜可知也。獨是升平原之坐，尙想清河，過王猷之門，彌懷子敬。桂華未歇，梧葉成陰。憶疇昔之雅遊，慨聚散之非一，不知何時，得披瑤華聆玉屑也。數行奉寄，聊寫素心，繾綣餘思，書不盡意。陸繁昭與徐章仲書

木犀花放，想二分明月中，親捧嬋娟，一枝插戴，定勝周昉美人簪花圖矣。聞先生因鹽使之請，禮致城中作大醫王，救苦難。想閻浮提四百四病，多已種種經臨過來，但不知亦能治到枵腹之疴否？弟過中秋節後，卽當來揚，良晤有期，餘言不盡。吳錫麒寄沈小棠書

不晤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飯馨鼻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魏文帝又與吳質書

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賦。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途修曠。炎涼方改，顧加珍勛。綠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

投筆無宣。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

相過終無復日，淒切在心，未嘗暫輟。一日臨坐，自想勝風，但有感慟。王獻之與柳氏妻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入區內侍，厭直御史之慮。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歎，望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廷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杜之松答王績書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汗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橫權羈繫。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復隔塵世，羨慕之極，不能爲情。憂勞併集，久疎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李東陽與王濟之書

夢中正不識路，忽報翰及，鍾雲江月，如對春溫。凌約言與友書

兩年在浙，塵垢滿衣，每一對公，則若灑然滌去。去冬病臥，辱公特過榻前，從容數語，不覺沈疴頓釋，是迂僻之性，蓋不可一日無公也。今春聞報卽歸，不及告別，而瞻忽之間，則常在左右，內外兩忘，超然物表。熙熙春臺，公其獨步矣。僕邇來無事，莽坐林棲，雄雌白黑，亦一切置之，特未能時常對公質正，猶覺惘惘耳。薛應旂與周江郎書

五旬不下半榻，出見綠樹濯濯，梅榴一蕊半蕊，殷殷綴其間。但惜無人面相映，又淒然九迴耳。王穉登與郁文敘書



過舟過唐棲，使人物色足下，屬有婁上之行。是夕落颿河渚，與友散步大堤，紅梁百丈，煙火萬家，管絃沸樓，魚蝦腥市，高吟唐人「停燈待估客」之句，大自淒清，良以不見徵父。屠隆與卓徵父書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庭花正開，忽二舍弟至，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強半是說陶石簣同遊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袁宗道與陶石簣書

都門傾蓋，停杯闊語，斯誼足千秋。今同在三湘七澤之墟，而道里遼邈，無從晤言，安得壺公縮地符，一吐積悃耶？  
祝世祿報楊子同書

庭樹吐秋，谿雲入座，風來簾外，月滿梁頭，不佞片心，已炯炯在左右矣。  
黃光字報李惟實書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煙，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濯濯然與牀頭芳醪鬪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於明月綠水之區，可勝悵悶。  
王鐸答親友書

每過鸞豆湖，卽思溯帆黎里，一問賢主人無恙。而兼葭秋水，動致阻躋，令人悵望無已。比日禊湖左右，梨花欲春，軟雨輕雲，東風如夢，但恐酒無千盞，淚有一枝，不免又惹故人情重也。弟去秋亦遭內子之戚，鬱結至今，頃欲將爲料理殯事，亦算了此情緣，打開牆壁，再論來生因果耳。  
吳錫麒寄徐山民書

快管雪於天邊，憶吳雲於江上，愁如髮積，心與旌懸。緬我季重，歸香蘇之山，返新田之里，春盤介母，寒

具留賓，婦姑聽，臚膊之棊，兒女話團圓之火。重以鴻妻偕隱，鮑妹同居，繡詩弄玉之樓，寫韻文簫之館，蘆簾紙帳，茗椀香爐，無王粲之七哀，有啓期之三樂矣。前者官閣題襟，客窗擁被，遲君說餅，讓我題糕，攜畫燭之雙條，對冰文之一卷，舊夢如昨，清遊已非。言辭百尺之樓，別賃三閒之屋。馬餘病骨，鴻入歸心，凍水都流，迴風併起。樓臺不定，看雪月之模糊，星漢將闌，判人天之離合。況復年如蔗尾，春到梅梢，酒淺愁深，更長夢短，愛而不見，我勞如何！風便裁書，伏維珍重。劉嗣綰與吳蘭雪書

### 聞聲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蓬逝，波駭雨散，動問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雜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劉峻答郭曄書

側聞量移佐郡，而得建州。豈碧水丹山，仙人所宅之窟，天借謫籍以寵光之。而賢者於胡劉朱蔡諸儒先，寤寐有日，由此得一入於境，問其故居，訪其遺書，而增益所業焉，非偶然也。僕末由識公，而得之舍弟爲詳，向往殊切。顧公於鄙人，亦辱有意，其何以當願言之懷，尙俟他日。第恐僕遊建州，而公得環入朝，則向往之切，終莫能慰爾矣。王慎中寄徐鳳竹書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棒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兒輩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於此中延一日爲一切也。卓發之與管乾三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於叔祈西窗翦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於張子房，彼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游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曾異撰復曾叔祈書

李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魄雄襟，既已神思奔會，又知於內典更有證人，益增媿惶。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辦香飯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玄德伯符相望於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

間也。陳孝逸與蕭明彝書

縣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臍胝滴水滴凍中來，非鹿山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無量。恨帶水溯洄，未能卽拜下風。然春草如煙，寒梅成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崩稽，徐圖掛搭。胡介與扣冰和尚書

殘暑未退，涼雨俄生，秋情如絲，意狀淒異。聞先生詩心畫理，健進非常，真足爲人發皇耳目也。頃墨卿太守來揚，因小病休園，時同旅語，往往繫念先生，輒爲神往。今因赴補北上，儻使得從民借，重到江南，又可結一重書畫緣矣。吳錫麒寄尤水村書

### 感候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飊餘雪，入簫管而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疴南畝之間，滯跡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太簇正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寶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館。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翔，誠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夾鍾二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藥飛林，競散佳人之壓。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鷓路頽風，志簪纓於幾載。既違語默，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姑洗三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掛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臬，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超羣；蘊鵲抵於文山，儼然孤秀。但某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鶉鷺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中呂四月

麥隴移秋，桑津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顫。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疴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觀芳詞，希垂愈病。 蕤賓五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煩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楫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燦。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氏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緇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篁之間。時假德以爲隣，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 林鐘六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鸞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夷則七月

一歎分飛，三秋恨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蹕，領

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雁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敘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明風念，不黜魚緘。南呂八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之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無射九月

節屆玄靈，鐘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之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其陋巷孤游，穿牆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慙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應鐘十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有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

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黃鐘十一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顯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大呂十二月 以上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

### 話舊

### 往事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闢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敬。君白。索靖月儀帖

兄慧思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



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

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白居易與元九書

擔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追昔承清塵於俊筵，廁華景於英流，炳然服膺，曠若隔世。楊愷與金鶴卿書

辱公憐僕年來縱跡之闊，欲召之間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臥已久，然朝廷宮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壑吟，未嘗不在夢思間。況克齋方匡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並僕師友中最爲知己者，今共翱翔卿貳，綰帶合蹤，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籜冠，几席其間，亦甚懼也。顧深思之，僕旣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雉兔之穴，嘯歌於薜蘿之叢，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臨楮及此，不覺惘然。茅坤與何吉陽司寇書

別來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憶祇園鬢觀，草綠鳥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況，忽落夢境矣。陳繼儒與王元美書

憶當年過從領教，肝臆披傾，都不作塵閒語，至今遠韻素懷，猶宛宛心目也。卻念別來，入境日勞，入趣日俗，入心日蓬，入人情日顧忌。回想以前相對清言，軒脫世諦，便如引首蓬萊，隔弱水三千丈矣。忽接手教，披讀若對，又不勝山榛隰沓之想也。易水卿雲，斐聲如蓋，何當披覩，但有遙馳。楊漣與友書

煮冰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干塔，坐徒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丁雄飛與張行祕書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賊，左右哀之，莫不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二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願生入玉門關。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猶如此。其他盈滿駝隄，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歎哉！此陸放翁之言，予讀之每爲汗下。因憶昔年與舒魯直上公車，候南宮榜放，魯直一日語予曰：『我輩終日眼穿一第，天下大亂方始，異時儻膺百里之命，一旦在圍城中，倉皇無計，思爲窮秀才何可得。』予笑而答之。後在合肥，萬騎攻城，一身如葉，回想魯直之言，未嘗不撫膺流涕也。熊文舉汝陰與人書

前雖一葦歸白下，夢魂猶在姑蘇，寒山夜半疎鐘，海湧峰頭半月，猶依稀耳目間。卽醉君侯之德，至今

未醒也。孫謀與鄧元度書

乙巳夏，正在青州真意亭爲先生題畫冊。因憶辛丑在揚州，壬寅在真州，前後爲先生題畫，賦詩不下三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未知何地？先生方罹憂患，居白門，而正年來衣敗絮，行荆棘，泓穎久廢，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爲之流涕。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險。第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曩昔之言，亦爲慷慨破涕如正否乎？王士正與櫟下論畫書

## 游蹤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白氏，彈棊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明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魏文帝與吳質書

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劉善明遺崔祖思書

夜飯郡齋時也。李于鱗謾謾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中柳。謝盧亦矯矯，僮僕狂浪自放，疑非人間游也。別後捉鼻見道上貴人，都無復味耳。瀛莫之間，饒魚蟹足啖，濁醪澆磊塊，無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執事勉旃自愛。王世貞與羅虞臣書

零霜握別，倏已殘春，歲序殷流，離心超忽。憶昔滄洲聚首，風雨停卮，諠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頓遠，春波正深，芙蕖漸綠。夢魂栩栩，髣髴璫珠，延結延結。宗臣寄許性之書

白日速行，青鬢易老，何時同問一邱。追想歇馬彭城，翦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沈冥，故歡杳然，言之心斷，目望天末，悵矣神飛。屠隆與姜仲文書

江心邀月，把酒論文，穀浪平鋪，星河倒掛。涼颼襲袂，高語破心。令人生常如此，何論擁城百二也。回車無日，引領爲勞。屠隆寄友書

九巷舊遊地，每四五日一夢至其間，寄想昔年，真是飢思瑤柱，渴望江梅也。安致遠與李奉倩書

留連湖上者幾及兩月，山水面目，數十年常在目前，此來獨稱快意者，有荔裳暨西樵鐵崖諸公，詩酒倡和，爲人間樂事。況皆以奇禍得免，天復安頓之湖山之間，不愈感彼蒼之賜耶？弟刻下放棹言旋，望若河漢，回首不禁惘然。曹爾堪與宋荔裳觀祭書

西風判襖，鷓鴣將周，翹企南雲，實勞饑渴。猶憶中秋兩度，多在吳淞，非關山水有緣，正因仰止清光，亦如明月，故不覺褰裳就之耳。吳錫麟寄李寧圃書

一隔言笑，自春徂秋。塗路匪遙，嗣音久闊。發風人采葛之歎，生時月不見之心。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江上秋早，時聞雁聲，白雲在天，滄波無極。每念往昔，不時根觸。當媒雉欲老，烟桌尙春，流光清和，布颿容與，吟屐所指，閉閣以留，不折寸簡，遽招近局，幽賞流目，高談娛心。喜北道之居停，儷西園之雅集，幢幢燈影，灑灑酒波。老子婆娑，少年慘綠，永朝永夕，載笑載言。晨興冒雨，競動遊興，俯空青於層樓，拾落紅於荒苑，頓勞遠目，籍裕塵襟。歲月不居，烟雲易邈，每念及此，恨何可支。返里以來，動彌半載，幽憂之況，言之惄然。方茲天高日晶，景物寥泬。想招霞凌晨，餐英酌夕，雅度休暢，敦履都佳。翹佇維殷，附詢動靜。幸賜裁答，不盡欲言。吳存義寄石雲江書

夢兄入粵，吾兄往甌，弟亦赴苕，萍蹤星散，因嘆造物善妬，使我輩有春吟而無秋詠，風流中斷。茲弟與夢兄歸矣，俟吾兄返棹，再續斯樂。夢兄談洞庭萬頃桂林千筍之奇，吾兄道括蒼玄鶴洞天之邃，弟亦言苕霅西接天目溪山一帶之清窈。以彼易此，三人皆勝遊哉。馬文燦與喬子荆書

## 交際類

### 招請

### 招顧

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卸，慰其延佇。梁元帝與周弘正手書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矜聆警錫也。陶弘景答釋曇鸞書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誥路塞，端拱蓬宇，慨歎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蒼，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宗欽與高允書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脩，藉甚微猷，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爲勞。冀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衿。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隋煬帝與釋智顛書

述聞登太山者，觀叢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懵其淺深。蓋廣大則昧然難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覽，聞一以知十，切問而近思。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啓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韋述答蕭十書

僕乍脫鞅塵，來就泉石，左右墳史，時自舒卷，頗覺思慮斗然一清，喁俟揮絃，寫我佳況。王維招素上人彈琴簡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華香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甍，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元朗招元覺大師山居書

別後甚馳想，乃足下過期不來，知湖山有賸緣也。向來僕亦麤遣，貧加於舊，樂亦過之。近入吳興山中，經月方歸，金山之麓發一泉，玉色照映，甘冽勝常水，計已津津出流，下注廣祇。金山多雲氣，業已名白雲泉。

矣。安得足下過我，同賞樂之？徐獻忠與楊子乘書

小祇園水竹，日益成趣。所增置邱島樓觀臺榭水木芙蓉之屬，似非復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爲辱耳。王世貞與宗用晦書

晚照中見一林霜葉，半入烟裏，卻把十年舊恨，併上眉頭，十年舊人，推來眼底。盛生素饒熱腸，不堪此冷味。大兄函來，破我岑寂。盛鑿與洪叔子書

平明宿酒醒遲，新涼著人。時聽牕外芭蕉作疏疏聲，起視銀牀，大半沒梧葉。足下可來，共作悲秋客也。盛鑿新秋招洪叔子書

高國子氣力綿綿，如春絲颺空也。然其神王甚，一語遂欲折五鹿角，僕不能測矣。歸子遇無他長，而有匡鼎解頤之說，樂令清耳之談，今俱在齋頭，雨聲浙瀝，兩家齒舌，爲之和答。更得足下來，以漆城葬馬漫戲佐之，澆吾胸中壘塊也。馮時可與吳子山書

望銀漢客星，乃與天孫俱渡。去吳門不三舍近，當就君平肆，卜支機石有無耳。門下幸一過臨王生，無爲擁傳疾驅，令王生詠「明河可望不可親」也。王穉登與陳給事廣野書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樹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爲長安七夕篇酬之。屠隆七夕



招馮開之書

鳴鷓播音，綵縷繫臂，葵榴綴綿，蒲柳搖旌。澤畔悲吟，江頭抱恨，令人千載如見也。足下幸過我一洗之。  
陳繼儒午日招友書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玉界，爲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增無人時發寶瑟聲。姪煖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丁雄飛邀六羽叔賞玉蘭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島，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辟雍鐘鼓。相期圓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攜手之一豁，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榻埽門以俟。  
羅子尹復彛能之長者書

未得乘月蕩橈，訪足下武林溪上，恐桃花流水，相與笑人。足下來我齋頭，停卮聽月，箕踞放歌，白雲擁琴，青燈語榻，此情千古。  
孔願之與友書

一入金陵，便見紫氣雯雯結案頭，不堪持贈，期足下過共餐之。天宇四垂，明月在座。  
王兆雲白門歸招張孟雨書

朝來觀初日散影，瑤光滿天，白虹氤氳，似起還滅，俯仰宇宙，惻然動心。人生如浮雲在天，變遷忽同阿

閃，寧使虛負。有暇當過小園，閒翫數日，披涼颺而覽素月，啜清茗而坐翠陰，至有佳趣。不日遣板輿奉迎，幸勿見拒。徐媛與姑母夫人書

庭前小梅數株，綠衣素妝，娟好如漢宮人。幽齋無事，靜對忘言。或時移書吟詠其下，攀條搖曳，暗香入懷。每當惠風東來，颿拂襟袖，挹其清芬，宛然如見故人。今雖飛瓊碎玉，點點青苔，然片光孤影，猶髣髴荀令風流，繚繞左右耳。儻羅浮主人，能乘興而來，巡簷一索，便可吟楚些，共招落梅魂也。湯傳楹與尤展成書

詰朝肩輿過我，無問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翁勿唱騶，若王弘之酌靖節。宋之禎招王鹿柴書

不與貴交我不賤，不與富交我不貧。僕非故爲簡傲，慮爲紛華靡麗所傷也。昨者偶入綺筵，幾至目眩金紫，忽見足下，如冷月寒冰，消人塵暑，寂寂未通片語，恐千衆有異同，茲特掃徑以望清光耳。趙時揖與友書

### 招遊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同汎何如？昨至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我過信宿留乎？

兼製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陸深與楊東濱書

微雨澹雲，正是養花天氣，輕舟短棹，雅宜沾酒溪橋。人生行樂，春事將闌，儻高蓋之惠臨，見大川之利涉，青芻白飯，薄言具之，茗椀薰爐，聊復爾爾。陸深詩沈西律小啓

春風縹緲，花下飛橈，可破幽人寥廓。子嘉游浪之暇，肯從南宮彩鷁，吾常負白囊桐，拾嬋娟一船，招子嘉於中路。此時澄湖練明，與雲光掩映。若子嘉放歌清秋，吾亦擊節而和，如是者人生幾何哉？柴桑君莫爲籬東人所羈，使我寥寥也。凌約言招潘子嘉書

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壯游，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邪？長安貴人，齟齬我輩，詩書之禁，等於劫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人睚眦閒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脫粟對飯，揚摧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款段，使奚奴御而之太岳之顛，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有意乎？王世貞與王舜華書

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迹。足下能杖策而來乎？郇蔚雖素，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

足下毋自苦。人生百年，里中居正復何益？王世貞與俞仲蔚書

湖光灩灩，紅落杯中，青來筆底。屈文旃一泛，浩歌拍浮，當使馮夷起舞，龍魚翔躍。屠隆招友泛湖書

遙海上月，天宇四垂，一碧無際，游魚上下，水光瀟灑。已命沙棠，取卮酒，呼沈郎夜汎也。屠隆招沈箕仲

泛月書

湖水微綠，芙蕖盛開，明月曠空，六合朗霽，雲物且爲吾曹生色，遲足下過賞。屠隆招孫以德泛月書

近日遊興發否？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尙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如何？袁宏道與邱長孺書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豔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

氣耳。丁雄飛邀陸羽叔泛秦淮書

昨走松楸間，歸時遠峯隱半規矣。朝來持酒醪，過舲艇，借佼人絲肉，與足下醉磯頭明月，聽玉樹歌殘未肯歸，詎不大快！毋使弟徒有天際雲中想也。項桂芳招李曙巖舟泛書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芰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張愔與周櫟園書

昔人云：四時之景，無過初夏，老青嫩黃，俱作香氣，亦不辨其爲何香也。每至雨後初霽，斯時曉燿將收，紅日未掛，如昭儀出浴，倍覺秀濯撩人，人行蹊中，面而皆生寒綠。吾兄不嫌脫粟飯，當共我歡然一飽，領斯真趣也。敬掃門外石橋，爲淪雪乳以俟。程鳴與友人書

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塵土矣。零落如許，可不至郊外一遊乎？縱不能留春，亦當送春。春未必不待我於枝頭葉底也。李鏞約頤扶搖書

憶前者駕駐西子湖頭，柳堤畫舫，花徑紅粧，風流韻事，掩映千秋。曾幾何時，而河朔南皮，頓成陳迹，歲月逾邁，感慨係之。然此鄉景物雖殊，而湖山風月如故。兄翁能乘興命棹乎？僕尚有牀頭斗酒，可澆胸中塊壘，酒後耳熱，當呼雙鬢發聲，時時誤拂絃以邀李郎之顧，跂予望之。汪淇與李舒章書

我輩寢處湖頭，曉煙暮月，領略已久。然賞其寂，亦何必避其喧？寺前石橋平敞，縱目有餘，午後各攜觴豆，班荆坐飲，聽簫鼓於中流，病蛟螭之天矯，遊子麋至，畫船鷓起。至薄暮，山帶斜陽，城銜新月，踏歌聲斷，唯餘一片水光山色，則盈虛消息之理，我輩獨得之。何必對妻孥剝糲浮蒲，始爲快也。陸雲龍午節訂友人書

枕上聞鳥聲關關，披衣起盥，日色已上紙窗。望寶石諸山，軒豁呈露，笑黛宛然。足下能同一遊乎？已買青蛤以待。吳錫麒簡張心圃書

### 招飲饌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燕昭王與平原君書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茗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蘇軾與姜唐旉書

秋霜未厲，竹色尙可愛，坐嘯其間，頗懷佳客，非公不能當，請卽過我。肉醢將熟，須對此君大嚼也。李東

陽與文宗備書

使者持書至，竊憶足下且杖青藜，訪浮丘公，輒沾沾喜。發緘見書及詢使者，知足下將歸矣，此不佞志也。則又喜過望。足下好游，幾二十年，乃今得返故國，凡有心知，莫不詫其希覲矣。暮春儻泛扁舟相過，山家釀秫，請與足下爲十日之飲，傾歛浦爲上尊，蹴天都而加足，興觴浮白，相視揶揄，頗非人間樂事乎？汪道昆與顧聖少書

未得乘月蕩槳，訪足下武陵谿上，恐桃華流水，相與笑之。足下不棄其鄙，過我洲前，烹鮮酌醕，停卮待月，酒酣耳熱，箕踞放歌。至於白雪彈碁，青鐙對榻，款譚深語，此情千古矣。謝榛與友書

茅齋無長物，幾卷圖書，數竿修竹，儘堪供狂生尙羊。兄其過我，酒澆清月，詩慰寂花，不許東風歸去。虞

邦譽招黃震宇送春書

天潢翦水，風攬長空，銀海光搖，千山欲白。雖無黨家味，已呼童煮茗，毋使陶君笑人。屠隆招友飲雪書

友書  
谷風習習，煙花如綺，芳草如翦，漸聽子規聲徹，無計留春。呼童洗學，吹霞睡月，惠臨是荷。屢蔭暮春招

山頭撒錦，天際懸鈎，花氣侵羅，蛙聲沸鼓，一壺花下，遲丈共消之。許君信夏夜招馬照明書

江楓懸錦，籬菊堆金，更有榆錢散地。弟已簡取換村醪，與足下醉弄秋色也。許君信秋日招王印洲書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當如是除去耶。回首茫然，百感交集。幸卽僕被過小齋，聊具辛盤椒酒，與兄屈指今歲三百八十四日中，得勝友幾人，得驚人之詩幾首，飲酒幾石，遊覽名勝幾何？笑幾回？哭幾次？請寫一行年譜，以遺今夕何如。陸圻除夕與友書

晚涼垂釣，得湖鰻一頭，長可二尺，斫鱠甚甘也。青松落陰，明月在樹，此時令琴兒彈廣寒游，與足下下箸，其樂不可爲量。凌洞湖夏夜招陳子蘊書

一雨洗去驕陽，適往池亭上，挹荷風竹露，望金山爽氣，飄飄然心骨欲仙。走价招足下，追歡河朔也。牙籤撒處，拱聽履聲。林有潤邀諸心齋書

不挑名利泰山擔，不駕是非風浪舟。值此深松細雨，壁帶煙嵐。幸駕虹而來，狎坐松底，持螯浮白，意味清快。何虛招友書

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爲閒嬾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溼，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是李營丘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脣裂。主人雖老，然不憊，頗能盡夜奉客歡。樂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以佐飲。天下無不忙者，況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偷半息暇，且過我飲爲是。周荃招樂園飲書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著屐過我爲望。梁以相與紀伯紫書

前日駕至，未接音塵。總因鄙人山居以來，無半子之四愁，有香山之三秦，往往意行小憩，向清涼一帶，隨路勾留，致花外鳴騶，有失延候。比來桃李滿園，頗似絳紗諸弟子，環繞後堂。意欲具梁昭明之小食，戒崔子玉之過菜，做當年徐園張飲故事，招諸舊雨，申敘幽情。第白花以牡丹爲魁，多士以狀元爲主，恐無人領袖，則雖賦清平，特遣俚來，請定日子，以便發名紙於諸公。袁枚與秦澗泉修撰書

園中荷花已大開矣，鬧紅堆裏，不少游魚之戲，惟葉多於花，渾不能辨其東西南北耳。儻能來，當雪藕絲，剝蓮蓬，儘有越中女兒酒，可以供君一醉。吳錫麒簡張船山書



津門螃蟹已肥，頃買得十數輩，足供拍浮之興，專候賢昆玉來一醉。幸無袖此左手爲也。吳錫麒東張

終日醉鄉，甚於水厄，厥占在困之二爻矣。如必欲決一雌雄，請以詰朝相見。吳錫麒謝周瑞木招飲書

頃因連雨，市禁屠沽，家無薪火，高賢在婁，竟未斷髮剝薦，一相傾倒也。今喜陰翳漸消，陽烏曜魄，而新晴餘涼，尙不至揮汗成雨。翌午，乞先生過我而庭教之。草草數碟，一飯而已，非敢稍有所治，以傷盛德也。臨期曷勝翹切。曹燧與陳仇池書

余氏園林，亦平臺曲池耳。仰視明月在天，荷香冉冉，襲人衣袂，令人輒作濠濮間想，山公那得不倒著白接離也。溽著蒸鬱，思與二三知友，作河朔之飲，咸以場事力辭，僕聞之絕倒。世無老兵，何處更索解人，願足下亟過一洗此穢，無令袁將軍獨擅千古。汪光被東周敷文書

### 造訪

且攜玉川數片，假君家樵青，破我孤悶。兄其掃竹以待，毋作酸措大逐客也。虞邦譽與陳大凝書

九日偕三哥還，一詣故人。足下請占楣衡間有紫氣揚揚，則吾兩人來也。湯霍林與湯伯潤書

秋深南邁，當過公慙鬚半日，一一題破蒼苔而後去。不然，請投其轄。王穉登與石明府書

當挾麗人歌君樓中，令虞山之雲，遏而不去。預恐天寒日暮，無如翠袖薄何耳！王穉登與孫齊之書

門下厭棄五濁，逍遙乎東海之濱，但令時人瞻白雲耳。寒潮如線，欲操舴艋一叩精廬，恐門下映竹而窺，非韻士也。不令見顏色，則僕興索然，同山陰雪矣。王穉登與王鳳洲書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杖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遙林莽，欹枕巖壑，便不知省卻多少參苓丸子耳。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辦青牛氣色否？袁宗道與湯郿陸書

世有耳甚熟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實同時者，若僕於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卜隣真州。南中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袁宏道與李季直書

將訪玉人於園亭間，詩篇交映，爐碗平分，其樂融融也。何待雪後放舟，效山陰呆老子乎？郭維禎與聶侍御書

養拙山中，眠食粗遣，頃爲國事抱漆室之憂。上人慈悲，當亦爲衆生煩惱耶？遲一兩日後，戴月徑造東林也。許雲村與石門僧書

仁兄歸來，卽擬走小龍胡領教。但繡斧新歸，自有一番應酬，俟小定，便當鼓一棹，此中積懷萬斛，恨不得卽傾倒也。至於溽著，實所不畏，得聆知己之談說，其龍皮扇乎。袁小修寄蘇雲浦書

昨夕躡步山阿，竟成悵結，亟浮竹葉消之，恨不聞足下履屐聲，增此寂寞。明當走一騎，握足下襟裾。姚

世華與張孝廉書

足下講業巖山，松陰擁蓋，泉流響玉，卽酷著亦生涼，山靈不逐客。當渡湖陟山椒，掃石趺坐，相與探浮邱，訪王成，天風冉冉，自雲中下也。吳斗岳東范叔子書

明春常奉杖履，冀山雲溪月，無拒於方之外。陶石簣與葛雲岳書

快雪堂，非雪不快。但長公病瘡，卽字義已與雪反，安得更置之煙嵐中耶？明日霽，當登山一晤，寒氣沁人，坐破樓如百重紫絲障，不忍出，奈何？何偉然答卓左車書

睽違久矣。年翁熊羆之兆，可入夢耶？弟便道貴里，訪戴之興頗饒。但懷刺投轄，又有與之俱者。恐年翁高致，卽不遜陳太尉，亦無兩徐孺子之榻，爲弟等下耳。先此馳聞不盡。謝糧齡與寧憲野書

每至高齋，輒傾牀頭春甕，卽使田倍種秫，亦未了我輩麵蘖事也。小寓近市，如在蒸籠中，一番快雨，少甦喘息。兄坐臥綠天，非梧間則柳下，樹日留陰，葉雨添韻，又何減西子湖濃淡總宜也。語云：「閑者便是主

人。弟撥一日暇，據兄所有，不知可把臂入林否？儻呼爲熱客，弟又何以解嘲。查望與葉又生書

### 失晤

側聞齋艦次里門，所冀一望屐絢。而高牙大纛，刺史縣令負弩前驅，不敢以野服見。區區此身，必蒙貸察。孫觀與孟少傅書

某一節出山，指碧雲崔嵬，入風吹不動處，目爲神龍臥洛所也。前者幸甚，脫履堂下，進瞻芒寒，適子之館，授子之餐，胸中經綸之奇，傾倒敷露，中夜慷慨，音落九霄，使人驚且喜，今而後知宇宙間未嘗無劉玄德輩。某持以去，胸襟袖尚有萬丈光，此殆未可與俗人言也。某以疏決故，一葦下長沙，初約先拜見而後往，帥垣下，偶有牽制，稍達息壤之舊。今茲回棹潭濱，將由便道單車，負荆門屏之外，輒遣一介，先道其私。幸豫戒猿鶴，勿以俗駕爲拒，率然馳控，倚卜而敘。文天祥與胡都丞穎書

披葛登舟，薄午北風頓厲，便蕭然挾纊，縱帆飽風而南矣。造物限人，非剗客例公也。許雲村與陳用明書

客春過雲間，卽往叩汾亭，乃足下業之新安矣。徒從海上攜得一片碧霞歸，祇今猶淋漓滿羅裾也。屬

陸寄莫廷韓書

黃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祇堪作枯崖斷壁觀。顧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頰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僕喜從虎皮之末。顧春來雪霰襲襲，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祭花之論，奈何！  
陳繼儒與項孝廉書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思仁兄此時與女安先生婆婆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痛，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袁宗道與李本建書

前者行旌北指，出我敵治，不意弟有郟城之行。青牛已渡關，而抱關主人，無由一晤顏色，徒想紫氣於流沙外，不亦無緣甚耶？  
錢文薦寄孫子齋書

滿頭風雪回來，似孟襄陽灑掃驢背，曾帶一枝春到否？即欲躬候，泥塗阻之。俟稍爽，即圖就教。  
王惲與何吾御書

樊籠之翼，乍返林泉，望城郭煙火，亦徒倚不敢近。故此心一日三到門下，竟未能跨馬出溪，徒耿耿耳。  
吳惟微與唐一卷書

鍾山紫氣，回首千里，恨未能謁堂階。乃中懷明德，固與江漢俱深矣。  
汪南溟候鄒南皋書

期約

過從

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宏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戴遠答遠法師書

新正恭惟麾下，豈弟樂只，坐嘯黃堂，對此春陽，泰和一郡，爲喜爲慰。今秋考績，辦嚴入覲，未審能一過家上塚否？儻許見過，願示歸期，尙當相與烹瓠，飯脫粟，而話胸臆也。某自抱病田間，學事農圃，自種樹書相牛經之外，莫之與談。韓文公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有愧吾故人多矣。章懋與陳克深書

歸自建安，則又有護軍之檄矣。足下乃以使來，足下文顧不文，乃令不文文哉。休沐信宿，冒暑而馳，所不怨者，實以足下故奪之。我二人握手碧雲洞時，以爲斯地無復會理。今三月耳，乃又得坐崑崙片石嘯詠也，豈不天作之合哉？鄙人督蒼梧軍而西也，其人咸虎而戟，日夜憂之亡策，唯厚勞其會長。會長喜，遂戢其下，不敢掠塗，然亦塗之人，徒其雞犬孳孳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母不能一

時去其孥孺，以爲護軍使者憂也。今將樂矣，再五日入汀。足下其勅徐夫人，煮天目茗，待我。宗臣報徐子與書

樊籠得脫，性益疎縱，望城市如馬避煙，見衣冠如鹿踏阱。秋氣早清，當獨造西湖禪林，期握手半日。吳

國倫與吳憲副書

鹽臺造冊敝郡。若台從過謁，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陳繼儒與王丹陽書

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山色，俯聽跳珠水聲，飯伊蒲，絕嗜慾，神骨俱清，自信與山水有緣。二、三月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興，當掃乳泉以待。袁中道寄八舅書

新夏草木扶疎，櫻子初熟。先生高臥，握黃庭，調白鶴，詠陶柴桑詩，較讎山川方物，真是葛天以上。不佞緣薄，竟不若林鳥時時啄金池，得挹仙風。儻先生入城闕，幸過小齋，焚香竹下，一了意夢，母令「蕙帳空兮夜鶴怨」也。吳斗岳與陳伯子書

一水盈盈，重門深閉，玉人夜從何路來，吾夢境也。計翦燭細語，當在林鶯喚友，梁燕將雛之候。孔願之寄朱景周書

畫社周儀部爲之始盟，固是山中雅集。今法門諸大老，遂欲把臂入林，義不容辭，竟是此世界中一盛

事矣。客謂或須另集，不當入居士其中。吾謂昔者陶謝宗雷，可入遠公之社，則胡爲今日法門諸大老，不可入逸民之社乎？屆期早過，弗俟再速。徐枋與古老書

紛紛悠謬，但投諸無量虛空中，豈復有跡影耶？行李過寺，卽圖快談，禪房燈影青，當再邀和篇也。杜濬

答王雪焦書

頃聞選期垂及，文旌衝暑北發。陶貞白入官，松風之夢自在，然未免輸弟北窗一枕矣。弟坐老食貧半畝之宮，弄花竹，朋魚鳥，致有餘閑。官不及我，我亦不及官。已矣，長與老圃以沒世矣。兄約車時，定取道武林，猶貪數日周旋，當遲君於碧梧深處，共擁好風，聽誦新詩也。葉生與趙又呂書

### 讌飲

西湖勝遊，形羈神往。豈惟足下怪地主之闕供，湖山之靈，亦將瞥眼鄙夫之寒盟耶？許相卿與趙子雨書

九日之約，幸驅車早臨，得乘輿揮灑，把酒向秋風高詠，頓使聲振林木，浮雲不流，豈不大快！王世貞與

項明父書

荷舒十里，桂滿一輪，坐擁綠雲，飲開河朔，柔肌無汗，何夏非春？嬌眼流波，有醒皆醉，一聲子夜，六月雪



飛，語快南薰，酒酣北海。訂期先日，莫後花車。王穉登夏月飲妓啓

郡尊人委令乞詩乞畫，多能之累人如此。且叮嚀令曰：幸促吏部，無令醉甕頭，拋向無事田裏去。天欲雨不雨，雨不出且晚間。足下早治具，作七十一株松下主人。祝世祿與友書

弟璠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筮矣。昔石氏思歸，縈情觀閣，潘子閒居，畢景沼池。無論窳人物力不繼，卽此有待爲煩，累心未盡，亦惟蓬荻爲居，麋鼠是伍。苟可垂釣，牛溲亦有濛濛，纔足采薇，蟻蛭卽具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嗒然若忘。每范釜塵生，梁爨莫熱，輒擊缶吟哦，日久不覺成帙，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犂然當人心否耶？屆秋擬過玄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牀而俟江謝，橫槩以擬殷劉，甕陰未移，唾壺先缺。年翁欲吐三江，定不河漢斯語耳。曹宗璠與吳樂一書

近從會城寓吳門，晤賢宅相，詢知長兄意興，不減疇昔，甚爲喜慰。但弟抵鹽之日甚少，而長兄又鍵戶養高，何由握手，殊增悵惘。吳門冠蓋之會，扁舟非艱，秋冬之交，能索弟於半塘虎阜，當與長兄作十日飲，以傾倒別緒。想故人聞之，定應投袂而起也。世途偪仄，頗多憂生之嗟，偷閒出門，朋友山水，差不寂寞，長兄以爲何如？李良年與茅元博書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萬

代尙約友人書

臨眺

郵使歸，凡再題尺疏往報，重之片詞。書來乃責我疎違，豈使者俱化爲殷生耶？母怪足下怨苦也。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參議閩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環珮珊瑚矣。朝觀朝牒，足下乃又出守汀州，豈亦武夷君意哉？名山久埋沒，羣公句中，萬古精靈，待我二子。足下八月遲我茗嘗之上，登天目，泛西湖，然後聯舸而進，豈不可也。李王絕無消息，明卿時有書來，乃得高臥白鹿，奇矣。奇矣。僕已勒馬待發，口授數事往報，握手有期，不盡醜縷。宗臣報徐子與書

一別八年矣。人生幾何，堪此睽隔！每與二三子持盃對月，未嘗不念我公。即公高居獨吟，當亦不能忘情二三子也。子麟久耕，明卿再謫，子與元美，並奉家諱南歸，時已逾數朞矣。獨僕以五斗不即去，然念念漁樵，恨不旦暮往也。近家君卜築金陵之墟，將遂家焉。公能渡江而南面僕，因假綬從公，闕天台，眺雁蕩，下西湖，登虎丘，西睇匡廬，南浮瀟湘，以盡平生之所臥游而未覩者，何如哉！公既老，僕之髮亦稍稍短矣。嘉時不再，唯公圖之。宗臣報謝山人書

日來秋色絕佳，閉門兀坐，令我神爽都盡。思與君家買一葉，薄游虎溪，看露葦催黃，煙蒲注綠，坐生公石上，遊目四曠，秋樹如沐，翠微之色，渲染襟裾。仰聽寒蟬咽鳴，老鶯殘弄，一部清商樂，不減江州司馬聽琵琶時。或可廓清愁懷，冷汰鬱緒，差勝闌園中蒼蠅聲耳。胸中碗礪，急須以西山爽氣消之。吾與君登百尺樓，把酒問青天，酒後耳熱，白眼視諸卿，求田問舍，碌碌黃塵，如螻螂轉丸，不覺撫掌大噱。此真舊日元龍豪舉，安能效小兒曹牛衣對泣哉？白雲在袖，期以詰朝。湯傳楹致尤展成書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捉兄一放浪於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拏舟奉訪，或共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胡介與陳平遠札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魯靈光也。僕亟欲一往，而門下以花信尙早爲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蘗，辛稼軒所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熳，則風韻都減，故雖搗臥具以行。僕已借得葛生蹇驢，期門下於西谿橋下矣。宋琬約玉仲昭囑鄰仙看花書

春雨未已，猛雪又飛，想金華山中，白雲離合，時助仙氣。閣下以班春之暇，賓從偕臨，望之者必羨爲蓬萊之列真，非黃初平一流，所能企其羽幢絳節也。僕每聞佳山水處，輒躍躍欲往，無如山靈見阻，屐齒輒乖。

今年正思隨山中牧羊兒，來遂登臨之願。而茗嘗間又一帆相促，熊魚之嗜，不能附兼。或新綠時得有因緣，尚可踐煮梅之約也。吳錫麒寄嚴少峯書

明月之湖，擬趁輿從行香之便，奉攀靈隱一遊，已約琢堂同過奉候。此時新筍，想已出林，得參此玉版禪，亦勝於五日一食花豬肉也。因代老僧作介，乞恕不恭。吳錫麒簡嚴少峯書

### 游宴

是日戊午，祖於北園，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白日西逝，清風赴闌，羅幃徒祛，玄燭方微。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衆倡騰遊，羣賓失席。然後修容飾妝，改曲變席，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於是商風振條，春鷹度吟，飛霧成霜，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網羅韶濩，囊括鄭衛者也。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善於宋臙，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魏文帝答繁欽書

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簫笳發

晉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曹植與吳季重書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返乎？應璩與滿公琰書

璩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簷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游翫之美，致足樂邪。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

歸臥湖南，辱足下攜尊夜訊，酒酣作賦，白雪滿天，聽鴻雁之杳茫，把梅花而歎息，奇篇佳藻，江山共留。

宗臣報盧子明書

湖上幽棲，辱足下孤槎問渡，把卮酒而樂之。白雪放歌，青燈作賦，雲深鼓角，霜落蒹葭，奇語一出，夜色難收矣。宗臣與潘子欽書

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之勝，僕得與至人共之。宗臣招友泛月書

辱置酒宜春臺，高眺四野，極目無氛，望舒清澄，蒼蒼千里，寒燒點山，霜鐘出寺。此際共屈卮說長安舊事，令人旅懷消釋，第未知後會何時耳。賢主慇懃，樂且有儀，佳趣餘興，載與俱東矣。馮時可與葛袁州定菴書

日煦風柔，序入上巳矣。詰旦攜小榼，遊芳坳，以草色作茵褥，鳥聲比管絃，花枝當酒籌，二三遊侶，劇飲狂歌，醉則臨流祓除，儻亦有蘭亭之趣乎。王穉登邀友柬

弟燈夜言旋，索居無事，時或會飲黃鶴樓頭，臨風長嘯，時或和墨削牘，浪漫效僧父爲七十二峰紀遊。卽蘄黃風勁習鸞，嶮巖當前，亦不暇先期蹙額也。弟居平嘗以有事視無事，復以無事視有事，台丈以爲然否？望後當遊赤嶼磯，儻覺得程蘇會心處，併以聞諸知己。此際未敢一往一來較量酬謝也。王在晉與俞憲

展謁玉庭，過承清宴，張筵虛左，絲肉競奏。羲和既逝，蘭膏嗣輝，逸興干霄，冠弛纓絕。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庇於廡輿。王夢澤答興邸書

煙雨樓頭，冰花片片，萬樹皆梨。旋抵桃葉里中，擁爐澆酒，綠鬢飛映，清歌激帷，兕走如雲。程熊寄友書  
昨把袂酣遊，飛觴痛飲。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搖時，綠蕪漲岸。風吹鶴袂，人訝水仙，歸來猶有一段花香樹色，留我衣褶。徐文與友書

南屏之遊快極矣。與足下步六橋之花堤，望兩山之雲氣，真使人應接不暇，視高車駟馬者，吾兩人真神仙中人也。歸復烹茶煮酒，鼓麴薑芽，秉燭清談，樂而忘倦。別後與叔氏登橋望月，紅燈千點，明星煌煌，與水中影爭爛，恨不得更與足下共之，引步惆悵。諸匡鼎與毛稚黃書

邗江快敘，酒諠詩談，甚可樂也。別後於八日渡江，與夢樓先生約爲焦山之遊。江月照衣，林風灑面，頓覺熱惱都消，但惜無好句，足酬山靈耳。吳錫麒寄家山尊書

城東地僻，無冠蓋往來，有先生作鄰，可謂德不孤矣。昨宵之會，王竹所尤詞人之不易得者，談諧既勝，飲興猶豪。歸途寒月欲斜，遠望天街，微見上元燈火而已。此種光景，猶可戀戀。吳錫麒與金棕亭書

餽贈

文具

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筆管，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困於守拙，不能大用，灑落之實，有同於惠施，平原之種，本慚於屈轂。然雨思茶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爲贈，未曾安筆，卻省歲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沈赤管，過於淺俗，求大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素細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泝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潤，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中詠也。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

近集仙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思吳興道士，勿遇因取上章，越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但所恨雞山松節，絕已多時，上谷槲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躡，草隸非工，惟茲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成家之硯，奪如椽之筆乎？段成式與溫飛卿書

太白花生，江郎彩豔，龍蛇競走，雲霧濃浮。兄雖作定遠之投，我且效元常之閣。敬供十矢，聊助一牀。許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臥」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襪瞪視，老險癡作隊未散，摩挲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攜存一丸，崑以上貢壽陽，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妒否？笑笑。吳山濤致周減齋墨書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玄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牀，小華墨一挺，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周圻與倪開公書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蠶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張鹿徵上紫浣老人書

### 食品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襲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甌鄉之果，寧有此邪？劉峻送橘啓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享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

與道媪對啜也。蘇軾與孟亨之書

前日過蒙旌麾屈顧，敬佩嘉德。雨寒，不審起居何如？春蔬似可侑酒，謾往五種，食芹炙背，野人之意則勤。但恐三斲七菹，君子之腹屬厭矣。黃庭堅與黃斌老書

某病伏巖棲，病與懶習，竿牘之間，不獲時溷闌人。然齒屋漁樵，不聞疾呼急步之擾，病夫得與之共適於水滌山椒，抑敢忘惠。殺核不腆，小書侑之，致野人鄉往之私，伏惟鑒納不宣。許相卿與夏惟明大尹書

黃梅風雨，刻念貧交。破屋荒堦，晨炊何似？不止以菖蒲角黍，縈我心曲也。薄具片芹，聊申鄙意。家釀頗醇，有便人來取一樽，以佐午觴，送來又恐煩腳費耳。嚴沆與陳孺子書

錫山人來，遺我泉膠一甓，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釀。弟性不飲，敬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真贗。駭駭者亦他友所餽，寒家久持不殺之戒，并致司庖，非云獻節，亦匪報瓊。與置無用之地，日損糠粃數升，不若轉奉郁厨，兩有所裨。且宰割時，未必不呼李生共啖，其得計又不止此也。一笑一笑。李漁簡汪我生書

聞君好食鮮魚，然性又好放生，是既爲公儀，而又爲子產也。我欲遂其所好，則反違其好，欲不違其所好，又無以遂其好，吾用是憂。覓得生魚數尾，特使膳夫治之，則在君既無殺生之名，在我又申餽敬之好，是兩得也。必欲固卻，是我爲徒殺，君爲矯好，是兩失也。從失違得，殆將索我于枯魚之肆矣。汪洪餽黃君一魚書

連日之雨，喜雨也。曾作佳句，掀髯一快否？但恐牀頭甕空，竈下薪溼，貧士愁眉，正與天公雲氣爭濃淡耳。舊醅一埥，聊解悶圍，兼催妙叶，想不鄙也。臨楮依切。曹煜與許九日書

佳節至矣。僕不能與足下潦倒江干，看鳧車競波，遂使榴花笑人，羞向清波照白頭也。夫四時之樂，午節偏麗，而凶荒之後，人情慘淡，至今鉦鼓無聲，想婁江士女，不若他年興致者多矣。又不止青青一甕，蕭然似野僧也。適有餽脯者，敬轉爲足下壽，聊當歸帆一尊，斜陽獨醉而已。曹煜與袁重其書

夜確初喧，正秬米登場之後，春簫不暖，在蓼枝祀竈之先。情有觸於分甘，意更微於獻曝。先之糝粒，佐以粉糍，厥包一雙，其數五十。老前輩齒牙不屑，腰腹能容，奕玉爲餐，神珠在唾。惟此壓漿既久，將蔗境之回甘，擲米皆圓，比麻姑之好戲。欲陪大嚼，聽含宮咀羽之聲，藉佐高吟，成滴粉搓酥之妙。定見膠牙得句，儘誇聲叟之牙牢，便教洗手作湯，小試廚娘之手段。何忒送花糖麻糍與吳清如嘉淦前輩啓

### 服飾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繡，倍緹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襪，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

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襜，撲滿者，以土爲器，以畜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上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歎。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歎，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鄒長倩遺公孫弘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敝遠別，恨恨之情，頗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龍虎組履一緇，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鏡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覆身去穢，麝香可以辟惡氣，素琴可以娛耳。秦嘉重報妻書

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疏，紉緘未至，洩李固之奇表，累王衍之神鋒，敢恃深恩，竊陳善祝，伏願永延松壽，常慶蕤賓，遠比趙公三十六年當國，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肝膈所藏，神明是聽，仰塵尊重，實用兢惶。李商隱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移，環取其始終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敵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幽情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厲，強飯爲佳。崔鶯鶯答張生書

密書

花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李東陽與楊應

### 財物

明公行矣。方擬操舴舲，後諸父老送郊外。適養疴山中，敬具宋人馬遠水一幅、蘭花布二端，以辱行塵。水者頌明公三年如水，布雖綦縞，山蟲華袞，豈忘布衣之交哉？秋雲縹緲，望望瞻依。陳繼儒與項東鰲書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至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

壘石琴薦一，右件琴薦，躬往采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元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擢醴，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堅之用。柳宗元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商隱啓：五金鑄衛形威邪神劍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盛，傳自道流，頗同古製，未遇良工之鑿，常爲下客所彈。蒲藻雖繁，鵝膏稍薄，敢因五日，仰續千齡。廁玉玦於君侯，擬象環於夫子。所冀更蒙千灌，重許三卿，使武士讓鋒，佞臣喪魄。無荆王之遇敵，手以麾城，有漢相之策勳，腰而上殿。李商隱端午日上所知劍啓

前件物等，薄如蝸甲，輕甚鴻毛，是願達誠，敢求觀物。延陵至鄭，不隔紵衣之微，孔聖刪詩，無廢木瓜之興。李商隱爲河東公賀陳相公送土物狀

昔司馬太史，足迹半天下，故學日以閔。今足下乘興北游，欲涉太史公香塵乎？歸來時眼底江山，擔頭風月，當與俗輩平分也。驢儀不腆，願獻從者。祝允明與友書

慙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願無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微，欲陳情懷，益露寒酸。辟如綿綺滿席，羔馱盈俎，貴介王孫，赫赫彬彬。方以裘馬相雄，牆角忽出疏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徐渭簡許口壯書

跋然道左，而窺使君行春也。煙姿柳色，霏微綠綬間，仙令哉！才愧子安，不媚作賦，輒成一篇題扇頭，奉揚仁風，恐不堪使君懷袖耳。王穉登與傅令公書

朱魚六尾，專人齋上，其佳惡俟公鑒定。不肖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虛識鑒不精，貽明公之笑。袁

宗道與吳曲羅書

朱橋苗三十本馳去，種宜疏土不甚近水者。綠葉凝煙，火珠纍若，差足柳浪菊英，並供清賞。方應祥與茅君若書

鎬市宅一區，鬻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賣賦贏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贈到，願以佐公家燃眉之急，聊以攄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廈峻嶒，不資寸木，然長濤滂瀆，亦納支流。儻使貿而爲絲，織細誠微，可備襦領袴腰之用。若更銷而爲鐵，鎔銖雖眇，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鎬辟如老衲子，合頂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道人，捨身險壑，將一心化作萬心。秦鎬與邑人啓

博山爐火，沈水亭亭，一縷輕煙，半籠明月，伴宜清韻，聲重明光。謹陳案頭，用除逐臭。林庸饋香小啓

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畫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作江山臥遊圖，以拂元規之塵，約成三十餘卷，皆爲好事者持去。案頭偶存是卷，因題寄吾兄。兄居山，而僕以雲煙貽之，大似向江邊人送水。雖然，山窮水盡，未始不爲居山者開生面也。且以見僕居長安功課如此。程正揆與舒五公書

大士像畫上，昔顧愷之鬪勝瓦官寺，故畫維摩。李龍眠過聽法秀，爲畫馬洗過，乃寫大士。今吾畫此奉贈，既無勝心，亦無悔念。真我胸空洞，容渠數百輩。古今人不知誰爲不相及也。乞古老下一轉語。徐枋與古

請乞

詩文

先君業粹中和，才光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宏益。雖崇班去己，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驃騎。恐者舊咸謝，竹帛儻遺，使盛烈煙沈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躋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過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人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啓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愼禍胎，內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由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死效結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抒一。



寬年既壯，始獲登仕，歷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卽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憾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爲鄉閭所信服者無閒。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恩典尙有可冀，乃敢忍死，略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佗圖。惟南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儻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絕。如獲矜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情事迫切，不暇佗敘。吳寬與謝祭酒鳴治書

某稔惡及親，圖嚴其終，而信其善於永永，以少寬不孝之譴。惟名言是賴，日蒙惠諾，曷惟不孝沒世感泣，而子若孫將永憑藉以光寵於無窮矣。襄事期迫，不得違次以領，伏惟矜而畀之。明許相卿與儼山陸子淵司成書

不佞由閩入燕，開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計者七千里而遙。寄情寫懷，動至盈帙，大約多懷土惜別之什，故題之曰「越隴」。聊以比於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鼓耳。不恥敝帚，而且以灾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甌，投之溷，浮沈之水，則實借資於金玉之言，蒼蠅飛不百步，附騏驥而千里矣。鄭汝高與王百穀書

明年老父七十矣，欲得足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願今人浮慕木天之清華，而笑山中之隱操，請足下以一言掃之。足下文高及第，弟不心空鬱輪乎？足下歌朱雁，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坐虎皮談易乎？足下掛五色宮錦，弟不披四時毳衲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饗，弟不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雄對雌，此足以壽吾翁矣。兄讀之，得毋擊桌噴飯，笑我爲不知漢大也。陳繼儒與唐太史書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己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陳衍與鍾伯敬儀部書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騭，指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咻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著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攢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舐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儻哀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曹瞪者皈依耳。卓發之與某書

在里閨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藥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

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慕聲氣者耳。今者始以拙藁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筆記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於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想而不敢愆有道之晉接，非如世之食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襲元禮之門，鹿李郭之舟也。附上縑素一方，儻爲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曾異撰與黃東崖先生書

弟居恆自念，謂世人祕書之罪，高於焚書。誠見此書一祕，或剝於鼠，或殘於蠹魚，或飄零於兒婢之風輪線帖，不傳則絕矣。因歎抱朴子數卷，猶流傳至今者，當不以伯喈帳中之祕爲功，而以從伯喈帳中抱去數卷者之爲功也。惟弟與年翁，皆欲爲其抱者，故有書必借，有借必抄，有抄必還。息壤在彼，當永堅斯約。遍傳諸同志，慎勿效黎伯喈之言曰：「惟我與爾共之，弗廣也。」李清與顧修遠書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況胸有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興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尙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我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陳孝逸東蕭伯玉大行書

古來文之與人相爲表裏，或文以人傳，或人以文傳，不獨文擇人，人亦擇文也。然文之擇人也少，爲天

下不皆可傳之人。若人之擇文也，則多而且難。以天下卽有可傳之人，而不得可傳之文，并可傳之人之文，猶不傳也。今先生爲可傳之人，具可傳之文，而先大人又非泯泯鄉閭，無一可傳者。先大人之藉以不朽，實恃先生，惟望哀其忱悃，卽賜瑤玖，生死之感，又何可以言盡耶！王彥來與宋荔裳先生書

清河君將歸吳門，前攜去二卷，幸付小伴，并乞爲製小序一首，爲清河君尊重，以彼有題贈詩，將付梓也。美人如名花，惟恃培養。然培養之方不一，或爲灌溉，或爲疏剔，灌溉之與疏剔，材格相什伯也。人但尊灌溉而薄疏剔，不知壅腫拳奇之疾，卽爲灌溉所致。世多皮相者流，又誰爲肉食者，誠可鄙哉！知先生向有疏剔之任，故敢以此相煩也。王彥來與林鐵崖先生書

遠林易簣時，以其詩彙付映鍾，兩年來適辜負其意，惟置之案頭，不離左右而已。昨先生語及，遂欲刻而傳之，遠林從此不朽矣。然遠林不獨工詩，又善嘯，詩則可藉棗梨以傳，而嘯不可傳。傳其不可傳者，非得先生繪風之筆，不能播其遐徽也。儻以諧聲之字，譜其天籟之鳴，一披楮素，如轉龍吟，阮籍孫登，問世接武，正使一切聾啞人，從遠林旣逝後，聽之如半嶺驚聞，衆山皆響矣。此調不彈，惟遠林振之，惟先生揚之，豈獨嘯而已哉！紀映鍾與周櫟園先生書

徑菊叢開，詩成杯酌，懷陶亮之遺風，誦駱丞之佳序，知道兄筆吐江花，自不減二公當日也。從邃延案

頭得讀二陸新詠，真所謂淮南句裏，字挾風霜，孫尉毫端，聲同金石者矣。幸卽惠賜一冊，以豁蓬心。徐汾與陸蓋思書

露筋祠碑史實稱鹿筋，士人至今稱露徑。自歐文忠賦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於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寒烟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煩先生爲我序。周圻與李小有書

明公人倫淵俗，風雅鼓吹，當今之王茂宏謝東山也。僕素承家學，訪季長於扶風，揖蔡公於洛下，獨以未得見明公爲恨。芳華終緬，裁明月以敍心，元輝自遐，佇白雲而拙志，中懷蘊結，如何如何！惟是諷詠歌詞，不去口實，昔年白下，洛陽歎羨於舒章，今適吳閩，琵琶服膺於聖野。又何異拍洪厓之肩，把浮邱之袖，符其霞舉乎？僕丁辰不偶，遘遇孔艱，沈約帶圍，自憐憔悴，徐陵宗族，何處飄蓬。然而見銅雀之花飛，不無述作，值南皮之雲散，間著篇章。所望明公相爲賡歎，則彥升之感，不擅曩時，虞翻之傷，永泐今日矣。又近者石城諸友，爲雷周二公立祠於正學先生墓側，專懇名篇，一爲碑記。庶幾莫愁湖上，時來墮淚之人，金陵縣前，長種

還魂之草。數行仰瀆，筆與神俱。明公義切墳簾，言敦蘭蕙，修下壺之墓，自有深情，答秣陵之書，當爲極筆，又無煩覩縷也。陳維崧代家大人與吳駿公書

書畫

僕奔鶩塵壑，江南山水，日夕神往。況公山水中人耶？妙染乞時寄惠，臣將神遊其間，如陪公巾履。宗臣

與文衡山乞畫書

起居比想神王如故。開閣驅諸婢妾，何至頓作王大將軍伎倆，將復如韓熙載，久且召還，一賦縷金詞乎？戲鴻堂墨書，何日竣役，一洗停雲甲秀之陋，望之望之。向以縑紙留齋頭，知公長者，不至乾沒，以佐襪材。第邇時琉璃硯水皆冰，乃以筆墨冷債見索，知公必捫腹失笑也。茅維與董玄宰太史書

昔先中散避難毫郡，土人名其居址爲稽留山。僕雖無山可留，還憶巢由未嘗買山而棲，則游屐所至，何處非僕之青山乎？僕近字留山以此，恨無王右丞手腕寫輞川圖，流傳千古。然而知己命意，或能暗合山川。敢求梵師，以繪風繪水之手，點染峯巒，門前五柳，井上二桐，依稀茅屋，彷彿竹籬，位置一披髮讀書之野人，又不啻贈十萬買山錢也。稽永仁索梵林畫書

弟學破頗廢筆，箇中所存，未甚老而禿，但欲以一筆易一畫，何如？雖然，同一畫也，更願世兄作長江萬里圖，不願五日一石，十日一山也。馮震答高雨吉書

足下卜居，必曲曲遠城市，令人求半千者，不能徑直而得半千之面，足下誠高矣。衡門之蒿獨茂，寒谷之雲不飛。足下以不衫不履之身，寄情筆墨，一抒其胸中磊落嶽嶠之致，此種種筆墨，皆足千古。足下故曲曲遠人，而人蓋曲曲求之。雖余懶人也，亦未免破此癖，且重貪辜焉，奈何？周銘與龔半千書

社叔先生名德高風，素所仰止，畫品爲當今第一。偶或興至點染，雲生畫裏，卽大癡復生，亦當卻步。所懇足下轉求大筆，非徒留玩一時，實欲傳爲家寶，望足下以僕意達之。諸匡鼎與內兄嚴顯亭書

髯翁歸，求字者幾無虛日，得無勞於筆墨乎？昔山谷學東坡書法，人有以精紙妙筆求者，往往自爲之，東坡遂有家雞野鷺之戲。弟不能學山谷，而乃作曹丘生，曉人當如是耶？任光被與程奕先書

茅菴稅駕，示我客吟，此後漱齒餘甘，猶作蓮花香氣。許元度出都，劉真長九日內十一詣之，我與丈人有此風概。別來小換歲時，未知丈人詩骨猶自清蒼否？所許王孟津字迹，思之殊殷。潢治未成，空幅以待賜，退谷單幅，允爲此老出色之筆。惜粉箋質脆，棧手未佳，鋒稜稍損。尙望搜檢縹緗，再寄數行，以成其美。叨居愛末，致起貪心，勿笑虞公之無厭也。袁枚與汪可丹書

### 財物

湖當從甘泉，願借外廡之後乘，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東方朔與公孫弘借車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敍。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東方朔與公孫弘借車書

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宋文帝就拓跋燾求馬書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鈇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尙。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劉之遴與劉孝標書

空山臥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辦，則委骨於巉岳之峯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



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貴族，王公卿士，以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傷心。儻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則越石原憲，不幸苦於當年矣。盧照鄰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真卿狀：顏真卿與李太保帖

魁上足縉流之秀，禪藻燦然。僕方外椒蘭也，建數椽，所費不過貴人一玳瑁筵，而難若聚恆河沙，茫然無畔。僕疏而叩之十分，定下福田，不可不一布其種。王稗登與顧君錫書

魁公建小蘭若，短牆疎檻，翠微之色如染。僕捫蝨其中，則忘牛羊下來也。顧其聚沙良苦，視鉢中徒有一朵青蓮耳。持僕疏叩公，公如不吝以黃金布地，當掃除落葉，以紅氍毹覆之矣。王稗登與顧鄂州書

見高廣文，不減識韓荆州，所憾晚耳。歸棹何時抵明州？春寒不解，青氈得無太薄邪！冊子當即強書之，并撰一首，以俟鷓首之西。僕嗜日本什器，如屈到之芟，曾督之羊棗，與劉離之痂，從者至而不獲一二。僕將以此冊爲臧孫氏之防矣，一笑！王稗登與高升伯書

柳烟方裊，草木自馨，不能悶坐，乞大放瓮頭春，令許生醉倒武陵溪上，與風竹相吞吐。許君信與張孟

雨乞飲書

家無司夜，從君家乞一二乳畜之，使窗前吠花影，與鐵馬相和，亦足破衡門岑寂。搏飯引來，毋驚回顧，至望至望。願汝紳與談兩懷書。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可乞庾釜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握麒麟筆，都乘鸚鵡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此豫章老友曹洞山句，附博一笑。張可仕與姚寒玉書。

別後即有真州之行，留筓寓中，候駕遣取，乃竟不果，何耶？嗣於二月內，復攜魏刻至金陵，又值仙舟往皖，恐有浮沈，復不敢留。今屈指數月，知先生斷不到蘇矣。故敢將原刻二十冊附上，希爲查收。魏舍親旅櫬已歸，其令姪從家來云：敝親母聞舍親之訃，絕食十三日而死，義士節婦，萃於一門，真奇事也。敝友兄彭躬庵一書，及其門人梓行集中，并爲附覽，可以得其大概已。先生以闡揚幽隱爲己任，儻遇名賢廣爲流布，亦千古一佳話也。拙選苦不得竣，且卷帙日廣，愈難發行，未審當事肯爲將伯之助否？弟餬口無策，溝壑堪憂。先生誼篤友生，當必有爲弟地者，幸以教我，便羽附候，不盡神瞻。曾燦致友人書。

段家食品，先譜牢丸，荀氏饌經，尤推薄夜。溲成鉛養，易污靈寶之衣，蒸作餽餽，慣賣安邱之市。齊民要

術，競傳不托之名。南楚新聞，亦擅紅綾之號。在六季則呼之爲餅，至兩川則名以爲餠。詎須束皙，纔賦安乾，寧假虞棕，惟誇米糲。僕託處掘門，棲遲養食。家原吳地，夙耽鰾菜之風。游到梁園，偶習餽餽之味。酒壚傷磚，借鈴卒以加餐。葱肆豫種，共騎奴而屬饜。自客都亭，長懷宛雒，人非雁鶩，何求澤畔之糧。行類侏儒，并乏囊中之粟。猶憶前宵，曾蒙設食，膏環一捻，玲瓏映字以俱明。粒糝千堆，柔弱因風而欲起。徧驕座客，還詫家僮，頗餘望蜀之思，仍作發棠之請。想何年歸去，細說於荒橋野店之傍，來日過從，大嚼於淡月輕煙之候。不煩脾曠以恩公爲，但有寬焦可遲賓至。毋嫌惡客，縱懷矣而何妨，儻屬戲言，卽畫之而亦可。陳維崧戲與李渭

清索餅啓

適垂嘉命，俯索鄙文，指扇爲辭，未蒙明賜。雖思光之馬，尙虛一石之儲，而季布之諾，已勝千金之重。因事徵心，敢不報謝！僕聞七輪爲丁綏之製，未敢輕遺，九華乃飛燕之粧，原非虛設。象牙作飾，釋微汗於青春，雉尾爲名，納涼颯於朱夏。自古名流，攜之卻著。一承高論，許以搖風。雖屬望梅，便能已渴，豈同握麈，徒足禁貪。卽文慚綺麗，辭乏清新，而綠沈作買賦之資，黃竹爲徵文之具，出自高情，都成佳事。幸同七寶，隨明月而俱來，莫作齊紈，與秋風而共謝。陸繁昭索沈宏度許贈扇書

豈種渭川，須論千畝，但圍老屋，欲借二分。當我里之方遷，無此君而不可。南風幾日，漸氾氾之過牆，小

雨連番，已蕭蕭之入耳。雖子猷何曾問主，而微生慣要乞鄰。儻能鴉背刪餘，牛腰捆致，引肺腸之芒角，醉趁今朝，展面目之清涼。秋分五月，足使破窗補綠，醜石蒙青，土輒培根，苔肥助色，用表吾人之直節，實承君子之虛心。從此玉版老師，家風互證，梅花和尚，墨派同看。明年分餉貓頭，德寧忘報，此日斷除猪肉，俗正須醫。所願嘉植常留，高陰永覆，平安有例，健如壽母年年，長養無心，添取籬孫箇箇。吳錫麒乞隣人分竹種小園

啓

都下吟襟纔接，別酒易催，一日三秋，寸腸九轉，懷哉懷哉！足下典江南名郡，目極佳麗，耳熟絃歌，海棠之香，不風而遠。令郎世兄，又復凌飆振鬪，高擢巍科，家學之承，固自非偶，杏花放日，歸馬如飛。惟弟五窮爲虐，竟不肯放出一頭地，西風刻骨，薄寒中人，單褐蕭然，何以卒歲！所望者雲中一羽毛耳。儻念故人，驢寒作暖，定勝於綈袍之惠也。吳錫麒寄李寧圃書

重陽今日，孤艇前津，烏帽風欹，白衣雨絕，如斯敗意，有過催租，幸遇監河，能無借潤？乞取青州從事，寄聲東道主人，菊花已插乎滿頭，蟹螯正持於左手。專待索郎見顧，麴生枉談，足以解清饑，破旅寂也。敢申短牘，兼致別悰，因乘竹箭之流，有爽石頭之泊。如欲策勳釀國，決勝酒軍，拜賜之師，俟諸異日。吳錫麒九日河

## 承諾

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竊窹之首，貂羶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尙可納也。劉楨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林，心希元寂，靈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竺僧朗答晉孝武帝書

澄暑窗鬱悶，忽奉尺書，喚起童時舊夢，爲之洒然以醒，雖然，感慨係之矣。五十年餘，至今未獲償重論之願，信矣。人生會合之難也。平居倒指耆儒，宿學如吾純心者，寥寥晨星。翹首南雲，邈不可卽，惟聞隱居講授，淑鄉里子弟爲善良，其功不在王仲淹下，則私竊以喜。令子英彥，克光世業，此區區老拙之所願交。事會之來，與日俱新，乘時奮迅，有志者事竟成。苟可致贊助之力，不敢有愛，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客

中命毛生謝先施之辱，殊愧厓略，惠徵台炤。吳澄答王子純書

昨奉謁，不能操豚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忘分循舊，盡傾家釀，俾嗣宗白眼，隗俄於大將軍側，偶乏穎考，不見讎訶，醒而內感，且自慚也。承有東巡耗，旦夕掃小祇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爲皖城之行，不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槽真珠，能無嘖嘖望御耶？所喻于鱗集序，豈唯太沖託重之意，亦自公季子挂劍高誼耳！如以幾務爲累，弟當勉爾效鑿，政恐不免唐突西子也。王世貞復張肖甫書

昨日賓，今日主，何相報之速耳？憶昨席間，有司不談政事，措大不訴寒酸，才人不誇學問，觴政頗嚴，飲復率真，不問漏盡，只畏樽空，仍對此等韻人，聞命卽來，毋須再速。陳繼儒答友書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爲山房一種清供，輦而至焉，費之惟恐不奢，仁兄或者以弟爲山房玩乎？門下又何不尋一方清冷寬閒地，苔階莓砌，鎮日相對，而必置之通都大邑，使一人悅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爲幸多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弟行矣。袁宗道答沈何山書

寒燈竹窗，繙經送日，雖復胸次蕭然，不奈老景寂寞，每詠孟襄陽白髮青陽之句，輒顧景自笑也。頃知卽日返棹白門，歲暮作客，兼復善病，歸時擁鑪煨芋，消遣旅懷，卻勝參苓藥物也。尊府君志文，待料理行狀

見付，便當命筆，遣銀鹿封致，亦不煩躬扣也。錢謙益與陳伯璣書

忠襄學貫程周，義高張許，孔明道陌之祭，萊公枯竹之祠，此正今日事也。豈止武侯恩留蜀壤，叔子淚墮岷碑者哉？既承屬以弁言，當即據案草成，進呈鄴架，一附揚雄家牒之末，殷敬世傳之餘，何如何如？徐汾與蔡九霞書

前呈米字冊子，尹師相深訾其非真。而閣下則中心篤嗜，留之案頭，不忍決捨，有古人三宿索靖碑下，徘徊不忍去之意。一師一友，孰是孰非？枚非書家，實不敢妄舉一詞。然想古君子和而不同，韓范交好最深，而上殿便爭如虎，閣下他日與尹公同贊黃扉，風采正當如是。承命明日在家相候，將拉往尹師處，置酒送行。枚初覺兩宰相一山人，鳩鳳相參，殊不倫類，意欲辭謝。既而思之，公西華之肥馬輕裘，與顏淵之簞食瓢飲，何以同侍孔門之側？而彼此相忘，其中道妙，必有在富貴貧賤之外者。閣下知之，尹師相知之，枚敢不知哉？謹當掃門駕車，鵠立以候。袁枚覆莊滋圃新參書

前得手書，復荷多儀之享，是何其語長而心鄭重耶！承說縵園蓉塘笛香諸君垂念之故，輒令懷知感舊，振觸於不禁。特是味莊俎謝以來，陳迹僅留，風流已歇。南園車浦，殊有車過腹痛之悲，其躑躅不前者，半由於此。且年來頽唐已甚，意思都無，曳踵拖挲，亦復何樂，請與諸公期之。儻得邀天之福，使脚手稍自輕便，

必當來覓舊遊，亦不肯作老頭陀蒲團苦坐也。吳錫麒寄改七疇書

### 卻謝

#### 游宴

小人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況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追賞風景，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符載寄贈于尙書書

辱招觀春，甚荷雅愛。但病體怯出，負此良辰，奈何！然明公爲政，布德施仁，已動一郡數萬家和氣矣。春意疑在草堂，不待觀也，惟亮之。徐問辭府請觀春書

僕素無阮公量也，舉杯一吸，若丹楓迎霜顏酡矣。兼以抱病，拈衣欲起，且爲藥使所維。適辱寵召，方命爲罪，賤軀少調，踵門叩首。屠隆辭友書

比者公費日窘，交際日增，卽如諸父母之於鄉士夫，自公賀外，本無宴贈之例。臺下雅意好士，閒一行



之，豈不甚厚。祇恐此後遂以爲例，諸臺迭爲賓主，迎來送往，憧憧無窮。身在宇下，壺箠之獻闕如，而數以授餐之愛，勤我邦君，此心蓋甚有不安者。謹此循分控辭，非但僕輩求免素餐之譏，亦欲仰承諸父母懸魚之美也。伏惟鑒亮，幸甚！  
王衡與俞州判書

以諸公勝懷，登高採菊，灑酒賦詩，其風流端不在陶彭澤之下。第舉俗皆愛其名，不佞獨傷其遇，黯然悲咽，風雨欲來，無能赴文酒之召。若丈之好我至矣，異日肉袒以謝。  
曹學佺與陳侍御書

尋常甲子，都無心記憶。承兄設瓜果相招，乃知今宵七夕，因在居停主人席上，已入醉鄉，不得伴公泛槎天河，旁觀仙子，如此良夜何！  
許君信答曹親所書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闊別經旬，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留坐說禮，煮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曹士俊與孫豹八書

### 餽贈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玉於其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於吾土，而價張於吾仇，是欺我也，不果售。

今吾守道固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者之所仇嫉者。吾子之才固奇矣，乃以所質實於吾懷，是玉者未適於市，而噪者已盈於門矣。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於吾子之奇，必足速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所貺益腆，不敢發柙，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司空圖貽王進士書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蘇軾與范純父書

比承軒蓋絕不出，甚善甚善！閑齋清淨，古器羅列左右，思古人不得見，誦其書，深求其義味，則油然而仁義之氣，生於胸中，虛談而其樂長，豈與頻頻之黨，喧闐作無義之樂，可同日語哉？惠示砧研，物材頗精，似亦不甚便用。蓋磨墨之地不廣，則難得墨瀋，多置水則溢四旁，非良器也。少留此，銘其髻，乃遣迴。某有大烏石研，制作甚適用，或要觀，可遣四人，并小扛牀來取之。黃庭堅與敬禮祕校書

伏拜寶翰，寵有臺餽，塗抹無羊之詩，珍重來牟之意，我之懷矣，我之懷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嘗爲某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急相赴，情之所有，而足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操挾如此。薄言稟報，未既由衷，仰幾台亮。文天祥覆鍾叔玉帖

使者遠來，尊翰猥及，益以兼金，獎借既過，禮文兩隆，欲俾荒謫之辭，廁之賢書之首，長者之命，其何敢

辭！然竊自思之，有不可者。執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而弗諒弓旌非虞人之招，敝帚豈千金之享也。況身之將隱，文之焉用，而草野之言，忌諱罔識。脫有片辭獲戾，又以上累執事，則走之罪益重矣。是以敢吐露丹忱，竭盡素抱，以聞於記室。尚祈高明曲炤，注度優容，不必以方命督過，而以下情見恕也。不然，敢惜研削之勤，以負知己哉！

楊慎與郝溫泉書

僕歸而侍藥庭闈，未嘗一日不泣沾衣也。適奉嘉貺，號之曰賀，僕正於邑在抱，敢領之哉。遂附使璧歸，亦恃門下洞悉人情，當能諒區區也。

王維楨答唐巡撫書

## 雜類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詞，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惑乎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詞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詞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

李翱答泗州開元寺僧澄觀書

至於南國妖姬，藜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

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思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李商隱上河東公啓

伏聞干旌將枉衡宇，獻歲屬此淫霖，萍淖載途，安可辱候吏？況山人潦泉溪毛，亦未能出戶采汲也，敢辭嘉命之辱。許相卿與仰齋胡子中大尹書

僕視顏偷生，言及懸弧，腸寸寸磔，安敢當賀！卽足下以孤山例訪我，雖謝客，尙能具濁醪脫粟以待。不然者，索我東海雲氣中矣。王世貞與王百穀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簣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卽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天其性也。用是直據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顧炎武與友人辭祝書

足下素無知畫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畫之明。儻足下有知畫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畫而並重余詩也？惟足下素無知畫之明而重余詩，此真知余詩也。僕且不欲以余畫而溷余詩，肯又以此溷足下哉？儻足下必欲余畫，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里，一至九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問渡江漢。凡世間之正泉片石，古冢遺碑，無不攷之於圖，縱橫之於心目。僕將乞畫於足下，足下反欲溷余之餘瀋耶？此僕之所

以寧負罪戾而不敢奉教也。龔賢辭屈翁山乞畫書

過詩社，見詩僧，忽忽改歲矣。家弟挈手書來，以詩稿索序，讀之芊綿可喜。僕非不欲序上人也，嘗謂詩人之傳，惟王侯將相爲最易，其次則閨閣方外而已，神仙鬼魅妓女而已。上人居易傳之地，抱可傳之才，存欲傳之心，索助傳之序，宜也。然余自問，其地其才其心，俱未足以自傳，又烏能傳上人耶？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津涯。願上人暫息乎其所已能者，而勤思乎其所未能者。假我數年，貫休齊己之序，微隨園其誰與歸？袁枚覆感遇上人書

## 致謝

### 翰牘

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複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劉禹錫上杜司徒啓

零陵守函致足下書，申申臺臺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消，所不如晤言者無幾。劉禹

錫復柳子厚書

覽足下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以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白居易與元九書

別遽踰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蘇軾答程全父書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蘇軾答舒堯範書

某間關嶺海，望走我里，牛馬風逸，蓋不相及，以故竿牘缺然。一時新進，往往唾視逐客，不斥爲怪士，則指爲陳人。蓋逐臭者自與我輩異味，不足多責。足下乃能拔乎流俗，幡然與雅春者通書，不問可知其爲人，端不愧矣。逸老也。何時一奉大宅，少慰龜信，不勝翬翬之懷。胡銓與劉世臣書

夢中正不識路，忽報翰及，鍾雲江月，如對春溫。凌約言致友書

新暑灼人，賴青萃之末少浣之，得手教，又清涼臺雪飛矣。陳繼儒答項明父書

梅雨兼旬，枯坐小堂，寂如老衲。涓人忽報華函至，空谷聞音，蛩然喜矣。秦鳳樓與凌稚哲書

靈書

緬想故人，宛其如昨。雲翰高墜，若挹丰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論？汪南溟與彭且陽書  
得佳詞，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蠻煙瘴雨中，空谷足音不可得。況大君子之好音下墜耶？楊愼答李中

### 過臨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宜見擯棄，不與爲齒。閣下無一日之雅，惠然見過，開懷論議，與平居交游之舊者無少異。閣下真篤於義者。顧某無以承厚意，唯欽仰令德而已。尹洙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

海州窮獨，見人卽善。況君佳士。蘇軾與文之秀才書

湖上幽棲，辱足下孤槎問渡，把卮酒而樂之。白雪放歌，青燈作賦，雲深鼓角，霜落蒹葭，奇語一出，夜色難收矣。宗臣與潘子欽書

溪上結廬，頻辱進艇，對落花之繽紛，坐明月而嘆息。宗臣與陸長庚書

公老矣，猶能時時過我。溪上採蓮賦詩，歲暮別公，公不忍去我，又冒雪而馳淮。淮波蕩蕩，比之公情淺小矣。宗臣報趙山人書

枉革聲於敝止，得挹芝顏，仰驚明月。王穉登與友書

流泉滿衣，流波滿車，主人沐如，從者浴如，而過臨，僕僕何以堪此？王穉登復陳黃門書

閉戶荒郊，親惟雲鳥，忽荷清風拂拂，苔蘚一新，豈獨神情開滌？王偉與友書

鄂渚寒宵，酒卮茗椀，良晤真出意外。陳雲浦與應巽山書

### 詩文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卽是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庾信謝滕王集序啓

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以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鵠，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庾信謝滕王集序啓

青宮愛子，曾傳如意之銘，朱邸親王，夙擅屏風之作。十層胡紛，解染妍詞，百卷蠻箋，工書豔曲。錦褉與



蟬螿並亂，金筒共麝月同飄。某深媿陳琳，幸逢劉向，賚來蝌蚪，疑焚辟惡之香，躍出瓊隅，似被若亡之穀。光同不夜，體比宜春。假令司馬爲郎，還通邛麩，若使仲容追婢，定是鮮卑。陳維嶽謝劉王孫示西洋諸器詩啓

辱札，見貽所撰龍經一編，搖精眩目，動魄驚魂，隱鱗爪於毫端，鬱風雲於楮末。雖逢其睡，尙可駭莊，卽令非真，猶能走葉。自非窮學柱下，辯析談天，豈有不持燒燕，忽見珠飛，無待攀髯，得解弓墮。流連數過，傳誦一時。是知褚生龜莢，不足喻此驚奇，寧戚牛經，無以方其怪譎。陸繁昭謝王丹麓惠龍經啓

辱教，見歸先子遺文三篇，伸函啓櫝，儼接儀形，相質披文，如聞歎息，鑽仰之餘，涕零雨面。某生愧伯魚，早失趨庭之訓，并慙馬服，不能讀父之書。自非情深宿草，誼切焚芝，載在綈緇，寶茲琬琰，將何式光家乘，輝映全編？昔者孝標報秣陵之札，未聞收錄，其文子桓集應劉之作，又不歸之其子。先賢復生，負慙斯舉，此身未歿，尙誦餘恩。謹啓。陸繁昭謝柴夫子啓

### 書畫

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旣備善，雙鈎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負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魏文帝答劉備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楷桐鉤，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梁簡文帝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卽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曾觀，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梁元帝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

昔荆浩善繪山水，謂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採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吾兄其人矣。蒙賜佳筴，奉作家珍，但慮妙畫通靈，終當飛去耳！汪淇東吳倚觀書

仰紆椽筆，俯賜楹題，遙蒙七字之褒，愧荷百朋之錫。廣森問奇有志，鴛鴦十回，執轡無因，龍門萬丈。輒用裝之玳瑁，軸以琉璃，馳賞墨林，重齊紈之價，懸輝堊壁，知蜀素之珍。謹謝：孔廣森上父執梁山舟侍講札

昨山尊札來，忽頒畫扇，知其藉君點染，助我清涼。草閣三間，江村幾樹，荷花招手，片月已生，鷗鳥狎人，停雲不去。進田家之老瓦，鋤竹下之長鞭，得趣彌新，棲毫自古。被清颺於塵面，通秋諾於歸心，以當招隱之詩，可尋遂初之賦。敢拜嘉貺，如禮導師。吳錫麒謝宋芝山同年爲畫江村消暑扇頭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水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嗜致贈，纔屬友人，萬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琉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梁元帝謝東宮賜白牙鑲管筆啓

煙磨青石，已賤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臥織成之金篋，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

管城子，渭川名族，非湘妃不足配。夜深燈熒，據梧獨坐，月上虛窗，輕風動籟，將無環珮歸來，湘靈鼓瑟，入我夢思乎！王澤謝友贈湘妃筆牀書

求墨於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宋祖謙與陳伯璣書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殉葬者，今贈子，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於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於筆墨間，不暇避矣。宋祖謙與張子京書

得來信，惠硃一兩，遂使玉冊騰輝，瑤函變色。管城幾戶，盡列紅粧，硯田一區，俄成丹竈。錯綜字裏，分明洞口之花，點次行間，多少夜來之淚。何知仰報，但有赤心，欲驗餘慙，尙留頰面。陸繁昭謝惠硃啓

食品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莖。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謝朓謝隨王賜紫梨啓

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梁簡文帝謝敕賜長生米啓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梁簡文帝謝東宮賜柿啓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見者也。沈約爲柳世隆謝賜樂遊胡桃啓

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鷓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遘迕。復等受釐，預頌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劉孝綽謝安成王賽祭孤石廟胙肉啓

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鮮茗八種，氣苾新城，味芳雲杜。江潭抽節，邁昌荇之珍。壇場擢翹，越蒼精之美。羞

非繩束，野麝寔以雪之驢，鮓異陶瓶，河鯉操如瓊之祭。茗同食缺，酢類望甘，免千里宿春，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劉孝綽謝晉安王餽米酒等啓

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於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鬪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塗，仰申私飲，未闕鼻恥，已觀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眊，立覲山高。愈疾消憂，于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酌酌之中，猶知銘荷。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游獵，李廣之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臘人，形圖三事之重，影入九仙之鏡。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約，子爲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永羞，莫敢相輩。劉孝威謝東宮賚藕啓

勇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漢篋，賜廣魏奩，妃女數而僅通，算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士希逢。劉孝威謝賚林檎啓

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漓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

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洮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生爲侶。庾肩吾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上林紫水，雜蒹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贖百味，來薦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合露蒲桃，慚其不餽。庾肩吾謝賚菱啓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黏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庾肩吾謝賚朱櫻啓

查或火成，鑽以爲屑。柰稱煎用，曝而成糗。未若北燕巨實，用奪榮枯。南國脯山，翻慙齒決。承恩踴躍，對聞喜之河。念報屏營，問知來之鳥。庾肩吾謝東宮賚栗啓

形均綠竹，詎掃山壇。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踰紫柰，用兼芳菊。方爲口實，永以蠲痼。庾肩吾謝賚檳榔啓

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稊，既集四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鷲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飯。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庾信謝趙王賚米啓

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鰭夜觸，翼似青鸞，沉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鮓，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庾信謝趙王賚乾魚啓

夏翟秋飛，江輦春澗，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廚，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庾信謝趙王賚雉啓

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闌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唯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庾信謝滕王賚豬啓

使至，得所進枇杷子，良深慰悅，嘉果珍味，獨冠時新，但川路旣遙，無勞更送，今者梅炎藻夏，麥氣迎秋，香飄蘭坂之風，鏡轉桂巖之月，爲善之暇，想足怡神，延望白雲，深載離緒，聊疏綠字，此不多申。唐高宗枇杷子帖

晝寢乍興，輞飢正甚，忽蒙簡翰，猥賜盤飧，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實謂珍羞，充腹之餘，銘肌載切，謹修狀陳謝，伏惟鑒察，謹狀。楊凝式韭花帖

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旣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

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蘇軾與循守周文之書

儻僂事再拜，嬾陳河鼓之文，籠絡送八珍，忽遂侯鯖之品。儼昭隆意，庸紀佳時，駢羅列篋之登，珍重一忱之感。蹒跚吏隱，移牀但看於蛛絲，赫奕王封，飛絳佇占於鵲喜。趙孟堅七夕謝文園饋節餽

深谷少便，無繇數相問，得書良慰。龍井揀芽，渴吻所須，麩靈泉，燃瓦鑪，小沸長啜，神飄飄便欲仙去。侯鯖禁鬱，都不屑斷齧矣。許相卿與壻徐仲年舉人書

夏間幸得一挹丰神，自此屢興企慕，山川間之，莫遂瞻仰，如何如何！繼惠鱗臘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煮茗，急發封緘，並一咀嚼，鬪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興安道之懷。儻便鼓楫，想當握手數朝，豈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徐渭與呂君書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挪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徐渭答友書

謁天竺先生還，衣上白雲猶冉冉。乃拜新粟之貺，紅葉作薪，青蔬充饌，人天香供，無以易此。王穉登答



十年夢想虎邱茶，如想高人韻士，千里寄至，發瓶喜躍。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飯笑語，不足方此愉快。  
袁宗道答江綠蘿書

小雪後二日，陰雨霏霏，病榻苦寒也。而忽有陽和之氣，自天而下，驚問，則台臺午餽臨焉。隣六花之候，而拜五絲之貺，至人冬爨鼎而夏造冰，於今見之。抑閩苑日長，故春秋八千，則今雖寒律，從仙家視之，安知非尙蹋草嬉舟之日哉？大貺藉手，轉申蒲觴之薦，神憶梅熟，心與雁飛。蔡復一答溫青霞侍郎書

沽酒以遲陶令，既甚非謂，而必使陶令攢眉，亦甚非情。莫如惠之以秫，俾其苦饑則以煮糜，耽醉則以釀酒，寧不甚善？只此則愍公之過於遠公多矣。吾嘗謂淵明爲晉徵士，翛然絕塵，固自千古。吾獨怪其飲王弘之酒，若徐子滄桑二十八年，未嘗霑世味一滴，是不特愍公之過於遠公，卽徐子亦過於淵明也。昨承惠秫，書此爲謝，并博一笑。徐枋與懸壘上人書

武林接席，序易涼秋，元亮懷人，與雲俱遠。自大雅中墜，朋友道微。老年翁首振雞壇，招致羣彥，珠聯璧合，西園南皮，莫喻其盛矣。讀華撰一編，有心手相遂才法兼到之善。徵及鄙引，竊愧糠粃，知己命之，當與寄生詩同吮毫博教也。餘暑方烈，遠辱惠存，左酌雲腴，右挹大斗，此古誼安可忘？先勒謝言，未罄縷縷。曹溶與汪晉賢書

僕風月膏盲，煙花痛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卽是天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談；半七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醜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尤侗謝人

餽藥書

壓簷宿吒，產自塗林，隔膜臙脂，呼爲丹若。張騫槎到，新移海外之枝；李靖編成，夙號天漿之汁。旣可施之作枕，賦就張紘，還堪染以爲裙。詩裁武后，縣焉似瘤。旣標劉棧之名，重可論斤，亦著離斯之國。某愁同平子，渴類相如，幸沾珍果之頒，獲飽上林之味。列來筵上，纍纍不夜之珠；藏向奩中，歷歷記歌之豆。偏譏栗餌，殼冗青毛，欲鬪離支，綃籠紅肉。詎止伽藍作記，白馬寺之甜實；直牛須知，伯起曾言。安德妃之榴房多子，飲君雅意，旣我成言。陳維崧謝友人賚安石榴啓

一條風未播，誰貽范叔之綈，珂雪將零，只滅梁鴻之竈。畫從馬援，豈足療饑，嚼自欒巴，何由取醉。食惟一溢，年年貸向監河，量減三升，夜夜酤從蜀肆。乃者辱憐巨朔之饑，狠念寬饒之醒，春成精鑿，與綠蟻以借來，刈自瑯琊，並玉蛆而俱至。除芒紅稻，聚來作城郭之形，壓榨金漿，釀就得雲霞之氣。況頒擣炭，用代燃薪，貯之寶鴨，鳥無事於避風，刻作紅獅，鶴奚爲而訝雪。陳維崧謝吳伯成明府賚酒米并炭啓

移人就蟹，一人之享，移蟹就人，舉家之餐，我知今夕通遲兩兒，都學黽拱手，祝陶世兄早得中書矣。且韻怕重複，句貴單行，鴨不隨來，尤見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之妙。且使老饕引領，留有餘不盡之思。唐宮人上官婉兒評沈宋詩，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結，擢爲第一。世兄以蟹爲明月，以鴨爲夜珠，將來世兄廷試，亦必第一。且螃蟹雖見海龍王，亦是一味橫行，世兄將來以文才橫行天下，卽以今日之蟹爲之兆也。袁枚答陶怡雲送蟹書

承惠江珧柱一器。丁沽俊味，甲族珍滋，未經北客之嘗來，先借東風而送到。漉之活火，配以醇醪，玉脫釵輕，雪融齒豔。例涪翁之韻格，詎美羊腔，證坡老之清談，足方荔品。令宿醒而俱醒，驗食指而猶搖，口腹殊饜，漫論加恩之簿，江湖在望，彌催挂席之思。吳錫麒謝查小山比部惠江珧柱啓

蒙惠熊掌二枚。蛙莫爭肥，魚難比美，臆經撲後，獵火青回，痕認舐餘，糟香紅透。駢蕃下錫，竟同雞膳之雙，馨逸自成，不羨鵝生之四。某學慚豹略，詎敢批胸，相不虎頭，徒能食肉。望仙游之路，導引無方，誦招隱之詩，蟄藏有願。乃承嘉惠，得味珍滋，靜想英姿，木落空山之地，動占食指，筠香小雪之天。欲喜從心，夢猶戴德。吳錫麒謝阿廣庭公相惠熊掌啓

食單河北，但數雞豚，鄉味江南，已過櫻笋。忽頒珍品，頓豁羈懷。金彈承筐，銀鱗出網，候雜黃梅之雨，信

過時白之風入貞觀之帖中，早高百果，來富春之江上，足破千錢。舌底嘗新，心頭感舊。閉門花下，何人雪屋之詩，引箸尊前，幾載糟邱之夢。行蹤猶滯於異地，食指忽動於今朝。願證冬心，毋忘歲晚。儻牽秋興，更佇風高，別餘味於殘牙，奏深情於短牘。嘉名可頌，不妨盧橘兼稱，芒刺何嫌，敢與海棠同恨。吳錫麒楊莊舟中謝程也園吏部惠枇杷鮑魚啓

韓江話別，正在綠楊城郭間，今又漁洋賦秋柳時矣。渴企方深，魚書忽速，得稔起居安適，快何如之！承惠再造丸，竊念衰頹已甚，原難從草木乞靈，或藉此追邪去風，將來筋骨能強，再當曲踊三百以謝。吳錫麒答徐斗垣書

### 服飾

明將軍哀憐，賜固手札，告以軍中宜鮮明，乃賜以玉躬所喜駭犀瑋瑁簪，絳紗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飾。班固與竇憲牋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頌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梁簡文帝謝敕賚貂坐褥席啓

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服，物華雉毳。名高鷲羽，綱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藩。均黑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慙。承恩輿感，不任下情。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啓

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刺可蕩舟。秦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梁元帝爲江夏王安豐謝東宮賽錦啓

茵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慙此乘蓮。九官之瑞，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梁元帝謝東宮賽花釵啓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遠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梁元帝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賽合心花釵啓

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劉孝威謝賽錦被啓

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羶，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飆結宇。吹綸愧暖，挾纈慙溫。但勤非伏寢，

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禱啓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傅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聘思比巧，猶慚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階邊細草，猶推緜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鬪分鸞。試願採薪，皆成留客。庾肩吾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值逢卷北郊，雁飛南浦，雪闌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恆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任孝恭謝裾襦啓

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川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緘。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

縑袍易足。周弘正謝東宮賜縑袍啓

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宋足鄴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庾信謝趙王賚絲布啓

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繭。青紵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零沂之舞。庾信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絲，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尙得開矜，冒廣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庾信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賚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庾信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某伏奉手誨，伏蒙相公十九兄，特以某初叨宸獎，賜及衣服段等，捧戴尊念，感激伏深。況鶴紋價重，龜甲樣新，織華不讓於齊紈，輕楚能均於魯縞。掩新蒲之秀色，奪寒兔之秋毫，莫稱頑姿，難勝縟旨。倍切肝腸之感，永爲褐襲之榮。張元晏謝衣段啓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溫，意義甚厚，執禮愈下，垂獎愈隆，甚非淺薄所能堪也。奉讀再三，感作兼抱。兒曹徵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懋修又躡居文孫之首，簸揚糠粃，殊爲慚汗。聞之申相公云：翁年踰七秩，

鬢髮如漆，精神步履，新銳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如是哉？願經綸之業，掩於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矣。承惠，謹領白粲佳繇，餘輒歸之主藏。推食飽德，挾纊懷恩，何所報？賢郎旋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張居正

答宗伯董潯陽書

雲檐降授，鮮服曲頒，既辟謝萬之寒，復稱張融之體。遂使帶繩枯槁，坐改舊容，見肘襜褕，頓更新飾。自憐袖短，每內手而知寒，彌幸裾長，尙及門之可曳。周嬰謝賚錦衣啓

黃沙磧裏，經歲經年，白髮種種矣。故人相念，寵以新詞，以禪板歌之，大破岑寂。使者傳命，特爲製靴，行將散步林藪，豈堪復侶鸕鷀耶？情重不忍卻，謝謝。曹溶答朱香巖書

七襄駘褐，桃花映水以爭鮮，萬縷紅綿，柳絮因風而乍起。產於塞外，叢編載毫彘之名，浴自盆中，陸史記內溫之號。至於日之夕矣，在旁惟一二燭奴，客且休乎，侍側只十雙毛穎。孫康則映階少雪，祇圖續命。阮膏，江淹則入夢無花，長冀乞靈鼠尾，俱珍藝苑，並豔書帷。今某東海釣魚，詎有輕肥之望，西華衣葛，敢興安燠之恩。魏毫禿盡，班生投矣而未遑，鳳脰燒殘，山鬼吹之而亦得。何來高誼，逮及羈人。綸帶捧至，豔欲凌霞，紙絮貽來，柔如疊雪。曳之沃若，布何羨於賓人，縑處卷然，紅定煩夫女手。別有深情，託諸長物。年年鑿壁，贈伊懸火之銅釘，日日鈔書，貽爾臨池之玳管。管城子脫冠以至，一架珊瑚，不夜侯秉燭而來，兩行菡萏，從此



蟹匡蠶績，頓忘范叔之寒，自茲鵝帖螢窗，益進昌黎之學。銜恩莫罄，鏤德何窮。此裁：陳維崧代友人謝送湖綿花褐選額燈檠啓

鴛鴦作匹，扶風織錦之家，蛺蝶爲羅，叢臺校服之客。今某裘類蘇秦，服來久敝，衣同到溉，著處恆穿。猥以班荆於焉贈綺，仙園獨繭，擣須新市青砧，鄴館雙絲，濯用成都粉水。訝獸罏之不煖，憎鶴氅之猶寒。遂使季路緼袍，忽現藍花之色，將見原思露肘，俄成緜葉之形。姬人裂帛，競詢何處紅蠶，嬌女挽鬢，預索此中紫鳳。陳維崧謝園次賚衣啓

卿似澹遠人，大可學道。日與儻漪清言，愈覺其儻，惜余不能爲東坡，與卿作舞裙歌扇因緣耳。昨樓頭吹雨來，體不勝秋，承紉紗衣，金針度處，定知我腰瘦幾許。香絡新奇精出，閨閣中能事畢矣。第予新病有加，心曲中別有一種清瘦處，又不在形體間也。但不識卿心大小，容得許多憐否？查望謝蕭素青書

僕聞火鼠出於窮郊，非太平不至，轉裘共於朋友，惟賢者爲能。侍郎奕世貂蟬，英年豹變，作防邊之都護，權司市於甘松。洞中機宜，克宣威德，一言得體，三軍晏眠。南夷悅而寶布來，西域通而吉光獻。白狼射罷，紅爐酒濃。立天山雪中，狂歌無偶，想洛陽城下，僵臥有人。乃以一領見貽，尺書偕至，黑比純灰之潔，輕同鶴氅而溫。僕侯本陽虛，客非陰重，蟋蟀方鳴於牀下，鷓鴣忽來自雲中。問厚往之心，一毛拔否，辱先施之德，三

英粲兮。從此立狐貉者而無慚，臥牛衣中而何泣。不憂不懼，輕冰小雪之天，半曳半披，古澗寒潭之釣。續在身而非挾，谷吹律以常暄，負曹交九尺四之身，敢云副是腰腹。遵晏子三十年之訓，直將煖過今生。袁枚詩

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 財物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城連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魏文帝又與鍾繇書

大恩賜鄴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宏。昔衛綰賜六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孫楚謝賜障日

奉惠赤角一具，及鞞鼓馬鞭。鼓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抗之於手，與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溫嶠與陶侃書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棲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殷勤，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卽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

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竺僧朗答秦主苻堅書

殿下擢藻蕙樓，暢蕤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韻。兔園掩秀，鄴水慚奇。融揖讓未工，濫升下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梢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

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梁簡文帝謝賜錢啓

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一柄。文筠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卽令象簞非貴，依依散采，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慚采，浮涼滌暑，巔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梁簡文帝謝賚扇啓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覩蟬翼。問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梁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簞書

濯龍之木，文闕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章書

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彫斯罕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梁簡文帝謝敕賚織竹火籠啓

宣詔王佛慧奉宣敕旨，垂賚碧慮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窗，慚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嘉逐恩來，聰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梁簡文帝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啓

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脊馬，震爲羣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蹠，可以追風。赤兔之騰聲，的顛之濟主，陳王有炤羈之說，班生有韁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壁，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

釋本慚遊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遂古，季緒蒙賜，卽事可傳。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

釋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頌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

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啓

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梁元帝謝東宮賜塵尾錦帔團扇等啓

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矚恩雨淚。梁邵陵王綸謝令賚馬啓

苗鋒珍鋌，利極鉤芒。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雍，孤擅穿膝之寄。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

珍窮貨貢，裂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慚漢世。少君有覲，遙羌齊寢。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

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儔。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渥之墜，實見因心。小人微賤，豈能勝報。不忘。劉孝儀謝

女出門宮賜燭啓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冰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爲嶽，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鑪生烽焰，室滿紅光，雉裘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污。劉孝威謝東宮賚炭啓

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劉孝威謝南康王饗牛啓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乍暗，廚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鈿，鵠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庾肩

吾謝東宮賚古跡啓

淺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鑄銖皆合。登臺視朔，觀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庾肩吾謝歷日啓

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樸。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

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王褒謝賚馬啓

奉教，垂賚繫驢馬，并銀釘乘具紫油織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迺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驢，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庚信謝趙王賚馬并織啓

奉教，垂賚烏驢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庚信謝滕王賚馬啓

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謹依數捧領訖。多若鑿山，積如別藏，丙科擢第，未全染於桂香，盛府從知，卻自驚於銅臭。禮於是重，富而可求，既不憂貧，惟思報德。李商隱爲桂州盧副使戲謝聘錢啓

錢若干，伏蒙仁恩，賜備行李。重非半兩，轉異五銖，子母相權，饑寒頓解，細看銅郭，徐憶牙籌。雖虞神有魯褒，便恐癖如和嶠。辦裝無闕，通刺有期，感戴之誠，不知所喻。李商隱爲同州張評事潛謝聘錢啓

伏奉榮示，兼賜及腰褥靴裁具酒筒盞杓匙筯等，捧戴感激，不知所爲。伏念仰辱恩光，嘗多遠遠，風波結懇，泉壤銜誠。始邂逅於江津，又差池於門宇。滅蒙厚賜，以重離憂。文革錦茵，終成虛飾。杯杓七筯，誰與爲歡？孤燭扁舟，寒更永夜，迴腸延首，書不盡言。李商隱謝鄆州周舍人啓

昨者不度庸陋，輒有干祈，方虞按劍之勃然，敢望夢刀之莞爾。俄領清俸，遽恤白衣，朝乏半千，夕盈五萬，豈期庸塞，忽忝遭逢。不是孟嘗，詎聽馮諼之缺，若非趙勝，那知毛遂之錐。遇既重於西河，知亦深於北海。感恩泣處，未成泉客之珠，撫己哭時，空抱荆山之玉。胡曾謝賜錢啓

遠致張雅墨絲鞋煮酒，公自食貧，何煩如此，祇增愧耳。唐坦之館穀數月，刲春鉏之股，以啗於菟，豈能久堪耶？鮮自源煩調護西歸，良不易，微公，索之枯魚之肆矣。然斯事亦難責辦於在官者，惟公尙可耳。盛暑不雨，比來體力何如？黃庭堅答史子山書

某歲前作稟字，輒致松栽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日塞破吾屋，卽乘天時遍布滿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神欣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答膚率。文天祥覆王國智書

觸暑臨存，已拜勤注，侑以儀物，沃以清談，經歲黃埃倥偬中人，灑然毛骨俱爽，孤帆西引，神飄飄與畫鷁偕逝矣。許相卿與孟涓郭一文書

春燈璀璨，不減九微，轉贈麗姬，遂與人面相映。俟足下至，當出綠樽佐之。王稊登與友書  
捐惠芳蘭，頓蘇病骨。每當涼颼衝簾，斜魄照戶，疑足下攜雜佩，葳蕤荏苒，涉湘江而來也。王稊登謝韻



台翰先施，垂以名貺。至於金距之鳥，尤爲奇特，當效紀渚子養之。但僕不能如雞窠中老人耳。陳繼儒

謝金山岳參戎書

蓮分玉井，芳襲鬚眉，平覺光霽滿襟，如坐濂溪風月。許君信謝蓮花書

裁來皎月，詠自班姬，滄得香雲，製綠丁綏。瘦骨截湘妃之竹，蟬雀分行，同心煎荷令之香，鷓鴣成片。睡茱萸之複帳，有鴨皆紅，舞翡翠之晴窗，無鸞非彩。擎俱掌上，藏並奩中。然而九華乍御，金獸先啼，四和纒烘，畫羅遙妬。維四時之代謝，故兩美之難兼。並荷蘭闈之澤，恨不同時，俱邀柘館之榮，愁難相見。今某雙承雅貺，兩藉殊頒，握彼兔華之下，驟識春道，擁於麝火之傍，旋知秋盡。無冬無夏，咸銘逾量之施，倏煖倏寒，彌切撫時之感。陳維崧謝柯翰周惠爐扇啓

奉札見貽廣香一奩，博山高峙，頓欲生雲，瑞鴨雙棲，都能吐火。當風繚繞，非因秦掾而來，入座氤氳，豈與令君俱去。始知趙后，曲承漢帝之恩，能使新人，不聞楚王之氣。僕質慚閑麗，性謝幽芬，蒙蘇合之見貽，比鬱金而尤妙。念當三讓，虛生逐臭之譏，今便拜嘉，又恐效顰之走。且慚且謝，無任惺悚。陸繁昭謝沈敬修惠香啓

中丞金枝玉葉，堯韭舜華，黃菌誕雲，帝桑捧日，心如明月，不遺小草於胸中，氣作陽春，能速百花於天

上。凡平泉之一水一石，皆會稽之遠體遠神。是以二柰霞分，三桃綺列，青寧苦竹，白馬甜榴，莫不瑞應金香，花生旌節。牡丹者，公所手植瞻園者也。絳幃初捲，黃蜂報與春知，國色將酣，青帝親爲裝束。映緋袍之色，帶露題箋，分燕寢之香，煎酥贈客。茲者移三江甘雨，爲百粵慈雲。滿地落英，攀行旌而不得，一叢深色，拂畫檻以啼紅。公不忍爲節度之芟除，又不能作沈香之遠帶，未免留連光景，倚遍闌干。枚非平虛侍郎，學惜春御史，紫雲一朵，動杜牧之清狂，金帶十圍，想魏公之風度。願封嘉樹，永拜甘棠，敬以詩呈，拚將命乞。且喜移當春日，蝶隨香以借來，但恐遷到貧家，花有知而必惱。乃蒙明公速貽尺素，別構雙株，如嫁叔姬，贈媵侍而勞兼列國，疑降王母，吹雲璈而廣集羣仙，教伴高人，較勝唐宮之貶，許親文士，還同洛如之花。枚求則得之，不負夢傳采筆，心乎愛矣，奚須雲想衣裳。愧曾子之湛蘭香，未詳鹿醢，笑武羅之種芍藥，夸說雲和。平分富貴之恩深，三嗅馨香而泣下。願爲麋鹿，銜瑤池壽木之華，看到子孫，當佛國菩提之樹。袁枚謝瞻園託大中丞

賜牡丹啓

蒙惠燭奴千挺，使老人悠悠長夜，有室內之明，無瞑臣之苦。可謂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矣。感謝之私，絳蠟分明，亦知此意。聞有皖江辦案之行，此是于公決獄，素有賢名，故有醫門多疾之累。然明府自是炤天蠟燭，光察覆盆，賜以片言，自當立決。僕黃山之遊，在清和時節，爾時駕或回署，竟得留髡翦燭，亦未可知。

袁枚與和州刺史倪春巖書

使來，收到惠銀三十兩，謹謝。生無食肉相，不能從貴人遊，惟酒泉郡時縈寤寐耳。今得此，又足了數月麴糵事矣，快何如之！吳錫麒謝諸搗堂書

某啓：伴來，承賚賜書團扇。篋笥親啓，映冰雪之齊紈，機杼同功，儷玲瓏之楚竹。輕羅徐動，七寶迎風，巧樣新成，重輪學月。重以靈芬名篇，咫進妙迹，繁霜搖落，如瞻伯英之書，秋山嵯峨，獲晤元常之體。龍遊尺蠖，驚並連城。正使滌暑簾櫳，遂忘六月，浮涼襟袖，便似三秋。南皮之遊，無取沈冰之李，流火之節，靡貴巾綵之瓜。載揚仁風，勝挹清露。龍伸螭屈，永護叢山之珍，析縷海檀，愧獻晉安之啓。胡念修謝姚彥侍方伯賚團扇啓

使來，渥拜朱提之賜。誼溢倫表，望踰分外，僵臥蹶起，痼疾頓蘇。炊煙驟生，鄰家疑爲增竈，酒券畢了，市保訝其黠金。執事清絕朝流，秩懸班品，卿奉未給，內直須供，婁聞質貂之言，頗書乞脯之帖。迺復垂念相如之渴，竟傾隱之之泉，事出過情，益用鏤臆。慈銘質等蒲柳，材謝籛條，莫效技於下風，徒仰飲於清露。閉門有恃，補屋何愁，碎疊慚顏，汗浹悚夢。謹修狀陳謝不宣。李慈銘謝潘伯寅侍郎饋銀啓

雜類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綯，有兼玩實。輕踰雪羽，絜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况復動製聖衷，垂言炯式。載摹聽視，戒範樞機。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

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罩睥周，笱竿尼旦。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太山而小天下。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孝逸生於爭戰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戾。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當鄙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鑒。枉高車以載駮，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二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重，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亭。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且暮卻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慚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王貞謝齊王索文集啓

鄉有達尊，獲在嫡孫之行，我生初度，誤蒙大老之知。庭實駢羅，使華驚見。恭惟某官，世間活佛，天上壽星。葉萬戶如張子房，而壽考遠甚；頷諸孫似郭中令，而精神過之。尙憐蒲柳之新姿，分以松椿之餘福。既受賜矣，細吟香山三十六之詩，何以報之；還祝崆峒千二百之壽。文天祥答朱約山賀生日啓

恭惟老父母政與日新，道隨時長，惠澤並春膏同潤，和衷偕化日俱融。鶉衣鵠食，人人歌有闡陽春；菹雪蘆煙，處處荷無私雨露。赤紱映棠陰之化，南國政成，彩幡占花信之風。東郊氣轉，身直履端而受祉；時臨開泰以發祥。嘉平尺雪，爲茂宰而兆三登；元日重輪，向琴臺而呈五色。乃河潤獲分於九里，春光先漏於向陽。城隅陋巷，迎騎鼎而生輝；爐畔寒灰，對羊斟而發暖。恩斯厚矣，感何如之！肅勒蕪棧，恭申謝悃。臨楮可勝瞻遡。錢謙益答吳江縣葉翼雲啓

山中草木，幸脫餘生，晚歲桑榆，已爲長物。燭武抱無能之憾，師丹招多忘之譏。隨例稱觴，撫心自媿。深荷老姊丈惠顧殷勤，翰章重疊，遂令長筵生色，兒女忭舞。當賤誕之日，佳貺賁臨。故知吉人記存，卽是慈光加被，可以招邀餘慶，敵退災星矣。拜嘉之餘，惟有銘勒。錢謙益答修思遠啓

觴薦流霞，不慕青田之核，盤行擗脯，自輕黃臠之珍。某躋濟玳筵，從容綺席，應同王子奏琅璈之音，有似曾孫與幔亭之會。身登雲日，非假阿瓊之方，壽極乾坤，還效君山之頌。周嬰謝生日宴啓

西華葛帳，時軫至心，東澗草廬，亦資法惠。每自拊分，何福臻茲，感與愧并，愧浮於感。至於弘期過獎，則

又沒齒佩之，而勉思自策，以副尊慈耳。主臣主臣。徐枋致華山和尙藥翁書

游絲千尺下，側耳鳴鶯，正作雙柑之想。忽浮大斗，饜腹遽充，宛轉彩雲，不識阿誰扶去。敬修謝楮，不盡

銜惊。魏較與友書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宋懋澄簡袁先生

書

朔風走馬，塵土滿面。忽逢臨邛故人，解驂適館，坐之胡牀，澆以名酒，兼以文生秀慧，翰墨之氣，蕩人懷抱，是何感劉阮飽胡麻之飯，張騫泛星漢之槎也。恨以驛使頻繁，不欲久停安邑，以費芻蕘，縷縷之懷，當於

卷畫溪頭，再圖傾倒耳。胡介與魏縣書

長安十丈塵中，每過元亭，輒有高山大澤之氣。入座披對，古心古貌，使人自親，不見君子，幾不信人間功名得意中有如許人物也。辱君子下交，忘年忘分，有布衣昆弟之雅，此意尤今人所不一二見也。康生南下，再辱惠書，兼拜遠贈。昔人云：『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先生義深縞紵若此，心勒之矣。胡介致楊猶

龍學士書

偶相過耳，特爲脯鹿留住。然酒美乃過於脯，清言之樂，又過於酒。歸而芬芳在口，滋味在心。追念南屏藕花，去年爲魚龍所嚼，竟零落殆盡，今年或竟不復花也。毛先舒與李東琪書

日前過訪尊齋，樓臺近水，風月宜人。卜夜開筵，有花解語，一觴一詠，足暢幽情。醉後乘潮而返，涼波徐興，江月欲墮，凌寒鼓櫂，殊勞舟人。歸時已漏下四鼓矣。酒醒夢覺，醉飽銘心，自笑菜園踏破也。夏秋兩過名園，啖荔觀荷，追陪雅會，屢擬修函陳謝，賦詩寄懷，而時逐塵緣，尙賒吟興。儻拙思可索，容再錄呈，無煩擊鉢催也。問梅花之消息，佇想佳蹤，看修竹之平安，還期後會。臨穎神遡，不盡欲言，順承動靜不宜。梁國瑚寄潘德興書

太史公之下視牛馬走，不啻雲泥矣。而下濟之懷，每以蘭譜爲念，車笠同觀，年臺真古人之誼也。塵誨殷切，張盛筵而飛羽觴，飽乎仁義，炎暑中竟披滿座之清涼。度嶺而西，車馬勞勞，不覺屢回首於新安江上之數峰耳。來集之致姚霞激太史書

## 聚散類

### 迎餞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落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某奕爭梟。孔融遣問郗原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承入東禮拜，用深傾仰。昔潘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縱金飛旆，汎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爲盛德，未有選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心讚歎，無以譬說。僕夙疾增瘵，蹇廢蓬門，不獲執離，彌深傾懣。願敬助，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王筠與長沙王別書

一書  
吁！舍我而南，若折兩翼。時歲律寒甚，天風若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電，舉目四顧，霜天崢嶸。李白送權十

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李白送魏四書

碧峰巉巖，出於柏梢，如虎牙夾天而立。加以白日欲落，掛在巖半，橫照灘水，日帶微明，揮袂於茲，恨無

崑山片玉以相贈。任華送李秀才書

嗟乎！蒼梧之片雲，隨風東西，片雲如是，孤客亦如是。滄波遠天，混和暮色，孤舟一去，曷日而旋？任華又

送李秀才書



江亭暮天，勿辭一醉。醉後解纜，則月照滄海，猿啼碧山，其奈爾何！任華送魏七秀才書

子出入燕宋，與白雲爲伍，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況小別乎？獨孤及送李太白書

將刀割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爲家？何水不可以泛舟？我送朱兄，浮於亂流，主明不在諫，故臣有汗漫之游。顧況送朱拾遺書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陁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蘇軾與趙德麟書

聞欲挹紫陽之秀，鄭練溪之清。吟屐既來，當孥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俟。程敏政東劉振之書

出耳。盛鑄東鄭叔子書

計足下至成都，芙蓉花正開，恍然在錦城中行色。祖餞一樽，聊壯行色。且問足下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乎？抑亦待岷山上子規啼也？候之望之。吳應秋餞李勉心往蜀書

今日本擬過訪，而涼雨紛如，有阻屐齒。惟聞吉行在邇，三月之別，正不可不盡歡。鯨魚鮓鱸，敢效顯

父餞行之禮。謹擬於十八日奉候騶從辱臨，不勝欣幸之至。吳錫麒又簡李味莊書

### 惜別

#### 已別

分袂時，睹兄悲惋，乃知千古河梁，尙爲鹵莽。弟雖勉強作夷然態，過舟便不能禁，斜陽在衣，與影相弔，涼涼踴踴，幾若鬼趣。王世貞與王元馭閣老書

騎而追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下衛河，飽帆張風，鳴榔瀉流，不旬日而抵燕，爲足下成五詩，可自玩也。王世貞與盧次樞書

別日抵潞河，已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鼓，前後應答，楊柳蒹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者自適，退而愴焉，知己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醑，誰行賞此？開中臆記兄白簡，息而誦之，不覺商飈颯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丈夫得志，要令盾鼻上磨墨，奈何齷齪效吳子輩爲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爲兄一掃。軍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沈幾，萬勿輕動。僕非能知此者，於兄效骨肉之愛耳。王世貞與袁抑之書

三君祖道，握手涕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愴然矣。舟中拜長歌之賜，更取十絕讀之，色驕行者，亡論萬鎰，伐鼓揚舲於柳色蒹葭中，網鮮傾醇，其樂何限。第念豪傑，海內能幾。半載之內，去者茂奉、公實，併僕爲三子，與復有分司之章，于鱗儻遂褰帷之請，足下能不落莫耶？上下百千年，南北萬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足下幸自愛，勿遂爲世網困也。王世貞致宗子相書

劉燭雄談，引杯款語，夢想都爲佳境。別來音問遂杳，夜鼓晨鐘，總是愁人擔子。虞邦譽與陳仲倩書

往與足下醉西泠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峰泖，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耶？再別吳王試劍石下，與大帝陵口之別，覺微不同。陵口之別，握手踟躕，數視日影，河梁之義，足爲千秋淒涼。姑蘇之別，追隨竟日，撒手卽行，差近草草。然僕以爲草草之別，深於踟躕。何也？畏別也，所畏者別小遲則生情生恨，益不可任。故忍而斷之，一麾輒往。然而別後之恨，又何可言。文通多情人，黯然銷魂四字，描寫真若畫。君家元量當已行，八行計已達久，所幸有偕計之期，把握非遠，所不知此時僕尙在春明門否？臨書惘然，不盡。屠隆與陸君策書

弟屈指生平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卽弟亦不知所以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令人腸痛。袁宏道與王子聲書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筭相寄，固不寂寥。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爲聚也。黃虞龍別蘇何蘇書

踏月蘆溝，猶記笑語，馬首南來，山雲竹樹，風沙煙鳥，都足牽人愁悶。王調寄友書

把袂河梁，刺刺正難分去，風引孤帆，蘭橈迅舉，蒹葭簫鼓中，便成千里。涕泗涓涓，與江流爭漲，桃花潭水，弗言深矣。劉太受與戴君廉書

弟將滿船別恨，載過江南。不知馬上行人，亦有一聯離愁搔首嘆西風無也。吳應秋與范貞字書

僕明日解纜矣。江月孤舟，增我離思。前路山川奇勝，當盡寫以贈君。諸君徜徉酣暢時，輒喚心陽山人，僕雖千里，且神來也。使者言旋，北望彌愴。陳心陽報友解纜帖

發舟在旦暮，期明春爲吳陵遊，湖田幾輻，春雨半犁，作十日平原也。旅懷詩淒婉幽宕，入人甚深，攜歸湖上，與寒流古木相贈答，亦可自傲其不貧耶。梁以樟答鄂孝威書

識芝字，讀鴻章，知王郎不長貧賤也。惜滯留三日，不得作竟日談，以此爲歉耳。雅脫不敢自外，拜嘉祇有心銘，卽刻解纜矣。清光漸遠，引睇殊勞，想道翁同此耿耿也。周亮工報王丹麓書

道人歸矣，僕將一帆兩橈，去八千里外，遷謫之苦，了不介意。獨念羅浮山下，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桃榔圍，而迴首北望，其何以爲情？丘象升與容道人書

千里之畿，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淒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弟八上燕京，歎數奇而嗟遇齋，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於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寞，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於燕者，其爲我序之。李盤與張爾唯書

僕在閩八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歸客。諸同人賦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詢開仲，知足下微恙，不能出郭。足下卽恙，度別僕尤當扶掖至，足下其有難於臨歧者乎？開仲爲予言：足下無所關，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劍，性命以之者，命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掛，離索倍增，晚楓堆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鏗輅。衆客既去，獨存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騷意筑音，淒然滿耳，益深僕并州之感。足下其善於別僕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周圻與陳龍季書

蒙委尊公先生壽言，構成奉教，第持布鼓而過雷門，有不失笑者幾希。擬於二十一日解維，不及過別。昨宵快集，卽如傾倒河橋，望見秋柳蕭疎，無心攀折，使蘇公堤他日高枝，尙識故人顏色耳。謝樞齡答王丹

篋書

### 久別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謝安與支遁書

得書，知便遠追疏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終棹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然久之。任昉爲昭明太子答何胤書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崔瞻遺李襲書

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墜，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於衆多之口，所以楊朱徘徊於歧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躁殊矣。賈賓王答員半千書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顏真卿寒食帖

橫襟者未幾，便買舟西去，吳宮花草中人，遽作秋江黃蘆中客，必須痛飲百壺。盛鑄別孫孝培書

一片熱心，都被布帆捲去，能不作有情癡？誦「河橋風雨夜篷推」之句，更添得幾行淚耳。虞邦譽與

孫玉繩書

孤帆遠引，回首故人，渺在雲外，不知莫愁湖上，能消幾多愁也。虞邦譽與孫玉繩書

何處別君典也，竹枝無伴，慘殺數聲啼鳥，鼓角月明，簷馬風咽，足下誰與爲歡？五湖煙霞，將無淒淡，居

隆與馮開之書

公渡河而西，某佇立瞻望，至旌旗縹緲，遙盡天末，乃返吟灑之亭，愴然不能執筆。計公則慷慨大義而

已，安有是耶？劉元瑞與喬白巖書

沿河煙柳，尙帶臨歧淚痕，歸來每日凝眸，恨不得倩巨靈手，推倒西山也。洪五明與秦贊可書

劍裝東轅，交臂遠別，君不可留，我不可往，長路悠悠，愁心莫寫，奈何奈何！江朝賓東項明父書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己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摧，

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敝，整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

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蔡復一與孫玉陽楚撫書

貴筑蕭寺，破座高談，策馬郊別，而絳騶已遠。惟恨無情轡，遮吾望眼，不啻劉豫州之伐樹望元直也。諸兄弟奎聯壁合，俱在紅雲高處。獨弟孤掌單絲，側身夜郎，呼拜隨人，撫髀泣下。陳龍巖與程石門書

獲瞻紫氣，遽賦白駒。言念尊酒徘徊，河梁把袂，愧繁維之不得，期投轄之無從，方捉手不忍言別。豈意渭北暮雲，屢更晨夕，江東春樹，每徧濃陰。雖相訂有千里期，而不免作數日惡。別之感人，何如是之不可解也！陸鴻勳與蔡龍文書

人生最難爲情者，莫如離別之際。故驪駒之歌，陽關之唱，折柳之贈，古人於此，每不勝其留連。今足下行矣，所遇山川風物，知必盡收入奚囊。乃此中有勞勞亭，李青蓮所謂天下傷心處也。過之而漠然不動者，豈人情也哉？試從長干門外，望見莫愁湖，聽隱隱歌聲，卽旅客之淒涼，亦稍解耳。周綽送鄒松將之江南書

足下一去，湖山無色矣。弟每至湖上，兩峰黯黯如雨，西子溟濛作捧心態，一似別情無限。足下詩云：『初乘小艇尋生面，再到高峰識舊顏。』足下不來，生面誰開？來則舊顏猶在也。勿狎昵南湖，竟來唐突西子。

范大夫，楚人也，儻飛書誚讓，足下何辭以復？查望寄汪友熊書



# 哀樂類

## 慶祝

### 得官

學士位以才昇，官由德舉，光揚中旨，潤飾洪猷，允謂當仁，果從真拜。墨丸赤管，豈滯於南宮，黃紙紫泥，聊過於禁掖。鳳池甚邇，雞樹非遙，副此具瞻，當在後命。某燒烽邊郡，題鼓軍門，仰鸞鶴於煙霄，空悲路阻，願蠨蝥於介冑，尙恨形留。拜賀未期，欽戀無喻。李商隱爲濮陽公賀丁學士啓

伏計上軍已有行日，諸將并受嚴期，是賈復先登之秋，乃樊噲橫行之日。弓聲破漠，劍氣凌雲，但恐犬羊不足以當誅鋤，鐘鼎不足以銘功業。李商隱爲滎陽公賀太尉王司徒啓

恭聞孚號，崇獎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旣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旣崇，公袞之歸豈晚。某舊蒙識拔，尙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王安石賀留守王太尉啓

伏觀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枉者更直，則成混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尙竊榮祿，以承流而日效，知馳驅之所歸。王安石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漢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悃悃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蘇軾賀林待制啓

### 生子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硯一枚送上，須是讀書時弄，知似太早，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耳。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蘇軾與徐得之書

讀書而中進士，懷孕而育男兒，此一事難者自難，易者自易。初意若不可解，既而知造物無私，數當前

定，事各有候，不可強也。雖然，易者不知樂，而難者始足喜。先生捷南宮於早歲，而產英物於晚年，卽蕭然四壁，豈不勝於三九大老紫綬貂冠也哉！他日綵服而讀父書，一人兼九經之授，在轉盼間耳。況明珠可雙，珠樹可二，薛鳳荀龍，亦非僅事，一易則無所不易，此弟今日賀先生之意耳。徐士俊賀黃九煙書

天之報善人也，欲與人以可信。然天之報善人也，更欲示人以可疑，疑疑信信，正在有意無意間。如我先生，成名進士，擅文章，雖立朝無幾時，而聲譽殊美。乃年踰知命，尙艱子嗣，弟之所素信者，至此正不能無所疑耳。頃承手教，特示弟玉燕投來，天麟送至，始知藍田有種，天之所以於人以可疑者，正欲示人以可信也。比之十六生兒則太遲，較之八十育娃則已早。將見克昌厥後，猶及含飴弄孫，聊具芹儀，載歌桂子不既。

汪淇賀黃九煙書

比聞佳兆夢熊，彩旗天下，犀錢玉果，良會如何，萬事已足，尤爲吾兄額手稱慶矣。王嗣槐寄天雄友人書

得手書，知天上石麟，已和彩雲一片，飛墜君家矣。想接武而起者，尙未有艾，肯堂肯構，不患無人，特患弄麈書，笑破阿翁口耳。尊作謹依韻奉和，他日返里，願乃郎頭角崢嶸，尙須償我湯餅債也。堂上二老人想益康健，含飴弄孫，樂何如之。吳錫麒與項秋子書

### 介壽

歲輪在壬，孟春之吉，爲翁八十周曆之辰。而總其歲紀，則當陽德九九之數。夫壽考畀於賢人，此作我後生之成規也。天其殆有意乎。某得不與邑人共慶之。乃遠拘職守，兼屬憂疾相仍，不能從賓戚並致頌祝，愧罪復何可言！敬因小兒還歸，特奉狀布不敏。若夫介茲繁祉，黃髮難老，此理效有必然者，無待占衛生之經矣。尹臺與甘蓮翁書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強半，視尙父與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步履強健。蓋天祐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煙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慮大老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壽筵宏啓，不得偕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張居正上師相徐存齋書

南極光浮，結爲台履，當探海屋之籌，以慶岡陵，不腆之儀，聊當麟脯。王穉登賀友壽書

彤霞在天，海月甚麗，盡快老人星現也。把酒歌白雲謠，因風而寄曼聲，以當堂下珠履，菲儀馳賀。屠隆

賀李之父母壽書

恭惟老世翁，尾箕閒氣，文武全才，箕疇之五福渾圓，華封之三祝攸備。不肖交同管鮑，誼重貢王，謹稱祝嘏之詞，遠致岡陵之頌。江南臘破，一枝傳庾嶺之香，嶺表春回，萬里入羅浮之夢。遙飛一盞，我姑酌彼黃金盞，燕及三終，何以報之青玉案。諸惟鑒念，不盡馳企。錢謙益賀李秀東壽啓

得足下手教，一年將盡之夕也。老兵貧道，雖無他冗，而冗實甚，冗稍定，孤燈短榻，萬感填心。念尊先生壽期近，稍遲必不及，竟不成寐，枕上默成壽尊先生文，晨起了元旦一切事，始落筆，次日始書屏，三日始爲詩，四日早卽遣使。詩文皆不足重，白頭老翁，元旦從被中啣啣，徹曉不寐，次日大雪，呵凍作字，手足皆僵。元旦例當謁見賓客，一切罷之，凡四日始了。其意欲急壽尊先生，無誤壽尊先生。詩與文皆不足重，此念或可存耳。周亮工東汪舟次書

恭逢周甲，人天爭祝，方且山不藏珍，海不匿寶，而窮道人乃僅以一畫一字，仰祝遐齡，豈非近時一怪事？然向讀東坡怪石供云：禪師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則弟之一字一畫，獻之知識之前，又自祁道人始矣。祁駿佳壽啓和尚書

老伯華誕，愚兄弟擬買舟稱祝。迫以俗累，無術驅除，視一帶水，如萬里岷峨，遠且南極。願神山海屋，窟

宅羣仙，原非碌碌儔輩，遽易登躋，惟仰止樓臺遙拜而已。陸鴻圖與蔡龍文書

恭聞孟冬元日，太夫人古稀筵壽，世講合兩淮之觴咏，慶七秩之慈雲，爲華袞作斑衣，集雲璈爲仙曲，喜可知也。枚叻在猶子之班，合作躋堂之客，緣牽俗事，未遂摳衣，身偃偃以未行，心依依而未已。伏念家慈九十，已爲壽母之先聲，將見同享百年，傳作兩家之佳話。望隔江之山色，遙捧霞觴，分席上之蟠桃，有輸青鳥。儻籌添以後至者爲佳，則錄外雲仙，將偷閒而補到，先遣家奴，小申敬意。戴記曰：君子不以菲廢禮。其斯之謂歟。袁枚爲張東臯太夫人祝壽啓

歸田二十年，而始見懸車之歲，爲林泉老輩，作風月福人，豈非極神仙樂事哉？弟以支離之疾，不良於行，未克與衆仙羽奏霞觴，同唱霓裳之曲，敢陳小詩四章，比之里樂，聊以佐老壽星唱劇，何如？吳錫麒壽沈

梅村書

今年五月，爲先生八十壽辰，松身益貞，鶴壽無紀，以文介社，情所樂宣，但恐妄下一籌，徒惹大笑。儻塞上黃山外，能再將游跡示知一二，傳作翰林院詞頭，庶不致依樣畫葫蘆耳。榴紅蒲綠，時節非遙，先此祝延，餘容面頤。吳錫麒寄尤水村書

## 賀節

伏以律中太簇，月貞孟陬，迎祥既積於元正，善祝方資於難老。伏惟相公金相轉瑩，玉德踰資，小甘茂之十官，倅叔敖之三相。使巖廊之上，永作吾家，埏埴之功，長爲己任。某方臨戎鎮，拜賀末由，攀戀禱祠，不任丹懇。伏惟鑒察。李商隱爲濮陽公上白相公杜相公崔相公馬相公鳳翔崔相公賀正啓

伏以節在一陽，慶歸三壽，君子既聞於齋戒，小人寧望於禱祈。伏惟相公芝鶴延年，松龜定命，上毗左契，下轉洪鈞，立蒿柱之前，長辭舜瑄，侍土階之側，永數堯萱。李商隱爲河東公上四相賀冬啓

伏以司雞殷朔，建虎堯辰，仙人則飲柏延齡，詞客則浮椒獻頌。伏惟相公膺茲令節，納彼嘉祥。召伯甘棠，蓋地之芳陰，更闢亞夫細柳，連天之瑞色，長新。黃滔賀正啓

伏以青陽變律，乃二儀革故之辰，獻歲開正，是四氣維新之日。伏惟僕射與春符契，觸物貞亨，迎瑞節於鳳銜，榮兼四輔，建碧幢於甌越，永保千年。凡於動植之間，長受暄和之賜。黃滔賀正第二啓

## 慰藉

不遇

得伯壽書，忻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邃。某聞邃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吾何？幸伯壽安之。尹洙與邠州通判劉几太傅書

所論家才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則在此不在彼矣。千萬開拓胸次，以天地爲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黃庭堅與元勳不佞書

往蒙惠書，至千八百言，固已嘆服才學之贍矣。繼辱嗣音，陳義甚高，而復不鄙其愚，示以程試，經學淹該，議論純正，一第猶不足道，況鄉舉乎？然其垂翅回溪，此有司不明之過也。昔曾南豐爲彌封官，讀曹方孟三子之辭，以謂宜在高選，既而皆失之。今足下之黜，猶三子之黜也。三子者不以得失置心，願以進業爲樂，足下家有哲匠，日奉詩禮之訓，其爲樂非三子可比，而又何病焉？某方祇命造朝，百冗叢并，敘謝草略，千萬自愛。周必大與歐陽邦基書

不肖如倫，投閑固當，如公磊落，乃亦鍛羽，何也？豈宦海畏途，不易以處，固豪士之通患耶？於彼雖不容，於此獲所安，諒一笑於紅塵之外矣。羅倫與某同年書



驥垂兩耳服鹽車，傭人操筆策之，笑以爲款段不若。及其霜蹄歷塊，轉盼千里，伯樂驚快，傭人更伏地嗟賞，幸足下勿自阻。徐獻忠慰友書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惋歎。茲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邁軸，賁束帛於邱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職，而不能抑公之人格，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既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張居正寄太史吳後菴書

垂碧侍誨，誼並金石，長安繫馬，芳草醉人，握手胡牀，舉白引滿，便宛然如從公武陵遊也。自公挈甕而南，遂使數月惘惘，昨奉手書，大用懽慰。我公負金馬才，暫屈於此，且得與羣豪共研大業，出而眺中嶽，俯大河，矚伊洛，仰北邙，寄之雄詞，以志偉勝，斯司馬之壯遊，而古今之極盛也。我公何戚焉？宗臣報顯純一書

里閭中諸小兒，皆非豐肉微骨，曲眉秀頸，而塗抹倚門，便自以爲閭姬夷施也。此何足以雲霧識者？足下雖飛蓬蓬其首，然自是國色，縱一時爲黃口輩所抑，終當專館娃而宮之矣。所喻某子甲者，吾數見其文，差強人意耳，不免落聞見宗，何足窺作者藩耶？海內若史公，可稱縱橫逼人，吾猶以楚子目之，豈能當桓文節制。足下無爲其所撼，天下自有英雄也。馮時可與于文學書

簡鄉書，乃漏足下名，深惜劉蕢乎。豫章之木，不飽霜霰，則其材不堅，不足柱明堂。足下一蹶，造物者霜霰之耳。足下自愛。王穉登寄友書

樵豎矇然，使孤桐被薪。要之時無中郎，疇識爨下。於是世無焦尾矣。使君得毋自悔遠山，遂不免入宮妬耶。王穉登慰友書

足下復蹶而東，按圖者之罪哉！比過春申山，下望大江，煙樹微茫，憶足下垂翅其間也。欲往從之，河無梁，黯然不能已。足下幸自慰，終當奮翼灑池耳。王穉登與朱在明書

良苦足下，霜蹄暫蹶，哀鳴不渡，自惜錦障泥耶。要之朱花赤汗，終非外廐中物，欲壓小槽，一澆壘塊。想足下胸中自無不平，弟何容唐突西子？劉汝佳寄孫子京書

鉛刀鈍兮，莫邪銛兮，命乎否耶！達人大觀，枯榮一致，操蛇有神，太行終徒。幸鼓壯心，以浣世眼。寧仕衛與友書

貴郡九華奇秀，初不入江上名山誌。巢湖亦江淮巨浸，而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寧不感憤？孫濟如

慰劉伯宗下第書

## 遭議

辱書感慰，謗讒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棋，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蘇軾答王定國書

側聞近報，公亦以地方之事負譴，此責之所不得辭者也。海口捷音，聞且羽書馳聞矣，此則功之所不可不敘者。公之譴其終釋，而賞賚之恩，褒擢之命，亦繼至矣。惟吾民之心，誠不敢以是爲公之責，然不免譴焉。公何不釋然於斯？揆公之心，又不欲以地方之禍，見己之功，然因事而功著，亦盡其力之所及而已。私念一時流輩，德學之美如公，悠悠功罪之議，豈所以施於賢者。固宦非其地，事非其事，不得不付之悠悠者耳。

王慎中與萬濬原大參書

自宋世人主假色臺諫，至其勢重而不可返，不勝不止。當其重時，其所驚擊，探若張湯、杜周之治獄，雖賢者而有所不免。及其狼狽，更以其口爲權臣之尻，而培君子。公試讀永叔、子瞻輩白簡語，能一人不受

察者乎？乃至元祐朝，宣仁尚在，而劉元城至，即與二呂、范忠宣、凡六、疏擊歐陽棐，而六稱程正叔爲五鬼，其人俱皆賢者，此何也？以在公今日何異也。王世貞致汪伯玉書

祝順通至，知足下橫被彈事，冤哉冤哉！殷司徒公有言：此老以林鳳遠遯，恐有議論，乃借一將官自解。將官猶五金器也，即破即毀，得治氏而器復成，不過一鑪錘之間耳。殷公與僕皆有書致督府，到彼或無深求，失馬塞翁，未必非福。汪道昆與吳參戎書

公乃遭吏議，悠悠之口，曷其有極！直以西山爽氣消之，武夷之雲，其狀千百，蒼狗白衣，總在斯須耳。有談明珠薏苡，是耶非耶！請以醇醪一斛醉之。王穉登與施郡守書

浮議易消，公評具在，暫淹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捉謝安之鼻，勿遽爲許由之耳也。馮琦寄黃慎軒書  
不肖輕塵弱草，萎棄自甘，不意閣浮大樹，亦爲蚍蜉撼動。先生之實心實政，真廉真才，誰不知者？昨薄遊至漁陽，三尺童子，誰不思者？豈待揭辨始明。百人種樹，一人拔之，且奈何哉？睡不至天，還從己墮，其於先生何傷？但恐自此英雄豪傑，以先生爲戒，則壇圉社稷之事，有可痛哭而長歎息者耳！王衡與蹇理庵撫臺書

客歲閱邸報，知足下以高才取忌，動遭彈射。然不知寶鏡蒙塵，增一番磨拭，即增一番皎瑩。彼彈射我

者，足下竟直以磨鏡人視之，不足責也。錢文薦與孟仲良書

咄咄怪事，瑋爲眠食不安者月餘。世議迫隘，蛇蝎一器，聚發狂鬧，正人君子，必不見螫，子瞻諸公，累見於前事矣。然困阨之中，無所不有，天佑正人，窮而愈明，諦觀往局，亦未有不獲護持而安全之者。所云如國手棋，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然國手亦已苦矣，顧翁當此際，亦惟有宏以達觀，付以宿因，庶無往而不平耳。蕭士璋與錢某書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白。禎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皮盡裂，蓋從古留犢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之議，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污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宋之續東劉肖華書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辨之以默耳。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杜濬答某公書

今人每讀人文詞，不曰班馬極觀，則曰淵雲歎頌。夫史漢六朝，世固不多概見，諛之者習爲常談，受諛者忘其刺謬。夫蔚宗之穢行，士龍之逆節，試舉以歸人，人卽至愚，有不憤然作色者乎？今舉以歸文士，則遜

讓謝不敏焉。以是知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違復與之絮短論長，以爲有當於是非哉？付之一哂可也。葉大緯答丁叔范書

### 罷黜

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寵爲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矧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足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閒言也。歐陽修與王懿恪書

往時同仕於朝，望見威儀，私心起敬，以爲是足以當天子之嚴臣。而竟以直道見廢，搢紳之士，所共嗟憤，不俟僕此時瀆言之也。樂道忘勢，足己而無待於外，則世之嗟憤者，雖於情爲正，於事爲義，然亦豈爲盡得先生之心哉？天之生材實難，其生之固必有以用之。而棄材不用，以逆天意，則吾君相之責，當必有以順天之意而慰人之望。先生亦安能終焉？衰息於洞庵之中也哉？敬爲世道望之。王慎中與葉洞菴給事書

以足下之才藻，無端爲直指所窘，世途好燒琴煮鶴，寧止一人一事，悵然悵然，節腹所餘少許，助洗沐費，足下何不便委兜鍪，跌宕筆牀茶竈間，亦足送日。李于鱗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事。』語

故有味也。王世貞與張子予書

讀邸報，吐舌不能收。柳下自宜黜，奈何中公以累。吾儕小人不求知，但識會參不殺人也。留林載石之事，古人誇以爲榮，有如今日，安能免文法哉？一麾何足重輕，公直作浮雲視之耳。王穉登寄慰蔡郡守書

古人困則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賜環賜玦，仆碑立碑，上在宸衷，下在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爾。馮琦答張斗樞書

得報後，日遲候歸信，因伏几歎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車身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嶽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一路佳山水爲籬下物，未必遂返，果然。陳繼儒柬馮大參書

監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諠如歎，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華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嚴首昇答華藩書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轡擊節，當迫爲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張民表與閻審今書

## 屈辱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無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王羲之又遺謝萬書

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鄆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  
陸雲答車茂安書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忉忉也，已寒保愛。  
歐陽修與梅聖俞書

所寄紙軸，猶未暇落筆。寒夜就爐，或可作，卽上寄，至親間，時有可快快者。但願純以慈悲喜捨視之，則



冤憎氣消，心意安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古人言：『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六姨聰明，必能融解此意。黃庭堅與六姨書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甘之，知固宜耳。夫諸貴人計且誤，僕以爲忌足下，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際之，僅令不絕升斗祿，而放之曠蕩清澗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爲厚耶？薄耶？王世貞與吳明卿書

自來螻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成就之有機，卽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陳繼儒答王青浦季重書

橫逆之來，偶動肝氣，弟亦常同此病。然寒潭不爲過雁留影，天心不爲疾雷加勞，此卽履道之素，養生之旨。道人見已過此，旅人敢復用臘月扇耶？胡介答劉逸民書

木之質，桐疏而梓密，琴之絃聲，下徹於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今之名琴者，盡曰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泯其名者矣，而吾子何介於一事哉？周一玠與友書

久未肅啓，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宣，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閭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

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厭飫者爲愧。伏惟亮察不宣。梅曾亮上某公書

年兄清操自勵，砥節首公，誠足爲當世規矩。迺士民所悅，而不能見信於上官，轉欲以簡郡相屈，毋迺太阿爲鈍，鉛刀爲銛耶？然饒富之區，邪贏相競，劉輿猶賦，每易汗人。不如樸素可安，自習詩書本色，勞農就野，如說生平。視彼營競爲工，錢刀作橫者，孰得孰失，又何嘗焉？吳錫麒寄史虛谷書

比聞借補思田巡司，粲粲大才，屈於小試，抱關擊柝，辭尊居卑，適合爲貧而仕之義。將來如臨邑之簿，臨海之丞，溧陽之尉，於風雅中並樹一幟，豈不千古？而況龍江雞嶺，山水清奇，以足下嘯傲其間，天固未嘗薄待人也。吳錫麒寄王若農書

久不得音問，豈蓮花峯下，一片蠻雲，竟能隔斷故人清夢耶？特怪閣下清聲惠政，美溢棠陰，當此抽綸撥潛之時，而十年不調，又豈民思借寇，上游亦有意遲君乎？然河東守抑然自退，迺見悃悃，定當一蹴而致青雲也。吳錫麒寄翁鳳西書

## 難災

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於僕御者乎！末由犇視，有懷無已。王鏊復謝閣老書

傳遭夷寇焚燬之慘，非所忍聞，甚爲芝山懷憂，而無由知其否也。客歲遊武夷，逢大梅於建州，首以芝山爲問，而知其安也，甚慰。賢孝令德，固天所祐，而藏書名樓，亦有神物呵護之耶？執事膺有司勸駕之典，而不肯上春官，樂道遺世，令人欽歎高風。名樓珍藏，相益增羨，鄴侯插架，難以擅富。游居其間，手披口誦，樓中所藏，皆在腹中矣。何樂如之！王愼中寄葛芝山書

仁兄還宛陵，大浸稽天，此當是澤國魚龍，妬足下掌上兩明珠。孫夫人不作，漸臺魂，幸矣。屠隆與沈君

典書

## 弔唁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冤號慕，觸事崩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淒悶。安頓首

頓首：謝安與某書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關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彷彿，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斂，東望貴舍，雨淚霑襟。今遣吏並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陸雲弔陳永長書

賢兄學業該通，蒞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卻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擗筆無次。梁昭明太子與張綽弟

續書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竊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謾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蘇軾與蔡景繁書

大病乍起，不能浮錢塘，以匣中魚腸，掛文敏公隴樹，但有太息。遣一廝，束生芻，往告守冢戶，使焚之。隱道，白楊悲風，代王孫一慟也。東河別墅之間，高臺曲池，皆無恙，公子宜加葺治，以待化鶴歸來，但言雙袖龍

鍾矣。王稹登與余次公書

暑氣鬱勃，門下苦廬清勝，隱柏半枯，知偉元淚如雪也。一詩一葛，以爲北堂几筵藉，下門請作楚聲三踊而歌之，如和白楊蕭蕭耳。王稹登與王允昌太史書

端居想念，謂足下已排金門，上玉堂，乃不意廣柳南還，奉書增怛，寒氈暮雨，哭泣悲號，使木鐸暮咽，杏壇畫慘，斯亦良苦已。七閩道遠，匍匐持喪，幸彊加苜蓿之餐，差耐勞動，骨多於形，淚盡成血，不爲足下願也。王稹登答趙仁甫書

忽聞燕子樓中，斜陽淒斷，亦爲兄了卻一重公案矣。兄睹此剝那紅顏，剝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流光觀乎？袁中道慰夏道甫書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莊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柏子鑪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渚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袁中道答夏道甫書

別後無日不懸念。九月二日宅報至，尙云平安，續後漸有訛音，不謂遂得訃報。尊公精神骨力，十倍於僕，而奈何遽止是耶？僕迂拙無比，而尊公辱知之，方有卜鄰東臬，相依終老之約。縱兄亦不我遐棄，而哲人交期，永託之泉路，令羈孤衰羸之夫，不幾長慟欲絕耶！臨行同臥起，見兄中夜苦嗽，私心懸懸，晨夜跋涉，頓

罹此荼酷，氣力何以堪處。僕不敢作尋常唁慰泛語，然母以毀滅性，聖經所戒。兄賢者，胡可不自省自抑也？千萬節哀強食。僕冬月到家，卽當匍匐几筵，以雪一慟，茲不多及。程嘉燧與壘起田書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環極清化抱疾，踰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信於陳淠水，再得信於殷伯巖，復得訃音於吾子，而後敢以爲真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值亡荆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尚奠，舍弟並匍匐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靈爽不泯，聞之稍爲破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謠詠也。魏裔介與楊履吉書

湖干敷衽，稍罄數年如結之懷，中途略布離悰，想蒙遠照。京洛緇塵，重來乞米，緬思玉貌，莫聽商歌，停雲之歎，曷惟其已。旣永念循牆，復驚聞哭社。道兄愛深孺慕，性篤承歡，風樹頓悲，泉臺莫挽，旱魚之慟，能不傷神？然茂柏雖枯，青芝會茁，巢丹烏於樹上，擾白兔於廬前，純孝之祥，同風曩哲，勿問可知。亦望悟證觀空，理齊如在，欲報四恩之首，惟登十地之修，以精進心，獲菩提果，正不徒毀瘠哀號，見孝思之至也。嚴沆與徐

世臣書

當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竊憂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願老之書，玉樓作賦，確乎

挽青鳥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爲解，姪輩後起，何辭於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兄者，從今日始。宗灝與黃與權老伯書

前瞻旌旆西上，倏忽逾月。伏審磨節已蒞皖城，仁膏義軌，日至旬宣，凡屬疆域之中，均被帡幪之福。鼎與千里耆儒，共深鳧藻矣。惟聞前月塗間，閣下遭有孔懷之痛，伏想友于之深仁，竊助庶民之悚息。所願廬思負荷，勉自寬舒，此託在治下者區區之愚忱也。姚鼐與胡果泉書

昏迷苦次，驚聞令祖仙遊之信。哭父之後，繼以哭師，精魂回縈，不能自主。當此寒風削骨，淚背欲枯，遙企德帷，沈哀曷制？吾弟幼齡失怙，所賴以成立者，實惟令祖維持而教督之。此時椎心泣血之沉，揆之聖室，諒亦同情。惟念老夫子正色立朝，勳崇望重，威行萬國，恩及九重，求諸史冊中，名將名相兼之一身者，今古來能有幾人？含笑歸神，良無遺憾。僕夙蒙教誨，復以寒士之故，凡諸微細，曲賜矜憐。一旦泰山其頽，彌增愴切，區區之誠，惟此生芻一束，望吾弟代爲陳之。望雲欲飛，立雪無影，百身莫贖，氣結何如！吳錫麒寄那東甫書

## 悲悼

家族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歧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遠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楊彪妻袁氏答曹公夫人卞氏書

雲再拜：日月運邁，何一流速，銜哀經變，思念愈深。亡靈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憶，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厲情。叔父一兄，故尙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徒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陸雲與陸典書書

吾窮疾之人，平生生意，弟實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愴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悻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謫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有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愛我？他日賚者



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王微以書告弟僧謙靈

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藩屏，而峯摧壁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場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棠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梁簡文帝敕南康王薨上東宮啓

吉德所臨，風俗爲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履候多福。僕釁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大不可言。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事損心，奈何奈何！以世緣言之，悲歎何能有已？若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誠亦無有，此宗少女所以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耳。襄事粗畢，大山長林之思，此心已羣於鹿豕間矣。倪瓚

與吉德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歸有光與沈敬甫書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歸有光與沈敬甫書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尙書序亦乞錄付，庶

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歸有光與沈敬甫書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獲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丘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丁雄飛與劉生三書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遙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即置高閣，不復著眼矣。  
卓發之與薛歲星書

四弟宗石，先府君在時，屢以羸弱，致失教誨，今茲孤露，益復蕪廢。弟崧又以家業頹破，餬口四方，顧此幼孺，中心如割。足下誼切葭莩，情鍾親串，綢繆卵翼，奚俟贅言。但念此子，幼齡多病，便如白藥，成童喪父，略類邠原，疇爲人兄，乃令至此？今以先府君靈櫬在堂，馬鬣未封，闔門惶遽，躊躇進退，萬難爲懷，遂令十四齡稚子，伶仃千里外，興言及此，足下諒爲心側也。  
陳維崧與侯彥室書

頃以播遷，羈栖遠溼，載離寒著，迴若參辰。北渚閒雲，西軒落月，有懷愴怳，我勞如何！屬者不弔，禍及先

人，慰卹殷勤，有踰骨肉。東西奔走，無復居廬，日月駛流，不遑展墓。伯道無兒，未聞藁葬，若敖有鬼，應苦長饑。自非源出空桑，生憑廩竹，撫心結恨，觸緒酸辛，死當久矣，何以生爲？旅館蕭條，短檠明滅，風柯落葉，霜鴈驚寒。展側孤帷，肝脾崩裂，奄息踰時，竟嬰厲疾。長沙怪鳥，偏向哀鳴，入寢黃熊，頻徵妖夢。自分膏肓，難淹晷漏，得從地下，固是本懷。反復淹淪，呻吟牀褥，淋漓流血，酸楚割肌。親交斷絕，履影弔心，寒燈搖影，轉塵自憐。素壁流塵，懸琴誰鼓，追疇昔之壯心，痛斯須之危迫，極夜反側，曷禁漚然！王嗣槐與孫字呂宙合兄弟書

弟曩時室有荆婦，頗諳世務，善家政，遇攢眉時，輒以引臂排遣，不幸先朝露矣。今枯坐斗室，有談無所與陳，有懷無所與展，兒女成行，長者自適己事而已，少者跳浪不更事，徒傷人意。是以忽忽無歡，出則不知所往，每一念至，輒泣數行下也。葉生與汪懋齋書

歲且暮矣，每聞獨雁叫羣，心焉忉忉。自念一二兄弟，不能常常聚首，徒飄泊於天涯地角間，乞食依人，亦復何樂？況五弟今年之變，尤爲痛心。築室方新，而落成無主，謀人正熱，而撫骨已寒，每念及之，輒爲之哭失聲。今吾兩人相望白頭，願保黃髮，幸自調攝，以慎歲寒。吳錫麒寄七弟書

僕歸里後，內子已自病危，迺不數日間，遽然化去。以數十年同艱共苦者，而目中忽無此人，覺蒙楚一詩，字字皆爲我輩畫出淚痕。方知此種傷心，固自同於千古，特僕不幸而適然觀之，慘慘何已！吳錫麒寄鄒

不肖今爲無父之人矣。天不薄待不肖，警之寤寐，使得歸視含殮，并得於吾父無恙之辰，親承色笑者。二月有餘，是不肖不幸中之幸也。然使不肖常依膝下，侍奉晨昏，頤志攝和，眉壽無害，亦非人生所必不可得之遭。而乃昊天疾威，遽罹慘割，不肖又何意厝顏人世哉？惟念老母在堂，菽水之需，不敢不勉。用是支撐殘骨，視蔭偷生，愴結之懷，曷能言喻？聞長安諸友，聚散無常，船山旣已蜀歸，澄齋亦復晉退，浮雲天上，何處招留？前望茫茫，不勝哽咽。吳錫麒寄趙味辛書

辱惠書，以近狀見詢。僕年來苦態，總不堪言，其最慘者，二子一女，相繼忽盡。夫天實忌才也，而僕本無才，僕卽有才，似不足以當天之忌。僕卽有才，而足嬰天忌，其於小兒女，抑又何與哉？此可解不可解之故，雖欲強解之而不能也。李後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僕每念及，輒疑身是眼淚結成。又常妄冀世有李少君等人者，拜乞之，俾爲大索冥空上下，得一刻抱持，永弗恨。然而花落難返枝，泉流不歸山，明知無益，何嗟及矣！或曰：伯道無兒，龐公有子，白首終湮，黃墟同託。譬如衆客當筵，二客先去，餘客爲之不歡。夫去者固早，悲者何癡？轉眼天明，請君聽雞聲耳。或又曰：傳不以世而以文，嗣不以人而以道也。二說微妙，非沾滯者所能悉。足上其曷以教我？汪鶴孫答某友書

## 戚友

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才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庾亮追報

孔坦書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出奇蹤，瑋寶灼爾凌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攜手退遊，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凋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陸雲弔陳永長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旣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成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殞於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

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遭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陳  
彥谷舅母書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  
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賞家寶，一旦喪失，  
何可爲懷！顏延之弔張茂度書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  
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  
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任昉弔樂永世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  
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  
不留，尺波電謝，與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壙，有恨如何！劉峻追答劉秣陵沼書

明府兄毓德南邦，飛聲中夏，急人之急，愛人之憂，勇於履危，果於從政，入使天闕，有專對之美，按俗交

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衣衡管，割錦閩鄉。越嶂舊風，人狃輕剽，振之以淳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已。齒由剛折，膏爲明銷。嗚呼陳君！婞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疇昔炎海，契闊周旋，義則友朋，恩結兄弟。方期歲暮，鞞鞞相榮，玄髮未華，何圖零落。山濤猶在，嵇紹不孤，逝者有知，當昭是意。張說弔陳司馬書

邇日凝寒，緬惟孝履支持。先尙書奧學碩才，獨步當世，雖登八坐，未究素蘊，引年而歸，公論翕然，謂當享百年之期，主盟斯文。奄爾淪謝，士大夫無不嗟恨，況契愛至厚者乎？周必大與程倅準書

人無百年不死之親，親亦無百年不死之人。所以爲吾兄傷者，老伯不緩轡崦，明秋看兄昆仲成名後辭世，此弟雖隨衆行唁，而心獨悲也。前日祭壇上，兩兄對諸公答拜時，見弟獨垂雙淚，至今憶及，不禁潸然。弟登賢書日，母喪新起復，弟大哭榜下，登第日，父喪亦新除，弟又大哭榜下，生平只有此兩大哭，誠足感路人而泣鬼神。故凡於同人茂才之父母弔奠，悲心內發，十六七年之後，如觸新喪也。二兄勉乎哉！風雨暴驟，秋氣盈案，特書數行，卽補尊公老伯之祭章可耳。林嗣環與陸蘊思高仲書

## 感逝

## 僚屬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魏武帝與荀彧書追傷郭嘉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魏文帝與吳質書

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吳質答魏太子牋

王恂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於同異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也。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桓玄答會稽王道子牋

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愧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



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宋武帝與驃騎道憐書

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宋文帝與衡陽王義季書

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瀟，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諷，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

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馳驅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唐太宗與薛元敬書

### 朋儕

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敘，常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沈寶積實，未童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

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陸雲與戴季甫書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陸雲與楊彥明書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水桂齊質。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消搖寡務，何嘗不北茨游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旣陳，楸檀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包籩，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輒靳而後與，用爲歡譴。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恆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沈約與約法師書悼周捨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素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過速，雖解

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任昉與沈約書

僕與此公，早投交契，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績，共申家國之讐，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旦長訣，嗚呼哀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依？興言追昔，良增痛悼。王勃與契苾將軍書

子厚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其所死，乃形質耳。劉禹錫悼柳子厚書

所喻尊公集，如錦帶賦，嘗鼎一臠，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似無損其高致也。惟尺牘有應刪削者，無妨割愛耳。搢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興惟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然馬曹，乃有鄙襄之役，祿秩日優，愧此初服，興念逝者，寧無濬渾河山之歎？王世貞答李駒書

茂卿強項，乃今在青松根，哀哉此君！玉碎可惜。諸人碌碌，柔若繞指，千秋萬歲奚益耶？王穉登與友書

貞甫化鶴，恨無能百身以贖。惟有氣結，淚若龍湫之瀑，白楊淒風，瑟瑟滿座。王穉登與友書

君典玉折，令人短氣。草間狐兔，正縱橫，疇起子桓地下哉！屠隆與馮開之書

不佞謝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己。

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耶？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笛，自此不願聞矣。王衡與武君陽趙瞻雲書

存亡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袁中道寄姪悼中郎書

昨者維揚一聚，能使數年來別離之感，盡豁然於賓筵酒座間，豈不賴先生之豪氣，有以勝之哉？輒謂騶從此來，不特謝傅蒼生，都煩管領，卽此竹西歌吹間，其足關民生休戚者，亦正不少耳。可惜船山蓮裳，同時殂謝，虹橋黯黯，竟無此人，水冷雲荒，言之蕭瑟。吳錫麒寄繼蓮龔書

芝田鶴化於揚州，同年中又弱一個，想當同此淒惋。吳錫麒寄陳伯恭書

百粵之地，民黎雜居，驟欲撫循，亦殊不易。閣下高掌遠躡，權恩威而並用之，則感發興起，度甘棠之頌，未嘗不可譜入夷歌也。前聞令弟之戚，至今鬱鬱，雖其詩集業已刊成，可以傳之不朽，獨是京師聚首，曾幾何時，生者萬里，歿者九原，自顧一身，齒髮凋落，昨歲又值先慈棄養，風木之痛，自謂不如無生。今歲始得謀窀穸之安，使兩代松楸，同時卜吉，終身大事，藉以蠲完，從此可草笠芒鞋，以畢吾世而已。吳錫麒與何

雜類

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歧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誠慮悒悒，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邱，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張讚與陸雲公叔襄兄晏子書

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巖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薛道衡弔延法師書

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游蒿里，

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乎！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賂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我師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初擬問南川之渡，卽宿草之阡，取近村醪醴一醉空煙。聞彼山多石，取擊之，碎其嶄嶄者，令石聲與歌聲，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肖序悲憶日之詩曰：『生前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嗟乎！蓋數年來見稍似者，而意大慟矣。凌世韻

與張景遠書

重陽纔近，風雨齊來，蕭瑟逼人，酸心曷已！味莊奄化，正令人五內皆摧。而忽聞先生鶴首剛行，文星小謫，此種事皆意想所不到。江天極望，獨雁叫羣，亦何在非銷魂地也，如何如何！吳錫麒寄張古愚書

## 游息類

### 行役

### 公事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甞鄉。雜種草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法治，樓

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鑿。王程有限，時反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馮銜首  
蒼，立疑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蟆。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  
亦以自娛。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昨日已別，情悰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  
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蘇軾與徐得之書

初八日，鼓柁橫絕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沿途每  
接士夫，好爲苛禮而少真率。自度吾輩懶折腰人，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近，對之不無  
媿色。何日始得相攜而撫孤松也？魏校與鄒希大書

清明時節，樓船簫鼓，行江南道中，亦復奇勝。三月三日，渡江過儀真，從陸抵環滁，雨中望醉翁亭甚適。  
自此渡淮泗，道黃河，登太行，陟上黨，涉沁橫汾，入晉陽。即日將出雁門，入雲中，歷覽長城之塞，帥諸生較射，  
慨然有北向燕然之志。每當意會處，未嘗不念東濱同之。比來起居何似？幸自愛！陸深與楊東濱書

漂泊覃懷，淹留匝月，高齋密邇，累夕傳觴，使遊子獲所依歸。莊寫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  
臨歧道旁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折楊柳而銷魂，贈將離而揮涕乎？十五日抵武陟，憇公館，感使君之賢，翼日

渡河，屈榮澤，白茅蔽野，黃流嚙岸。回首河北之隰桑有沃，稗柿深陰，風土敷腴，眷念不置。十七日至鄭州，州倅乃宗弟，以秋曹左遷者，爲之載酒東郊三里陰氏水亭。鶯啼柳巷，鶯集蓮陂，解衣幕地，爲竟日遊。詩云：東有甫草，彷彿見之。十九日過中牟，二十日入大梁矣。問吹臺之廢址，弔宋寢於平蕪，歎歎欲泣。況憂患之餘，求侯生而不得，不禁悲憤之填膺也。役旋，聊述遊蹤，以慰倦念，讀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曹爾堪與沈禹錫箕陳書

行旌北指，舍姪尾行於後。今接途中寄來家書，備述經過沿途上下無擾，仁廉體恤，爲自來所未有。可知士大夫舉動，均關風氣。在前人未必有心驚擾，不過視爲泛常，稍不體察，遂有許多不急之舉，雖一無所取，而下已不勝其擾矣。大人此行，不啻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陳宏謀寄尹元長先生繼善書

別後數日，竟捨筏就陸，時月彩漸沈，星光欲滴，對殘燈而盥櫛，憑欵案以鋪餐，盈漏猶鳴，疎鐘未歇。暝行許久，曙色始開，霜鋪石滑，候廐吏以同驅，露漲津迷，喚漁郎而問渡。寒塘寂歷，不聞鷺鷥之鳴，荒野蕭條，未見牛羊之出。俄而炊煙漾日，酒幟搖風，黍場雀噪，見鞭影以驚飛，麥隴雉潛，聽鈴音而突起。頻經峻坂，屢陟危岡，偶逢紅樹，半晌停車，忽見白雲，移時策馬。旣而征鞍已倦，客路猶迂，離離亂影，鴉翻落照之中，嚙嚙哀音，雁唳濃雲之下。羨棲禽之先止，怪駑騎之不前，煙籠孤樹，月中遙望，疑人風撼危柯，露下驚聞似鬼。欣



逢邸肆，得解驂，駢沽醪，節旅況之辛，枕劍作長途之衛。追思在足下齋中，臥披畫帳，坐伴爐熏，聽奔澗之泉聲，賞橫窗之木影，何可得也？更圖聚首，勉益加餐。賀囊與陳生書

### 饑驅

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飆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旱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崖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趙至與魯茂齊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鮑照登大

雷岸與妹書

冰雪載塗，朔風凜冽，蕭蕭孤旅，逼歲遙征。每對野店梅花，聽寒空過雁，驚魂增涕。明朝又履端矣，想草

堂叢慶，杯傳柏葉，陶然笑語，亦念及遊子否？林世吉寄陳時應書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篷點聲，聽闌上水聲，如雷轟礮，客枕秋眠，喧中有寂，餘饒幽況，未幾篷破，沾灑妨臥，覆以油綈，襪被仍溼。嗟乎！樓船橫吹，容與中流，何人哉？周寰與董蒼水書

往年懷我良友，一時未得把晤，每出兄翁萬里貽書，快讀一過，纒纒千言，仰見真切之愛。今番聚首，逾覺情重。乃竟以饗殮之謀，重費清思，揮手登程，不覺其銘肌之載切也。弟於廿六日即赴靈邱，崎嶇石路，心髮爲枯，雄塞參雲，馬蹄卻步。遙想蜀道青天，兄翁何以竟視若崑嶼也？既至，一望荒涼，有同黍谷。所幸主人伉爽正直，與鄙性相宜，但未知媿鄙庸才，得仰副雅愛否也？人便，草草勒謝，不莊不悉。姚農祥與鮑老先生書

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條徑谷，懷人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亡在念，兼以獨遊，時涉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思，亦閒以篇什寄之。閉置二旬，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滿，當抵武昌，行攜濁醪，上揖黃鶴，彭蠡既泛，即指北江，回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洪亮吉

與孫季仇書

曾亮頓首：自發江寧，江神倚浪，津吏設版，日將三旬，乃抵錢唐，未止車角，復瞻馬首，昇筮乎西興，繫舟於上虞，長河近海，無風自波，孤城在山，不雨而晦。每張燈就館，隨征衣而到牀，聽雞就道，據瘦馬而續夢。始到臨海，終返會稽。自浙以東，風景絕殊，登盤之鮮，罕能知名。地極卑溼，每愁重臆。苔錢施榮，石髮隱几，幕府岑寂，無花表春，地不生草，非屈指時日，不知所值在三春之間也。胸臆結約，或爲歌詩。有吳下王君小梧，深力此事，當其得意，無愧古人，求之流輩，未見其偶，多聞所得，可慰晨夕。家有書至，知舅氏所患近已解體，跂望德音，幸力餐飯。梅曾亮呈侯抑庵舅氏書

起程日值先生瘍疾未愈，繫念甚深。後得家言，始知不日有瘳，神明如舊。固知神仙小劫，百靈護持，今既透過重關，直可到彭大夫八百壽矣。聞之歡喜無量！某此次到揚，阻凍阻風阻雪，不意尋常經歷之地，有此艱難，委帶之件，以此遲滯，人生何在不行路難哉？吳錫麒寄梁山舟書

國門執別，瞥爾成秋，墜雨飄風，離愁寸積，歡悰致少，遂疏報書。足下小住京華，特耽幽素，琴有在御之德，某無不平之心。綠壺駐春，碧幌延月，庶幾古歡，洽此同好。南歸何日？懷哉懷哉！僕居里門，僅及旬月，飄蕭淮海，遊浪儒元。勝賞既稀，清尊告謝，淫淫邑邑，思不可任。采蘭十步，空懷古香，攀桂一叢，眷言高隱，逍遙之

舉，竊有遐心。昨辭維揚，重迫家累，茅生奉母，向子婚男，坐是饑驅，更靡寧日。清秋買櫂，行指婺州，薦蒲星飯，折荷露飲，訪水識路，尋煙知邨，柁樓歌聲，不辨吳越，隔岸隱隱，和之洞簫。憶蘭上之清遊，懷蘆中之逸侶，風鴉掠岸，霜鴻叫天，漁子一吟，樵夫再歎，憂思之來，不可說也。行次鶯脰，先裁魚書，明發高齋，遇君於夢。劉嗣

綰答許藕齡書

都門過從，幸奉雅教，珠玉出手，韋絃在身，拜辭高齋，瞥又一載。近惟閣下，興居清娛，攝衛增勝，落落素履，翩翩華裾，多士若蟻，爭趨古槐，雙雛比鳳，不負新竹，朗月延照，和風選襟。雖冷官一甌，貧士四壁，不足以減此清致也。某去臘旋里，憂患遽集，風林不靜，愴何可言，饑來驅人，仍復浪走。春閒薄遊邗上，旋涉蘇杭，六月之杪，渡浙而東，洗眼桐江，濯足嚴瀨，煙唱晚合，山圖晨開。便思挂席辭家，刺船入海，飄然琴劍，又滯章門。數月以來，心旌蕩絕，斷風零雨，迢迢各天，一日之思，有逾三秋，百年之憂，顧及千載。酒者南浦始波，西堂欲暮，雙鬢蟬薄，一身螢單，樹底脫髮，有安仁之二毛，風前約帶，無東陽之一尺。卽復驅使煙墨，平章月露，淒思忽入，華心易凋，恐不能結秀槿芳，追隨大雅也。清暉天末，思之悵然。敢期德音，以當雜佩。劉嗣綰致汪劍潭

文書

## 羈旅

山河阻絕，星霜變移，傷搖落之飄零，感依依之柳塞。煙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採薇蕪而長性。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褚遂良述：褚遂良山河帖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恍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柳宗元與

蕭翰林僉書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結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柳

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

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蘇軾答程天侔書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蠻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蘇軾答程全父推官書

得佳詞，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蠻煙瘴雨中，空谷足音不可得，況大君子之好音下墜耶？楊慎答李中麓書

夜臥蘆橋里，夢回聞浙瀝聲。驀想年前關下時，不覺枕前淚，階前雨，隔個閒窗滴到明也。慘人慘人！盛鱗與洪叔子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

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顧炎武與李星來書

比者江淮興盡，遂遂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棲託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戀戀，霜雪不摧，隔垣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啾啾其間。樹隙即千佛巖，蒼翠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諸九鼎與胡彥遠書

寄居古剎，玉塵清泉，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樵蘇不爨，負暄而已。遠承惠問，感愧如何？曾傳燦答劉石潭書

弟落拓浪游，近因謁敵夫子秦公於江右，假道浙東，到處淹留，輒復彌月。今尚在太末，須水之間，此陶元亮所謂乞食安厚顏也。鄒祇謨與趙潛夫書

雪天酒地，意興飛騰，夢寐間無刻忘隻雞近局也。自來真州，人事罕接，四圍皆麥畦菜隴，惟新綠大有可觀。當行觴獨酌時，惜不得諸君子來，照得鬚眉都換耳。舍弟聞有事旋里，想荷香柳影間，又有一場轟醉。

矣。八九月間弟必返權，再圖良會。吳錫麒與張心圃書

### 游眺

#### 看山

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此邦山巖之勝，誠他處所未見。環城奇觀，柳柳州所謂拔地峭壁，林立四野，可盡大概。然拙守但一涉立，不欲數出游，時獨憑樓覽觀耳。張栻寄劉共甫樞密書

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叅舒其下，劔削點綴，疑有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憾不強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陸深與楊東濱書

西踰太行，北抵黑山，篤鵠之義，敝棠棣之好，遙峯遠岫，收入奚囊，煙樹紅霞，掩映馬首，壯哉遊也！生



平之盛舉矣。讀台札青鞋布襪，遜心何已。黃虞龍答高袞文書

一宵奇興，逢逢籜籜，凌霜渡雪，腳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巖，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入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周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鏗聲，可捫可歌。齒小休略略，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麤有句，俄爲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方綜寄永陽黃維乙書

登嶽須日晴朗，少憩山蓀亭下，然後往陟，由谷口至青柯坪，皆可肩輿。千尺幢以上，峭壁峻壑，足受石窟，手挽鐵綆，人不能代其力矣。君來需者一杖一芒屨，余自隨之，濟勝之具，君所自饒，勿遂循趨，似昌黎慟哭遺書也。楊端本答王幼華書

西出井陘，惟有萬疊荒山，千壑皴地，來與馬首相尋。遵汾逾霍，馬愈車煩，卽聞有吟興，撩人亦爲街鼓驛柝消盡。達嵩洛，反入蕉境，少室雲煙，小堪遲人，勞薪之士，於此得脫帽一笑。梁雲樞寄友書

憶與吾兄偕躋桐山，山勢臨空，壁立萬仞，上有千歲之松，下有不測之淵。遙見長江浩淼而來，飛帆帶風，如落天際，倚層崖而俯矚，此身宛在中流，參差竹樹中，枝葉與澄波相映。時方盛夏，葛袂生涼，俄而風雨驟至，江雲接天，不知山在何處。須臾夕霽，但見峯巒紫綠，倏忽變幻，亦快意之奇觀也。爾時兩人扁舟對酌，

此樂何限？今乃終日奔走埃霧，形神俱疲，何能再續此遊，以攪從前未盡之興乎？徐灝與湯淑韓書

須江固閩越豫章之交，而士大夫來往之衝也。諸奔走信宿而去者，既不暇遊，亦不好遊，卽爲使君而至止連旬累月者，或不知遊，亦不能盡遊。而邑之人士，又鮮好事者先之以遊。故煙蘿接雲諸洞，俱在大道之旁，而荒丘敗莽，幾於不可投步。賓陽洞高不數里，而黃冠樵客多不能知其處。僕是以徘徊於層崖峭壁之上，猿攀鳥躡，而終未得盡窺其奧也。桂林地邃石奇，重岡透伏，觴咏竟日。但時非深秋，不見老樹作花爲恨。然居人都言虎嘯熊迹，時時滿村舍中，同遊者談之色變，僕固怡然，翻以爲佳矣。陸躬地近孔道，遊人殆無虛晷。然僕觀其意，徒賞其形製詭麗耳，非真知泉石林麓之偉特也。使移置接雲、賓陽之際，又不幾爲空谷之蹇然者哉！鄒祇謨答萬介公問遊山書

### 玩水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目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漂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逸，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

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河上蔽，在畫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吳均與朱元思書

登州下臨漲海，枕簾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煙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蘇軾答王慶源書

往年二三君子畢出，草澤寥寥，不佞獨被短褐，荷長鑣，冒然爲二三君子處守，自惟菲薄，惡能媿快勝任乎？八月錢塘觀潮，乘西風入欽浦，忽忽歲暮，復爲白岳之游。春來負笈天都，假館浮丘翁所，賓客問謁，一切弗通。屬內氏病羸，歸而臨視。汪道昆與徐子與書

湖南之游，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於南屏，翠柏環於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峰、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波歷亂中，已神眩目曠，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黃虞龍

與聞子將書

泛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鳥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黃虞龍與陳眉公書

鶴林之遊，真耶夢耶？憶先子瞻閉書貝葉，放鶴綠雪之閒，周濂溪掩關獨坐，碧漣自賞，孫過庭、大慧諸

老，龍蛇蹴蹋，棒喝交加，彼一時也。山光吐媚，雪韻呈葩，鬼物在傍，合取狗口。數百年來，嵐翠不改，流風猶存。仰觀俯視，盡人感念，蓋古今之不及，而盛事之難再也。孰謂吾兩人者，於震濤滂澗之中，一葉上下，披篋橫棹，上無千古，下無儕類。直待山鬼夜號，市兒掩口，斯又數百年來之一時矣。吾烏知子瞻諸公之時，其境致人情，不如今日哉？清福而兼不朽之事，上界神仙猶慳之，翁臺得無易視也。笑笑！蘇惟霖答章衡陽尙書

僕嘗三登黃鶴樓，訪神仙吹鐵篴處，惟見荒煙蔓草而已。棗木數枝，纖細如指大，萬難結實，何從竊啖？獨江心鸚鵡洲一區，水漲不沒，涸亦不浮，青草茸茸，猶帶生氣，始信文人豪士精爽千載不磨也。張續孫與毛大可書

蒼茫一別，雲氣橫秋，途中富渚寥霞，桐江問月，胸懷殊覺不惡。然所以不惡者，賴有此耳。迨至嚴灘，雁影流空，一天秋碧，漁人泛泛於蒼翠之間，楓葉離離於亂紅之際。不覺狂興復萌，詩情欲動，倚篷牕朗吟，舟人驚恐，慮有不虞。弟思奚囊中，僅有西湖一輪月，天竺數片雲，帶歸以贈人，想毋慮其攫去。至若淳水而上，林如繡，煙如織，松如顛，山如傲，清泉白石，歷歷可掬，真所謂「舟如天上坐，人在鏡中行」也。今歸來二十餘日，中懷搖曳，覺神情山水，與吾兄同爲相關者矣。查望寄汪懋濟書

## 居處

### 清貧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無有高門大戶，來風致涼，積汗累燻，體貌萎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綿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縋，袷以四升之粗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腳則足出，攀捲則脊露。喬道元與天公牋

齋前僅一鋤地，盆卉猶不能位置，而乃欲使我植安仁三桃二柰耶？所喜南北鄰各有高梧，垂陰相接，爲吾作半障也。風聲蕭蕭，時送黃鸝殘弄，又如王家婢子歌桃葉，半鳴半咽，娛人白晝，不必尉遲公一部清商矣。馮時可與顧延壽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腳，闢境頗良，只少鄰嘉賓爲辦百萬隱費。然坐此結構清竦，不至如戴家剡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茅維與周季侯明府書

臣朔饑欲死，幽風歎無衣，今日既已兼之，與徑迂鄙性，斷不欲以饑寒語人。日來獨處一椽，而牀牀屋漏，幾廢坐臥，此又是饑寒之外，另一況味。然既是人間世所有，自不可不一嘗也。附聞一笑。徐枋致靈巖老和尙書

承問弟棲止之所，天池已不可復居。今暫棲東渚，依家表伯張德仲先生。德翁年七十矣，其抗節嘗呼結襪，而出奇不愧居鄕，誠古人也。卽以弟今日孤蹤，孰肯相延？而先生慨然假館，故雖貧伯通之廡，直是分廓成之宅矣。徐枋答瑞五書

移居東山岡，動定小可，種得一畦菜，頗似南中葷味，脆滑過之，特差薄耳。若戎葵蒼耳，皆可采食，此間人不識也。但地苦寒少雨，必挽轆轤引西澗水灌之，乃得悅澤。坻中沙礪，每以兩手代鍤，十指皆作老禿翁削牘久廢，固不惜汝。所愁夜臥時，誰爲搔背癢也。丁澎與孫赤厓書

### 高雅

僕去月謝病還，覓薛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

豈徒語哉！吳均與顧章書

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霽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縵襪，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祖鴻勳與陽休之書

比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春而起，淨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罇，以自愉悅。興至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相游從甚樂。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蘇舜欽答韓維書

水自丙午五月，挈家避地於南海之西，樵山之煙霞洞，因舊隱居而處焉。又開雲谷書院於文科峰，通天峰之南，有兩瀑布泉，左右夾之而前，合流水，逕十里石巖，蓄爲飛泉，爲水簾洞，噴玉巖，眇然與人世相隔。

湛若水寄蔡侍御書

歲云暮矣，方與昆蟲墮戶以居。又受命嚴君，謝賓客，斷杯酒，日惟坐方丈室，挾英讀書。飯罷，則鼓腹而游，游倦則據梧而瞑。此山人之大較也。使命遠至，灑然攝衣拜之，感懷百端，別楮悉其一二。汪道昆答徐中丞書

小築陰山之麓，臨溪開圃，以閣俯之，朗竹吟風，高梧漏日。客至擊鮮呼酒，花香鳥語，夢幌風襟，悠然隔世。吳國倫與友書

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湯走其下。樓前雜樹花木，力不能得名花木，又不欲以此亂人意，止取野草樹，蒙茸小有致而已。栽竹數竿，宜春雨，宜冬雪，松兩株，宜秋月，宜晚風。有客遺筍魚，留共脫粟清談，談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風澆之，筍魚有時不給，空談竟日。客去揜關，焚沈水香一縷，隨意讀仙釋書數行，倦則跣跡，稍調攝元神，日日歲歲，隨緣挨捩。身在今日，絕不計念明朝，衣食婚嫁，不貯胸中久矣。屠隆與王辰玉書

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藜滿兮履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



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屠隆與陳立甫書

歲暮食貧，端居寡營。齋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事，細君賢明，時不廢燈前笑語。此中一點靈明，斷非狷狷者所能磨滅。屠隆東王百穀書

僕宅西半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蓉，繞堤雜藝蘆葦蓼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坐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窗牖，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峯陰，上臨高城飛觀，下走長江巨波。科頭袒跣，偃臥其中，薰風南來，泠然颯爽，手金碧黃庭，朗誦數過，帝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屠隆報龍君善書

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斂負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唱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以當一夕佳話。袁宏道與龔惟學書

蒼宇隴旁隙地，遙控玄湖，近倚青壁，蒼苔石上。時抱膝長吟，但覺莽榛修竹，一一作琅玕聲相和。斥鷃一枝，聊亦自足。庸詎知人間世何物爲冥鯤乎？錢文薦與金孟章書

此間自荒灑掃，蓬蒿翳如。聞得先生起居其間，只此老竹數竿，搖動左右，胸中清氣，已習習吹來。迺知

古人所樂與善人居者，如此而已。吳錫麒簡王惕甫書

## 景物

### 山水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謝靈運與弟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曛，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裏散賞。吳均與施從事書

僕到此粗遣，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率太行西麓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壘雲屏也。五臺尤靈怪，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梢也。六月須挾纈，都無暑氣。尙欲抵雲中，觀漢武五將軍出塞之地，上醫巫閭，然後南還耳。陸深與楊東濱書

山居無事，種藝漸有條緒，齋中稍疲，卽日瞻蒼，以度餘生，別無惱懷雜亂，自覺與人間隔別。惟初夏腳

氣時發，頗乖行步，清閒之福，想亦造物所靳，不容長日快樂。然則人在閒時，容易放過，更復自取忙錯，癡亦甚矣。此地別無意外相干，時鳥變聲，近依几席，清晨倚山樓，聽鶯百囀，看雲物變動，尤爲第一景象。秋涼公挾孺子一來，亦當以爲福地洞天，不是過也。徐獻忠與張在田書

鄖城如斗大，千峰牙距四護之，江東流几席閒，亦一奇也。第老態歲比甚，聲啞齒豁，不堪吟嘯。王世貞與張肖父書

江上黃花燦若金，蟹筐大於斗，山氣日夕佳，樹如漆，翠色滿裙，願安得與足下箕踞拍浮乎？王穉登寄孫汝師書

芊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爲喻？既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望釣龍臺，僅僅拳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鑠人，知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卽東登日觀峰，北登黃金臺，恐此紫氣長在眼耳。鄧汝高與陳振狂山人書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爲主人，遂覺長公杖屨呼之欲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頰，惟麗人分捧心之憂，長眉鎖黛，微睇徐流，大與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漁舸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十里，酒鐺詩硯，笙簧魚鳥，黼繡林巒，代一日懺課，晚照散綺，水氣侵衣，如在霄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縷縷出雲，有如旗，有如馬，

有如車輪，又有如馬折一足，其真耶？其幻耶？令客誦天問數闋，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夜寒肌粟，輒曳杖歸。桃葉梅樁，霏露涸涸，撮飲不減金莖仙掌。坐李氏樓，月巡簷宿，空水澄鮮，冷浸心碧，曠然天遊，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清供焉。曹宗璠與劉念先同年書

永嘉有兩石門，一在永嘉江北，一在惡溪之陽。康樂青雲之屐，不知何方進步？讀石門最高頂詩，江北者近之。今人競指惡溪者，以瀑布故也。然惡溪之瀑，實稱偉觀，石壁皆鍊色如黑雲蒼合，懸水飛注數十仞，銀芒珠光，燿燿不定，下有圓池，赤蛇出沒，其狀如龍。王季重謂錐末敢與龍湫執圭爭霸，亦是倔強尉佗，真此山知己也。足下習靜山中，俟夏浸稽天，秋寒急雨，連竹垂霏，空中匹練飛下時，手太白詩相對，便可代謝公之屐矣。程先達寄姚子書

滇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斑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斲斷，一再思之，卻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有此種怪物。陳鍾璜與曾弗人書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峰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

常法律也。陳鍾璣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取道桂林，兩岸高懸翠壁，晴嵐片片，飛入青雀，情無足下佳句點繪。安得借巨靈擘，移置東海濱也。王懋昭寄余子翼書

牛首白雲梯，松音鳥語，江聲雲影，登高騁望，頗無塵事相擾，此地書畫相宜，選地莫此若耳。王鐸與周減齋書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隣城郭，而林水紆迴，溪山清遠。縱遊屐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羣鶩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英廷韓與友人書

省教，知訃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遊，江水綠碧，夾峙蒼崖，人行雲影之中，舟在嵐翠之裏。地比鄧林，夙多奇木，人同蒙叟，半住漆園，固是嶽內之名區，浙水之淵藪。不獨桐君採藥，子陵披裘，足堪憑弔已也。足下未得同行，實爲惋惜。諸九鼎復友書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峩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

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唐時與徐公穆書

蘇門踞泉上，勢類覆釜而童，通體皆石，亦復小有嶮崎。乃知尋徑捫蘿，詩言皆過，卽崆峒危峯之句，亦不爾也。然登其上，西山揖青，澄泉俯綠，雪林煙樹，平楚蒼然，咸來給目。蘇門蓋不自用而能善用物，故百泉之上，蜂房蟻閣，泉至不勝其力，竟無錐鑿及之，能保山年。蘇門其不愧孫登，應加稽生一等矣。范文光遊蘇

門與友人書

### 雪月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浙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糶糶千百顆招涼珠。傅汝舟與廖傅生書

十九日抵章門，夜北風怒號，黎明枕際窺雪，高數寸。忽鶴髮兜輿而至者，石莊先生也。寒栗指直，不得結帶。石莊邀止廬中，登讀書樓，望西山不見，雪密如飛蝨，莫辨天地。少焉洲渚略見，雪所平鋪，皆受春水處，晃然白波萬頃。近午西山漸露，如夏雲奇峯，不復作山觀矣。與石莊公霖舉酒叫絕。足下愚樓望閣阜蕭灘，定不及此，書爲足下一快。顧景星寄施愚山書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煙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肅肅與千秋俱下。宋懋澄簡周先生書

昨自磯上，乘月放棹，覺衣袂皆白雲也。頭陀寺裏，高閣宿星漢，使君一憩其上，得聽黃鶴仙人吹笛無？  
恐梅花既落，楊柳方生，君且不勝故園之思矣。奈何？羅世珍與張鹿牀父母書

## 花草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靜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黃庭堅與李端叔書

昨以田家事催我東渡，西郊汎月，伺重陽修故事也。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章累幅，不覺滿座生香。晚桂將舒，早菊欲放，芙蓉映條柳，在秋水蒹葭之外，何當置東濱於其間讀道書也。陸深與楊東濱書

佳什見投，與名花並豔，貧里生色矣。得近況於張山人所甚悉，姚魏千畦，不減石家金谷。頗憾雨師無賴，擊碎十尺紅珊瑚耳。王穉登答任圓甫書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筍，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鴛鴦倦飛，小閣褰帷，殘爐尙燼，恨不與兄共之。陳繼

儒與項楚東書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飛。行酒郊垌，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

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黃虞龍與傅遠度書

雨花堂細草綿軟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淘汰耳。陳衍與何彥季書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於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如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唐堂與周雪客書

## 竹樹

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噉輒數斗，恨不與先生共之。陳繼儒與吳大參書

秋入桃花源，餘暑尙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娑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焰如洗。袁宗道與友書

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俱作短牆圍之，從烏柏樹中開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



圍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則平田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極爲勝處。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種桃柳。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亦自有方略，太整卽俗，弟自能辦，不須囑也。袁宗道寄三弟小修書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蕭士瑋與聞子將書

曉登毘廬閣。閣峙萬松之巔，四山蒼翠浮來，僧寺炊煙，縷縷出松腰，與雲物相雜和。閣中栖鷓，不可數計，天風穆如，幽靄若眩，窅然而覺慈憫之覆度也。周寰與黃增岸書

(上冊完)

本文庫應用法  
作文書目

中華書局編印

楹	應	分	註	語	書	演	新	文	虛	簡	國
		類	釋	體	信	講	式	章	字	易	語
聯		名	學	新	構	學	標	點	使	國	文
	用	家	生	尺	造	大	使	體	用	文	法
作		尺	尺	牘	法	要	用	制	法	法	法
		牘	牘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文	粹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呂雲彪	金寒英	姚漢章	喻守真	金湛廬	嚴渭漁	徐松石	馬國英	喻守真	宋文翰	余家菊	黎明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二角五分	一角六分	各四角五分	三角	四角	一角四分	三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三角二分	二角	二角五分	一角二分

#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

## 沈瓶庵編

本編取材不偏於一隅，彙集各方面應用書翰於一冊，悉根據最近各界之情形。編中子目，亦一再斟酌，務求普通適宜，無復明日黃花之謂。分上下二卷：上卷爲政界、學界、軍警界、實業界、婦女界、普通社會界六類，例文多至四百八十五首。下卷爲尺牘類腋；尺牘選粹，尺牘摘錦，尺牘稱謂四類，供寫信時參攷擇用。本編皆詞明意達之作，至遇慶賀、唁慰處，則復因題佈置，略加點染，以期華實相稱，雅俗共賞。本編雖條分縷析，然各以類歸，其中事實，頗有可資相互採取者，是在學者之觸類旁通矣。

精裝一冊 一元  
並裝三冊 八角

中華書局出版

大	中
全	華
答	尺
函	牘

許德厚編

一冊 四角五分

是編卽照沈編最新中華尺牘大全分類逐函答復，以便學者相互參閱之用。每一答函，無不情意懇摯，文筆流暢，與沈編所列原函，璧合珠聯，極爲切貼。且於政、商、軍、學各界之函，各因其情形之不同，而異其措詞，刻劃描摹，均極脗合無間。至於行款格式，各體咸備，備此一編，則信手揮毫，自能意到筆隨矣。

# 婦女尺牘之範本

## 中華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

本書分四類：①家庭通函，②夫屬通函，③戚屬通函，④學界通函。舉例凡九十有二首，取材精審，修辭潔雅。且一類有一類之體裁，一首有一首之章法，初學者讀此一卷，可以得心應手矣。全書用八行箋式，以金屬版精印，格式行款俱備，書法真草參半，爲尺牘書中別開生面之作。

詳註  
通用婦女尺牘 楊清如編著  
二冊 三角

本書共分五卷；第一卷至第三卷，自家庭以至社會慶賀、慰唁及一切人事之應酬等，一事一函，精心結構，均能就時勢立言；第四卷，精選歷代閨媛之作；第五卷，採近人所著，而益以編者之作。撮精撮要，珠聯璧合；註釋詳明，體例完備，洵爲婦女界最適用之尺牘範本也。

中華書局出版

標商冊註

